

攻
媿
集

四

攻媿集卷七十四

宋樓鑰撰

題跋

跋沈智甫所藏東坡帖原目此首前在跋五諫帖一首今佚其文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斥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進于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一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為進身計伯父義慨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過永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

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輪寶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為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吳越國王侔之子與其兄昆隨倣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為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秘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為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街者也黑幡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幡事攷其家譜子孫為郎者眾獨未知客曹為誰司空之子宗諤為翰林學士年不

及五十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且曰自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諱之子昭述亦為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為天章閣待制世世為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止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閱王子淵張脩劉淑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觀此民猶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于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為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

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燬之厄元符喪歸再嚴黨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村山

伯父揚州與村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諳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王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翰少隨侍凍陽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王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逆情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于聲色之娛為計似疎其于保壽命也左矣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其況亦何可堪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為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為道州

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過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鑰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不苟也感愴曷昔謹為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 見呂芸閣大臨蘇後湖序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體又與希白子飛不同鄰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後哦詩結字尚有餘習耶止之諱正由了翁次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 醉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遊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為今作都是時乃空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耶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為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為執政矣神宗亦曰能為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入蜀是為部使者攜一琴一龜時耶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路公

南陽為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敝紙淪墨尚有典刑路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間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

得罪朝廷爾曹敢加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
召還寢至樞筦又閩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
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于所敬今亦不見
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
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幾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與其兄
東萊為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來
掌庠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
買舟赴湖或傳以為余將西上子約在庠中亟以片紙
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為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
兩得同朝廷天台贊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
見亦不意其蚤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
冕又如浮雲非勉強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

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與歸

周蓮峯 朱灣山 王侍御 伯屏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灣山朱公舍人歸自
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
從二公遊完顏亮既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
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
二公俱稱其強記故倡醴之頻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
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
不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詠牡丹詩云欲搜佳
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耶論少時
俱及拜三公牀下撫卷惘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剡溪雪齋圖

伯父揚州所至辨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
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度如晉唐間人
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貳卿獻之為守與敘
宗盟久留郡齋如秦詔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為高麗
使屬畫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穉山侍郎有重名從子

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
濡毫歛墨成于須臾此卷幾是矣命女瑁狀其行則近
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宮
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爲斯之書也黃秘書伯思
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
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
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募田疇等十八字
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
見此碑也校書攷古精確類此然秘書又云自蒼頡至
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
裴易憲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
蓋所謂史籀書者卽此碑額中字也歟乃碧落碑第二
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秘書以爲楊字殆
未攷甬州菑惠三字皆在系卽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
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秘書卻未攷此碑之
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鑿

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最酷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
得此碑于藁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
惜之貳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
新知樂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鞏石其家
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
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鑄書其後亦預有榮焉按
東武趙明誠德甫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
所在矣貳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爲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鑰七世祖以貴爲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富厚一
意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建時杭州新印
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經版造百部皆以分施
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者嘗得古銅觀音像于江沙中
長僅尺餘而相好端嚴寶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
次也尤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
三十年身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袁童郭姚
俞皆爲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又皆執友而
與提刑羅公尤厚蓋其醇茂勤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

表妹婿新彭澤趙丞晦之師仇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
輪方居先妣安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
至謹既于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爲晦之
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敷暢經意又發明六
祖之說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君某願助成
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且易注文爲大字以便
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
旨開警迷情者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詩也山谷之詩不待贊揚
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于世任公子淵爲之注者
皆自入館後詩纔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
而不得在內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
聽宋宗儒摘阮歌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
中幽水日幽泉更作日更似外集又有招戴道士彈琴
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甫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偉初不

知爲誰氏作後閱宋諫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爲崇慶坊
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
堂不壞君家世世爲好官茲見東萊紫微公題見氏九
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爲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風
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爲端明殿學
士籤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爲東宮三少隆
興元年從子浩爲參知政事未幾爲尙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至淳熙五年再爲右丞相其後位極人
臣生爲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勲名富貴康寧壽
考爲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爲吾鄉衣冠盛事
四方搢紳亦莫不歆艶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
于八行之一人又翹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
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凡十七封爲冀國夫人太師文
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敘致
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
開禧二年新監文思院瀾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論

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于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于故書中始知于煨燼之餘僅得斷碑上世能錄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子之大父少師爲鄉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年吾鄉遭兵燬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粗能班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肖孫不敢爲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善人在此而余獨以爲曷止是哉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爲遂昌縣丞而終貳大政文惠王卽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卽文惠王之舊名若愚後名淵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咎後名溥終湖州通判若樸名源爲曹娥監場涓以刪定官爲南康軍簽判浚爲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彌大爲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連方爲起居郎彌堅方爲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遊賢關以賞延登臚仕者未易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

于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父之言于今已爲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于世使爲善者知勸他日有秉彤史之筆爲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爲稱首焉闕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爲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于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子身獲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鑰不佞于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爲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爲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爲之上者如何子益勉

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硯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冢尚可識鹿峰虎峰俱以得名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后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國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于碑陰以詔邑之人使慕焉願爲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爲職而加意于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爲也自念得姓于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運于四明而發實吾宗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爲微饑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爲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爲秘書郎是時事既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爲尚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寵數優渥三子一孫同爲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拳拳愛君憂國之誠

已見于此詩伏讀爲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屋示余以巨軸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藏之贈告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漢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于少時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爲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年而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仲舅尚書爲之文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易試優等升內舍繕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舉太學再興又以詩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爲先君握其髮曰未死終不可已然竟齋志以歿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旣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爲善士之勸

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中抑聞遇西變時鄉之寒士襍被附舟日爲食客又濟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學彥思仍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之一聞項之聲欬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遠巡既去而銀盃羽化從者遽白公以爲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謬也聞者益歎服其他折券已償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緝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豫定公密以報丞相丞相時爲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歡爲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杲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俟已十三年矣公方爲蜀帥時書被旨上內禪本末無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矣鑰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聞大議于公相

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寶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屨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爲我序之鑰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葉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滅之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算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卒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生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直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東坡居士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後坡亦善謔矣錢大參書法源出于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爲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李舅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君及王夫人遂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見雙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二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盡才智絕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卽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無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兵禍最酷遠如昌國額額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爲孔道敵勢方張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洎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趨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已窺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餼糧從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致其長自任館設之責椎牛釀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來歸隨卽撫定軍聲旣振寇望風而卻麾衆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閎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貲產雖浸不

及舊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邁庭蚤入太學得官亦轉爲丞矣第四子迪功充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學于舒元彬璣歸以誨諸弟今爲上舍生諸弟與其輩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歎盛矣一日迪功理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稿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續序其後詳已見于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顯顯者非一鎗輒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偃偃然無所歸奇命一航聞有義勇所聚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此姦細也欲戕之寧室不知所爲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良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秉義嘗慶壽百客皆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欲盡觀歡以此爲歎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于有司不可脫也卽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始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疎財好義徇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爲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尙父圖云往時李伯特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特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內府宜取于宗室家奏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于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亟舉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極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耶

攻媿集卷七十四

攻媿集卷七十五

宋樓鑰撰

題跋

書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夫所謂不二心者人但謂其忠于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臣與文武之心為一如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贊嘆後人徒知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于不嗜殺人徒知武惠為熊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為曹公後自知公必能副朕不殺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衍三代之君臣何以尚茲

跋趙瞻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之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藉武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者往來匈奴十餘年謂其勤勞則可

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國
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聞于他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
武以至虛耗寤實啓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
彥孝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銳意恢拓別持一書前此
未有而公遇事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膚使之體迨其
歸奏力陳遵養之說上意雖無封狼居胥之快而察公
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歎
不已既得周文忠公爲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
二賢嗣之孝思云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婿黃君日宣
自言鼻祖名从日从成唐五季間爲明州刺史始居鄞
之隱學後徙于剡所居號北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
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
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鄞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
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
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
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

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爲
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
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
之二帖爲雪竇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爲鹽事也印文漫
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爲銜官則明
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
太傅騎省憲銜下及胥史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
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
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預有力故有佐忠去僞功臣之
號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僞帖然鮮有如張氏
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
極與門人書止以講學進道爲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
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
蜀公之不待年固爲高矣蓋有爲而發公亦不暇俟從
心之期勤勸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于士友間詢
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爲速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欲

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他人比也以憂世體國之切又爲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歲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雜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頓隴素守春秋猶且倚閣于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于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己意爲準也直講五世孫虜示此二軸敬題其後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諤訥洎篋俱挹世科非垂裕之效耶

跋集經唱和帖

向蕘林 壽岡楊愿 集經蕭奩

蕘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集經之酬倡可以見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不辨也

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也地在河南古之

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瑪瑙鐘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使獻瑠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貢獻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爲東益州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厥帶夷粟施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舊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元年遣使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爲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梁書及南史並作周古柯國此因字似誤阿跋檀國胡密丹

國竝滑國之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國使來

獻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

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來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

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

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

梁書及南史並作天監十六

年遣使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羌種天監四年其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

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

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欽甫攜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上題字

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

圖首虜而終番凡三十餘國今此卷幾二十有二必有

遺脫者余試攷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為首虜而此

曰魯豈有誤耶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

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于前皆

曾朝貢于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闍蠕蠕

高麗于阇利新羅盤盤丹丹九國豈圖之所遺耶亦不

見所謂蠻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

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往而至自

晉氏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于南徼東

邊界壤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鞮譯相

係無絕歲時以泊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武帝第

七子也工書善畫自圖宜尼像為之贊而書時人謂之

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

有職貢圖一卷此幾是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盡

燒何由得傳使不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

之壽雖過于絹素亦不應尚爾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

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真此蓋其

自謙之辭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

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

也況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榻本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于前人遺跡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貞觀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貞觀旣在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內殿圖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于臨畫者僞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爲之直可亂真也姑罄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甫寶之安知他日不獲其餘也

欽甫云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將北伐詔云芮芮亦間遣使遠輸誠款誓爲掎角疑丙芮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卻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

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號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芮芮恐是蠕蠕北史蠕蠕傳甚詳攷之不見而南史蠕蠕傳與梁書芮芮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絕相類乃知芮芮果蠕蠕也蠕蠕貢獻已見前跋在武帝紀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于敞廬俞惠叔以此圖爲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萬木送車闐咽導騎交馳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爲之洛陽王壽卿魯翁篆李陽冰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

圖稍大遂臨此本展以爲對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于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全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卷作草體雖合作未到象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讀者不能盡識欲爲行書于後因參以他本正定以冗未暇書此以歸之他日或再見尙當屬筆

跋金滕圖

金滕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未暇盧甥祖臯申之攜此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讀者遂謂公作金滕之置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滕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畧而不遺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滕二字所謂金滕之置者其中實藏古書自后稷之封于

郇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纣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可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滕之置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冊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微福于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鳴鴉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兩出郊而迎兩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滕莽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

已不明直以金贖之贖爲周公所作而況于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真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爲多又精彩殊勝聞天台有真跡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尙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貳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爲楷法戶造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素自敘嘉定元年閏四月丙子同觀于道山堂有疑爲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 致壽 詩卷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憊慨許國始爲尉曹丞相呂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敵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棐察院李公藹又李公愿馬公永卿皆俊偉人也公旣得要領以歸和好隨定授朝請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行

也季氏宗丞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迂今其子侶樓出也攜以求跋爲道槩槩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于別卷明日又書此于玉堂直舍俾侶製藏之以爲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學爲文章固足以爲國之光華一臨事變曠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公廷叱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是知前輩無不遇人者所謂不有此舅安得此甥也

跋黃子耕定武修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寶余有淳化間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父右選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于近世莫盛于半山而葛公亞卿繼之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爲梅雪集絕句

至六百餘篇雖曰以詩為戲非博記詳取未易為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取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為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觀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登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蓋引穰侯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于告老之餘叨塵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曰此真傳舍子安得專余曰公退燕坐酌酒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萬壑同響則余實專之矣若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而況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于崖下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袁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向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

云二闕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甫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欬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杖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藁

鑰頃在周行荷莊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藁蓋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節可以概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跋桑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殆未已也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樸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

簡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
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黃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燬銷燦而四方得之者甚
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
見此帖于子耕許風度大似伯氏所謂一不爲少者尚
可想見白衫騎驢搖頭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
憂患卒以謫死知命雖以覺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
少游耶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憲詩帖

鑰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錢公爲貳車公壯年
風流醞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
宗正少卿王公琦朝議蔣公璿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
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外祖也皆太學舊人宦游略
相上下歸老于鄉俱年七十餘最爲盛事禮部侍郎高
公閔起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預王薛二
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議爲八

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至顧蔣汪公參
政洎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大參政
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也蔣公園中素有集春堂海棠
尤多卽大參所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左相
當軸與大父相望于四十年間蔣公曾孫亢宗裝池詩
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博學好詩文詞
翰俱勝不待贊嘆又見前輩宦游其待寓公如此之厚
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爲寮俱未有
廨宇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幾先君易諸軍糧料院張
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薦郡守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
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恤靜而能辦識者以爲曲盡先
君尋以軍器監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括公遷檢詳
已而歸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緘銜位鑰代書之
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星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又以二
書爲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衰淚橫集謹書其
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盡付鑰輩此皆親筆尤

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又以見前良相予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孝直}楚菴圖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于草木之名雖騷具載香草多湘楚間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筆雖別有辛夷之名未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黃花滿地金之句歐公云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無辨之者余嘗得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以為與懷王不能復台矣每切致此意木蘭仰生而欲飲其墜露菴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正如薛荔在陸而欲採于水中芙蓉在水而欲舉于木末皆此意也又菴于蘭有感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以無人而不芳然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疎影暗香他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而後世以為顏子不疑

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山澤間牽挽至此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菴卷軸雖未及見陳君已覺鄙吝意消又知為同年雍甫之季也縱筆及此俟來過我相與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佛語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類道一言之善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奈世奉佛崇飾塔廟不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錢王實為之陰功至普于今慶裔縣遠為本朝勲閥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主僧妙珣欲持謁丞相于丹丘仍攜忠懿王制書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舊答李希岳啓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泊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閒李希岳惠以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為書

卷尾以誦吾之媿尙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卿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欲盡起之庶幾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繁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可勝嘆哉大卿鑰姑之夫也從其孫額之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尙寶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于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大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鑰且求跋鑰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幾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人家集中鑰謹攷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聖烈也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裕陵之盛際也後一詩

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

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長子仲脩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榜第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詩與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三帖

鑰哀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爲伯父行使關陝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于鳳翔長安西六程極用心凡事皆平和無間言而陰能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于無心則當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忠竟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關中傑黠周公推誠待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夏日游石淙詩序曰壁制壁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云爰有石淙者卽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李嶠蘇味道姚元宗閻朝隱崔融薛曜徐彥伯楊敬述子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

七言侍遊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左奉宸大夫思薛曜奉敕書其一秋日宴石淙序序中言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兄字畫勁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會要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嶸坂之峻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澗也或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攷之殆不然太平寰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石淙在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不同者又知匪之為月璧之為聖罔之為國全之為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盃為墟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歷古多族葬

記一墓域有數十冢在某州縣又記松柏若干株石羊石虎石沙門等若干又云金盃若干盃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漢鏡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焚膏油置蠟炬亦可收燈地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文康公魯卿少仕于宛有手板栽香楷之句此簡真闕里物又傳于唐初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鑰方閱居書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元縣更求跋語并敘家世岐王之子安康郡王士說嘗使敵營隨二聖北狩不勝忠憤罵敵而自沈于黃河金人服其義葬之河干是生銀青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與鎬同為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為指授後汝述汝達汝遇汝适俱踵世科十餘年間皆改京秩其興未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敕莊周立言理歸于冲寞郭象爲注義造于淵微自莊子之書盛行于晉而清談名理莫不以象爲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本也矣莊子固爲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茲以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荆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起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荆公專以末篇天下爲言蓋其首論六經之道旣而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于後以老聃爲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不敢上與六經比此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儒爲家顧安知此乎余雖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爲前此未有發此秘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識西蜀張君子朝行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獨留之始敏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蘊

因相與商榷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爲荒唐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爲盡得其說而與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時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之不可欲得一言以爲別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名入道山冊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幾微見于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里相望余將再挂衣冠歸老田里無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進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興祖廣漢人也

攻媿集卷七十五

攻媿集卷七十六

宋 樓 倫 撰

題跋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官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官教為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以是知大參范公不苟于薦士太師謂之二難是矣紫微先生舉論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兼內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寘樞府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

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明戴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熾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僕終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論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居宰路揜避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紵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益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鑰為襄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之長

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鑰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
數端真可以爲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
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旣不如昔後當
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簾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
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
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
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
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
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
所尊尙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
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
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
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
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爲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

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
錄寄之李德邵瓊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
發身詩雖甚工反爲屠龍之伎故好之者寡黃巖戴君
棟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號東臯叟不肯
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
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
好如此子旣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
之讀書績文而尤篤意于古律雪集林景思竹隱徐淵
子皆丹丘名士旣從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
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于詩雖知好之而不
能工老益廢忘無以答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
後工笠澤稱玉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
愈高矣余之言顧何足爲軒輊耶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愬實敕書

唐末敕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于書倉猝中猶爾可

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中疑卽情實之墓又言徧閱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情實姓氏蓋偏裨也余觀敕書委諭詳密必非施于偏裨者治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檇杙十卷載前後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情實爲黔南節度辟爲推官情字惟集韻與喜同他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正引檇杙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情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尚不書月王君遽以爲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巴蜀又有雖元惡未就誅擒凶黨竝皆逃竄及已收宮闕之言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旣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蜀幾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此爲昭宗之敕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謀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是爲僖宗中和之敕無疑豈中和間情實已爲黔南節

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他書未必無之顧淺陋老懶未能詳攷尚有待于博洽之士王君偶未攷檇杙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爲貪而易人之鼠然詩之碩鼠从頁石聲大也故曰若大鼠也易之鼫鼠從鼠石聲陸德明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始深疑之攷許叔重說文解字註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捭鼠五技而窮楊倬所注乃出于叔重唐本又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成曲一作度曲余嘗試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于淺土穿穴人或取于路窮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聲若長哦者俗謂蚯蚓唱歌余旣得六技之說嘗于夏夜傾聽久之篝火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爲螻蛄而徇

俗耶彌明石鼎聯句云時于蚯蚓數微作蒼蠅聲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都幾遊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云羲獻墨跡十卷水玉作軸排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有真蹟耶

淳化本修禊序

余嘗齋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豢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爲三本中第一故允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

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故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爲先天後天之辨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于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暉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曰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又乾稱父坤稱母震巽爲長男長女坎離爲中艮兌爲少又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詳攷爾先天千載絕學麻衣得之傳于希夷累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

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于王木叔柎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甫疑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說阜陵大喜其書留爲太府丞同官爲寮始得蜀本全帙因得叩其一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真爲多然猶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學雖不易窺測要皆不出于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加損毫末于此不知是如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熟復嘆仰以還盤其謾聞書之以俟知者

溫公奏藁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十二條見申國春秋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加重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于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

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之爲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竇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傳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時羣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蘇百歐陽其何敢望他韓公今觀此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心輔政以致慶歷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耶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邁所臨乙酉家乘典刑具存爲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

誰能堪之先生方翛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漠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于季秋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自以爲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寥信中訪先生于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坐論訓誥音韻數端公皆以爲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爲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菴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爲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甫被召省劄

與陳簡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招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可爲恢復計遽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惜此機力既不可以回因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謂其爲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高宗諒其忠再徙爲威武簽幕羣儉承一時風旨相與擠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移吉陽蓋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然雖遭摧辱略不爲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紹興更化始得北還孝宗初政擢吏部郎隆興改元鑰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爲參詳官鑰策卷誤犯秦陵舊諱知舉內相洪公方欲爲之奏聞先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恩也于是始得拜先生下風長身霜鬣神采昭映恭謙磬折音吐洪暢畧不見入居嶺海烟瘴之狀衣冠甚偉如見古人時以短箋投謝坐主或報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麗以鑰多用諱事遂引贊夏滕文等數十條爲言九切感服寶藏又已載于先生集中今見學省八詩蓋攝祭酒時也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人報之愈出而愈奇最後樊武論以其

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胥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爲隧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贊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論頌旣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圖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爲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試仲方二子耀燧童子科踰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于先生之門遂識四世抑以知澹菴之德澤爲未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蒙求始于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于班孟堅幽通賦中蠟展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關乘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庶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用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輿老不廢書用李氏之

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于誦習千古大槩如指諸掌德輿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淡銀板以傳爲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于攷古是書入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尙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甫金石錄至二千卷攷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懸輿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菴公迺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公攷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尙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

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逸易惠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馱州芭三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馱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畧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衆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椽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年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簾似竹于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草在草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露之爲隱

最之爲最之類尙衆此既爲小學而作亦畧爲正其點畫不敢白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于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于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墾下之桑言之至于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爲樞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遑他務下重農之詔躬耕藉之勤伯父時爲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見者固已趨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

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卽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于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場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欲以詩刊諸石鑰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況萬乘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于世夫霑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紉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汙吏暴胥以肆其毒人事旣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旣有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于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詩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岳之中蓋天下之絕境

也大父爲登封宰家間舊有嵩山圖丹青故暗揚州伯父設于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二十四峰詩于左右鑰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虛焚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鑰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此峯有以雜碑至權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有序文及詩知其爲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拱壁真我家舊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書之移于樂石于是鑰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第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父生于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書元符庚辰大父又于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后山先生陳無已爲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辛巳歲也墨潛書潛卽參寥子以二者攷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多有唱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顧無傳焉三十六峰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寶之嗚呼大父薨于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爲紹興七年丁巳而鑰始生旣不獲逮事而登封舊治尚淪于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巳大父登元

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碑者可以想見大概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于神道碑銘中後諸父累贈至少師鑰始追贈太師齊國公云

攻媿集卷七十七

宋樓鑰撰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于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桮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寶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于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架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攷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豈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攷

攻媿集卷七十六

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

春秋會解一書國是書未詳孰撰攷疑公武讀書志有皇祐間進士杜壽集繁露諸書斷以己

意名春秋會義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

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

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

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

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

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

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

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

猶未行于世仲舒之盲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

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眾獨仲舒以純儒

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

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

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于春秋者也

自揚子雲猶有愧于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

近世惟范太史磨鑑為庶幾焉喪貶評論惟是之從不

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本皆無

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

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為前所

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

余記其後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遊宋宣獻公手書之可謂兩絕

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詩碑今在編中

而有闕文亟為求石刻于寺補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

而參以惡札如砒砒列于璠璣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

宜獻父名卑不惟于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

迹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

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人其自言治行之偉如

此人品真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二公德度如此恩讎

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撥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

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

好競者為之也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以

衰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于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未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儼爾籩豆飲食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于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旣翕而無間則其樂至于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問于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懇不幸兄亡矣願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爲之感歎不足併書古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隳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興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遊天台雁蕩吳越間榮之至今解字有戲綵堂猶以爲盛事萱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遊頃歲客授之初登堂慕想嘗錄三人唱和之篇茲從萱堂之元孫晉獲見真蹟以神道碑攷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獻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與大臣爲寮友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溫一書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于毘陵使君薛士隆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機及馬隆贊示余于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曉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槩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袁前後衆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奇夔帥併刻焉武侯之陣原于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爲苟道且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蓋以深知井田之制也毘陵嘗問余曰一部周

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收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于農比闔族黨爲伍爲什卽其制也毘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佾之舞六十四人卽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爲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爲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旣隳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攷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深入略無後繼音問旣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而平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于八陣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耶之詞後有云上藍寺蕪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于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閒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尚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銳古記有之曰尖石園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爲奇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鎗生晚不及拜公親聞介菴趙公少卿彥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略中原日爲恢復之計調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于上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爲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對曰聖主所爲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之未

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笏移南山推此一端以見
獻納之有益于國者多矣鎰年十六時侍先太師仕柯
山兄弟學于郡庠者二年頗聞鄉之名公始末但聞公
之爲士固窮力學以致嘸仕不知其他也鎰四明汪出
表弟之子之彊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殊有可
紀校文酒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于至和二年
頽圯已甚齋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欲撤而新之
翦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興役此志甚嘉方勉使
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因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講堂
壁間以勉後學而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于鎰
取而讀焉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
槩見于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爲可
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識豈足爲公道是宜刻之堅
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之者寡此鎰所以不
能自己于言亦不嫌于太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
之衡宰龍泉縣有聲後爲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爲守
爲倅公之餘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迹

慶歷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纔數處多延致鄉里之
有文學行誼者爲之師我高祖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
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纔百
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譙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直袁
公穀羅公適曰二子子學業旣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
于是舒試于鄉袁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
選實爲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
名于時而袁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
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爲郡守相得歡甚有迓新
啓事坡書龍泉何氏留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
詩一謝芎椒一爲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
最爲膾炙正爲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
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轍事公一夕
錄數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之前輩之不倦
于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正議之高弟謫公之墓當崇
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爲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鎰隨
侍括蒼于郡齋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摹遺其家此外
罕見公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爲古今

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題選爲名況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蜀有書林號爲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于此書之間其實反成猥釀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五世孫標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爲銘謂鑰書千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門旣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興有孫字質甫好古篤學教子有聞于時覺名鄉書變以吏部知九江樞以特科爲丞變之子肅甫一孫字叔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科其興殆未艾也羅公亦爲杭之貳車與坡同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畝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意與公適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

略無隱情嘗曰性直言恣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鑰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日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默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爲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爲善本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名鄭君寅宰吉之太和今工部尙書汪季路其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鹽酒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劍器行哀江頭二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彥

猷二帖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峇後爲令嘗爲之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自知識別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迹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臥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孚蠟屐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 放 樂 暢 達 逸 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爲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闕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此卷絕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之尤爲可寶余于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爲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則狀其遠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耶坐客爲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于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

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晚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累世爲儒鑰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長字公權爲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爲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爲司業陳公少南爲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實之首選聲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煥力學未效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于梁丞相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于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爲綸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

名李丞相士美以攷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
二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實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
丞相文縵方爲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
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
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
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
冠爲高風已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
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爲
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于後劉公
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著色春山

向薌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爲山谷印可晚陪帝所清
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
筆落仙鄉胸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
關全李成皆世名筆多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
山水自成一家此卷尤爲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
贗本去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衛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見雅集
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
西池會鴛鴦同飛蓋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
花泥口吐清寒皆爲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
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
鄉小景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爲戀而樂荒閒之野
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羣飛皆有生意胸次可
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泊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旣退復來求去未
得尤有感于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日負憂責吾曹
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卽文也如此等帖可
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爲殿試編排官楊渾甫爲
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又明年當慶元
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送以詩有云爲漢寢謀
惟汲直在唐無黨只香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

別余自廢退十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還由學館入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念曠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爲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彥通字叔達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爲不然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余曾因其言細攷之十八賢傳遠公卒于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于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于義熙之三年丁未遠之亡修靜才十歲況修靜宋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矣淵明生于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爲謚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鳳家諸書皆無清

字惟賀琛之書乃有其三曰弗遜聲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則未免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水自勵清每異于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于天稟觀休寧以語美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曾文清公乃得此名公論爲之翕然鑰初筮永嘉時侍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凡事以爲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之言洎文清之書兩家皆以清易名者清白之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召南久更事任已有所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攻媿集卷七十七

攻媿集卷七十八

宋 樓 鑰 撰

題跋

跋仇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龍郡人李公新號跨龍先生有書一編名仇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仇倦也丁度謂字或作仇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仇而釋者亦云倦仇疲憊也先生之書以仇名蓋示其倦游不晷時用也余攷之集韻二十陌有仇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龍之意不過此爾然說文解字無仇而有徧集韻仇胡官切徧仇亭名在上谷徧謨官切說文解字徧其虐切相踣徧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仇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欽宗廟諱嫌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踣龍卒于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為避徧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卻給皆從此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凡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為丸執執等之丸恐筑之凡皆當从凡俗書與丸凡無別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徧仇受訕曰窮極倦仇俱音劇倦仇疲憊也而說文徧字徐錯通釋亦引上林賦徧仇受屈謂以力相踣角微要極而受屈也仇竭戟切徧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即徧字也跨龍之書不應取踣徧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仇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攷及此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仇字而有可以為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跋菴書

余君種編大易粹言刊于龍舒又自著書名曰菴書以八起數或問菴字何義余攷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錯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于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于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亟菴莖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菴莖余君既擬太元潛虛以為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升第未知莖字止用集韻為據雖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攷去吏乃本

音也要當从去聲爲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裔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于後時在翰苑仍效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于景德二年蘇鄧二公俱曾用此也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旣言劍舞疑爲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初不指各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温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疊疊千餘言一出于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河東鏡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鄭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爲相一切罷之路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茲觀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搖之而師中亦凌慢如此況他人乎

趙德甫帖

趙德甫爲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公無名緣者而黃長睿謂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日景公緣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緣爲正周緣女及散緣亦人名此謂仲忽以爲魯公器者無所據而薛尚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爲魯公爲周公祭文王之器無疑攷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辨之刻削窮絲髮而行筆堅勁鐵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甚寬亦不能為此也

燕文貴畫卷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役偶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畫院祇候實為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僊歌

朱巖鑿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為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為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與之往還舊亦得其八僊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為顛蓋長史素有此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鑰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間猶識其人此卷書于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識公時纔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

昔為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頗詳此蓋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吳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攷其間以租為但以轉為壽以禮為薛之類是終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從竹從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開卷一閱真欲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宜仲以古木墨戲得名于紹興間嘗以坡公真筆映之全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為魯公客後又為坡谷所稱至槩括其詩篇

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于江濱者何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神誼之奇功似郝靈筌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假寵有邦用能保爾山川土田傳祚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揜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篇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近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辨然亦奇矣爲之賦詩且辨其爲陸法言切韻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

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爲最顯忠獻公爲之立祠忠簡公爲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旣成而忠獻趨召碑未及建今五十年矣忠簡之子灝將清江左俾鑰書之將登于石鑰爲何人而敢預此顧惟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公深知實門下士也茲乃幸得以惡札託名于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聞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相則出于司馬參議端行廉諱布司馬諱梶皆以畫得名于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峰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樊遲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秘洵言仁深見本源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

皆深于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于爲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則曰只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爲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易以朋友講習爲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于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于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婚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敘南都知契甚深蒲坂會府則河中也又曰經術興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于濰亦無北海之稱南郡亦非爲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俱不無關而集中却有上北海范文正書又有謝范文正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文正等詩

汝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爲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爲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爲通守而諷已爲天章文正知睦州蘇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宋宣獻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才異等然則集中詩及書皆爲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北海郡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爲濰州政和始以青州爲齊郡以濰州爲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于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于家耶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黃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旣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役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爲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略招潰卒于郊野厚待之以爲用戚與其副竝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略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爲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爲此也嘗巡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機屢矣舊曾問于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壻也嘗言公當危時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勸哭旣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逃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傅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具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于難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

孝之道萃于一門始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丞相沆之孫也爲之墓碑甚詳東萊柴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爲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侯之元孫吳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吳興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多故因亡其本吳興一日又過鑰曰近從臨川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真跡欲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憾然爲書且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鑰何幸乃得以鄒札託名于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并目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皇上初受內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勵精圖治羣賢在列會未幾時而權臣已浸寢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忠憤激發數其姦狀自此補外鑰在東臺同中書舍人林公繼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矣三人之言皆驗于後而公尤爲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邇聯屬公不及見今日爲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奏藁及目錄手澤等

見示覽之輒爲流涕公論既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欽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疇昔病中扶憊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于隆碑不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吳狀

楊行密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溫已專政矣九年溫始進隆演爲吳王而建國天祐十六年始卽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爲武義元年又傳至溥改元順義拜溫左丞相其子知誥爲左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溫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熙載投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爲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隱嵩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溫卽知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爲司空宋齊丘雖爲司空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諡以文靖此狀雖挾戰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芡之體然詞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益忌北人多仇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曾少屈信英

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亦此類耶

跋向薌林拘僞楚檄藁

博陸侯旣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僞楚虛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卽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于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薌林家規

薌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與國及邵倅旣遵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旣聞于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爲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

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
得不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恃此以爲岸校當有行
于規矩之外者而況家乎臨武令爲一門最長更惟勉
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興未艾也旣以薊林文集
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簪履之舊俾待罪經帷寵光殊
奕變無前比迺季秋壬子錫宴于澄碧殿因獲縱觀清
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閩捧手從遊天顏益溫命宿
玉堂之直廡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敘感遇
之萬一是夕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
同其韻華表之裏下飾小已雖聖主所以優禮老臣者
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塞竊觀有虞
盛時帝庸作歌而後舉陶鑿言載廣猶得大書簡策垂
文後代臣之蕪陋焉敢言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
惟近世儒臣遭逢之所未有視臯陶抑有光焉倘不能
勒之堅珉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陛下聖學淵奧
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

曰躋民期仁壽有曰朕瘠天下肥得以見陛下之用心
有曰都護萬年賜何當至庭庀得以見陛下之立志若
夫罄嘉謀以起勲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
以紀中興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填溝壑難在田里尙庶
幾見之

代仲舅汪尚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
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冲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
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閱其
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寓間見諸公往
來議論之餘鑰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
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
乎方冊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
獲見公手書表藁于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爲之斂衽
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攷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
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于是得旨命公繳
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
詔索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

語雖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上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抑鬱于一時昭聲烈于萬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論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攻媿集卷七十九

宋 樓 倫 撰

雜著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書錦坊樓氏為詠歸會黟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敘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入孝出弟之言已論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為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為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為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習氣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問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絕

故得爲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爲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爲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爲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論將行矣五年而歸帥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

學駸駸日新道學既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況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吝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卽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衛勉齋說

余旣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季元衛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

靈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衛勉之哉後曰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雙谿金君顯菴說

雙谿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為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雖于禮法不諱為臣子者要不當以為名字君間而矍然請易之子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柔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育子有曰簡而無傲臯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粟

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柔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臯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日剛與輒執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敵而子思以為吾不能為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纜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不必亡也

從子瀕改字景劉

劉瀕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瀕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瀕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復為奴婢輩所苦路氏生謙兄瀕憐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瀕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謙有

識事風過于同產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國以目節錄南史孝義傳

文之

風數歲時伯兄尚無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鑰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風既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壘下則欲其牧率二季因問南史劉君傳實有感焉改字風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難矣後母不以爲子而孝益甚濂非其同產而受益篤又况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母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也伯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亦能惟兄之聽風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濂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于古人矣尚勉之哉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音做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纔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

寔遠

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者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爲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冊請益鑰不曾作巨無以塞命况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准堦事簡土風亦淳長民者惟相與安之而已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具而問之自以爲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厭然此曲多瀆擗聲蓋他曲所無者二

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
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
之精于琴爲余作此小序獨起以發擢雍容數聲然後
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婆娑雜得屈柘急遍而
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
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阜論之甚詳且
其所謂哀憤躁鬱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
于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
得數聲未必真出于古也以其深慙素懷故書以贈明
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
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數公
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爲貌武洞清神物
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勅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
陸不足進矣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

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免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
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
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
以懼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
和郡縣志云出免毫爲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
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耶文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
今之聽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
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
而徐生一身齟口之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與其季季敏汝助同堂
而居求扁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旣平旣安且
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簞豆飲酒之飫兄弟旣具
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湛深
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
友生爲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爲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

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爲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于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蓮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況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間因名其堂曰和儒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滿得男其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或以爲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未皆爲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爲土是坤土也坤爲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絕不

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某嚴冷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匹紙寄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借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爲余盡紙作歲寒三友妙絕一時嘗問尚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耶曰此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物須先畫目之上瞼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品尤好作牛自號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牛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耶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匡廬經行殆徧聞是山之勝遂投跡爲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骸泊

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絕勝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踢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裊桌聲爲之革嘗畫龍首牛體禱旱輒應頗近于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爲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遠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入心一寓筆端遊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避之愈深意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清絕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爲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合相與終始先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于余師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師晦藏自祕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后山

謂洞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于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彌勒像及元所藏牛溪烟雨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蓋有在余爲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碑陰因慨然爲書之

攻媿集卷八十

宋樓鑰撰

賦 謝葵 國原果別有試葵一卷其目曰宣王內簡
賦政事賦玉厄爲詩注以省試光武大度同高祖
賦宅道炳昇緯詩策三進注以教官試又有策問一
卷合御試召試省試別試解試上合試州學等試所
擬問凡十有三篇今
並伏無德錄刊

受降如受敵賦以受降之際亦
當嚴備爲韻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政矜己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僞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撫醜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夫大敵懼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交綏之地敢恃敦龐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雖殘寇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壁焚其櫬隊防一旦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之銳議者曰彼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之何必招攜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大戎之

難信深恐狠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夫突厥耿公明此遂終定于車師彼有坑既降者固出詐謀使自縛者尤非善畫曷若我外弛金鼓內嚴矛戟深防禍起于所忽亦慮敵乘夫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爲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因壘既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皇之策因知力角于鋒鏑者敵尚能禦變生于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勃敵雖聞其警服禍心猶恐其包藏惟吾之爲備也既自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受欺于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人固畏威噬臍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衆而獻俘于廟焉不廢嚴兵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以渡江擊楫誓
清中原爲韻

國讎未雪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柁備言素志願恢天子之京時其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

之故爾乃緩引蘭權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而羣心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夫大江吐我赤心忽形言于剡木指夫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戰塵久滿京師突騎交馳洛汭期狼煙之必掃顧鯨波而作誓方橫撓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儻諸夏未平尙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網維不舉也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視強敵而氣吞倡義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夫平原遂將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法駕之尊果能扶神器之陸危拯遺黎之沈溺長淮以北也復見夫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犬荆棘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回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鄙漢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齏爾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書舉幕庭而一空振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翼朔遂成再造之功借乎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維楫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館食壺漿迎王師賦

以王師所至食漿以迎爲韻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節壺而咸至實食漿而相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邇均集喜觀仁義之兵蓋憫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旣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喪弓箠矢往平敵國之民簞食壺漿來勞王師之所觀夫老幼紛至饗殮共持我之手也救民于水火彼之逐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之衆悉迎六月之師備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爲茲蓋兵收不戰之功人有再生之喜竭蹶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脫襁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邇願慕義以皆然非弔民而何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抗衡其小人以迎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孰肯後后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罔秋毫之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來皆裹糧夏衆咸來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來蘇邇悅遠歸也衆無攜貳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自坐見于功成曾不煩于家至如是則三軍益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

望梅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釀酒以犒也
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而情烏可
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咸筐元黃人
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
軍者用力亦多投醪而飲衆者爲功非易豈知多助之
舉自有爭先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
豈止于壺漿箪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爲韻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爲獨
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飛騰之會統制方維迹其
奮宛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銅馬念再造丕圖也雖
本自于神聖而獨逢典運也故能安乎區夏軍摧九虎
成止戈之武焉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
復符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適
際于中天體純剛而有作莅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興協
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用能驤首而飛
也非在田而在淵馭世而起也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
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正于九五祚遂興于百六

爰究位天之載允協羲經詳推闕野之符又同赤伏大
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
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起超濟大業以競競既當陽而有
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潛躍仰同符之
高帝果致隆興因以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
已新于育聖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
意之久屬宜帝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
以遂令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
故得息盜集之奮蝟破野戰之羣龍回颯既止于九縣
雲寧寧見于高鋒靈貺自甄類五馬渡江之化功臣皆
厚笑四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將也有麟集之歸驤如
吳公也擅風行之譽抑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
皇復受天命而遠跨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爲弓賦

以修身爲弓發必中矣爲韻

學貴務本志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爲弓正
以不他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中的之功士有
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存于吾者苟不知審
則發于外者何以示衆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

以四輕猶弓人之為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觀夫學問尚志操修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駟奔所自邪也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為慮以動動惟時罔蹈黨偏之失莫而發發必中宜先審固之持蓋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為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為的而思為矢彼有忠信為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行為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鑒彼省括謹夫檢身動切戒于失鵠幾何勞于扣輪亦猶率乃攸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己軻言如射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立功立德之方弓之作也有尚角尚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于射隼材不良者難求奇于貫虱理既無邪中斯可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為良尚小儀成終日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者但知矯性之柔焉如志正以體直自然誠立以身修殆將觀德于甕相奚假矜能于養由如是則有志于弧禮何拘于戴記其直如矢道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

固所不為志者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與人無爭則行何有關又當兢兢業業以修吾之身肯廢前功于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以尊賢則士願立於朝為韻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于賢德斯願立于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充庭之望不待旁招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偕進時乎慢士則雖佚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搗謙則羣髦興入仕之恩誰甘肥遯時也晉晝接下鼎烹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薦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于棄捐神聖謙沖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歆慕咸樂効于官聯自是來榮軒冕之華去恥山林之人望旒纁者拭目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而竚立謂邦有道兮于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是其急聖人在上既聞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廁亂臣之十大抵士雖貴于求仕位尤愆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己進退觀道與廢以下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嗟晚則離疏釋躄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而恥也豈若吾

身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割烹之鼎待如不欠自
投術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儻恃
祿位者因明月而按劍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
故好仁支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
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來西
極今也世遇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前席者非
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掉闔之言又孰不思棄商桀
來趨舜門盡令雝水之西同爲振鷺肯顧鍾山之北猶
念驚猿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式閭禮非常之士
俾乘駒以去者賁然而至臥廬以隱者幡然而起是之
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濟河焚舟賦

以濟河焚舟志
在立功爲韻

戰欲必勝歸寧豫謀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焚舟涉
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火其巨艦誓死報于強讎昔秦
穆違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
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于拜賜全師再出俱懷奔
北之羞雪恥不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
呼卽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

先于効忠昔也喪師曾媿萬全之策今焉買勇願收一
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鯨波而永逝念解駢之
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
寧復濟顧吾壯志已爲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
之計莫若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焚烈燄奔電長
烟走雲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勳回視歸途涉洪
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奮臂以
長驅鄰國斂兵而自戢縱橫馳河內之地談笑取王官
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殺尸而洒泣挫夫強晉旣聞國
恥之洎威彼西戎尤喜霸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
徒誓于擊楫好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河百敗而勇氣
不替一勝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
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于易水小
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旣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
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因一責而遂棄徒使終身而自悔
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

以本強則以精
神折衝爲韻

本旣強國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

士朋來益羣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奔突之鋒竊原
 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為本苟并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
 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聲而遠遁蓋朝廷為諸夏之本
 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
 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肅爾幄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
 奇兵勢既闢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益每人
 皆莫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威校之振也足
 以聳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永為夫儀則人咸想
 于風采我何勞于聲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
 不出于尊俎兵自罷于鄰疆齊威必勝于朝廷會果來
 于敵國大抵千里制難者以重任于賢士匹夫敢爭者
 以輕量于大臣今也俊乂垂紳而指笏臣主聚精而會
 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止須裴度之神明以
 威悍將不假轉連之談笑坐鄙強秦譬如猛虎在則蔡
 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
 有以鞏固威靈氣燄不可嚮邇國家按堵以無事鄰敵
 從風而自靡顧厭難于無形非得人而曷以賢五千之
 騎隨何徒詫于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稱于一士噫

子玉不去則為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楚之強矧多士
 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
 之則彼烏敢當豈不見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
 相禮歸魯國之侵疆彼有威卻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
 伐可汗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宜
 靈武而姦邪盡絕方今優游于巖廊之上而精神折衝
 九有自聞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以歲星所居宜其有福為韻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誠宜仰
 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咸被純禧原天
 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運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
 其下者應為甚速爰占景耀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
 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
 存生育之理王于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既循度而至止
 則錫羨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其地備
 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期時和年豐而
 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
 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摧吳國之強

晉室得之果挫存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爲之疾徐起而前者或棄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所之得地頗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況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事而爲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淫在元枵之次徒致鄭饑既居析木之津遂興陳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于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香炳靈生治國之百樂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攷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與斂時福而民罔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

以天性明達好謀能聽爲類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之明顧風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羣議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謂不吝于衆則孰判利

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滅屈羣策以兼收又能審聽觀其逐鹿崛起斷蛇勃興善飲納則如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爲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爲最高雖獨稱于赫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說辭或悅于監門謀主或資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于衆智明達蓋由于天性顧將軍何以敘深圖東嚮之功非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可決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諸侯蓋念至仁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從有如于順流爲真王爲假王悟陳平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無豁達然而助桀爲虐者欲居秦室之富養虎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亂何由而可撥所以關東欲棄問不憚于據寨戍卒能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孫之爭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于多士智難合于敷天殊不知過雖聞于此改必見于幡然遂令信彼

四人爰割體膚之愛封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
項雖倨也諫而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
兼聽人亦為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
翦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以開未從仕聖人使之為韻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顧
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勿施為蒙書
尚友及門潛心請子仕焉非苟于利祿學也所期于官
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
觀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
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効職升堂之子也
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廁
于王臣開也倏爾有聞欻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
于行學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
己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
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
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
鍾雖尚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

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
使之為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
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為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既
未成則尚資于涵泳志有同于曾點姑樂舞零藝或及
于再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干祿而
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蒿萊
歷攷闕里賢惟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飾有民之
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
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歎師之可而吾猶曰未
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以今天下可傳檄而定為韻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一作乘破竹之勢也可傳檄
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于遠邇軍書所至當自底于
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多于天下彼陷于塗炭
也無不後我則聞吾號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
頸以望焉予以四方可傳檄而定也特其士勇威鼓民
思已深萬里起箠壺之念中原後車馬之音苟用十行
之札足安四姓之心寰宇雖遙已欣聞乎大號尺書所

至自平難于當今是宜敘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
誓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
左何在我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
順從馳吾插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
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
師之至默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膝老穉
聞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于平廣淮陰遣
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
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
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
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救功而底績掉舌而
賢五千騎豈勞辯士之隨憑軾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
之鄉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人心焉悅隨則
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興可冀也亂
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郎止諭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
遺請于高麗皇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
臣也又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等百蠻而遐聽方今
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以仁孝之道二致同源為韻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一源究
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問
才非曰于爾殊人或多于自異語其大體則似有異用
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充究
厥本源是理會何于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
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
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
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他岐豈不以親
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
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
保顧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鉤深探賾而言孰云
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
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
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會何派
別之因本立道生載攷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
之論是源也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
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

復于銖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
變則無差本異夷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
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鄩人之過摩頂仁
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此失于彼我則觸而長
廣而充純若顏回可竝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
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孝
見于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
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以二子皆以其道而鳴爲韻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而道自在當時而善鳴仰
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
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攷以亞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
宗王之學而終于窮老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
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
入聖人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
鳴其願二儒仁義之言一根子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
警于時茲蓋二百餘章兮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兮悉
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千載

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恥時將駕說鼓木舌于諸儒
經本吐辭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于得已
況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歎德衰之
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人或擊
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愈益固異震雷
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爲寧不由別王霸之尊卑
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衛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聞風
也有德音之不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
韶樂鄙弗能之后夔鏘若鈞天小爲文之韓氏故能倡
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馱兮豈巧舌之能
騁天下之鴟兮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之不惑由大聲
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
嘗純也辭只見于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
指事也未嘗有二羣儒敢飾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
然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墜

宋樓鏞撰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羣邪交騁不操而存必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異端寂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著鏡妍媸坐分不將不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求靜得擾薰猶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誰與歸將求安定

趙振文毋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邈下欺乎人意其罔覺事親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為昨推此而行餘裕綽綽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闋三世

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邸未聞一璧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磨以禹圭滂雲起義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詩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絲絲尚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歎以治以祭手持圓蓋畫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臥論議觸海翻聲名塞天破百謫九死一毫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旁人道是呂洞賓堪笑旁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為人只有照管

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盍歸去惟有媿處
便須攻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峻嶒咫尺
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碧樹增兩海岸
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會清賞授琴對之萬壑同
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歎先生嘉遯巖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燕坐形骸
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既笑而嗜此身
見在何以假為先生粲然徐曰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
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罄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不槁予
實敬之蓋宜和西洛之貢士而淳熙宗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真贊

綸巾野服河目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于九殞之餘
銜孟漱醪真欲遯迹于千載之後是將傲脫塵埃之表

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鬚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韋布而有素官
之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之色是將坐安
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翺翔而逍遙乎仁壽之域
者耶

叔韶弟畫贊

是何為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數千里
而氣益增瀟灑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起連桂之墜緒
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失布衣之高是將斂湖海之豪
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風標秀整興寄高遠溟涔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沈
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粒
而送歸鴻蓋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詢于詞為
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暢命生卑退德生清靜道生慈

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遂爲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筇者誰曰小馮君謂爲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爲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冊之工有能試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種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宦學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資稟如此毋曰賢于俗人斯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真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襲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學弟兄怡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腹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澗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篋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撲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貌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

留泉石之膏肓又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游噫九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覲面見莊嚴五采衆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與佛無二事母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衆今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養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爲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刻之天竺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之以中天然者存擬議則錯思

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紛直教喚出南安巖主也只解說無門風鈴搖殿角柔櫓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為人惟茲律儀尤切于身仰止南山與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為靈芝持律益嚴護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奉之尤謹今有日本國僧俊苾慕南山靈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畫二師之像求余為贊苾公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既得其說欲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儒曲禮三千散亡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予以補教化之所不及其為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真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卻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棧弄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之文若是金剛圈渾身透過栗棘蓬作一口吞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真箇了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谿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儔萬論千經縱橫受用一段辯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湖水卻成火裏打秋千季札挂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為余欣然也

鑑堂所老贊

咄這老頑頑于石鐵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裏翻身當機便拶若教搥鼓說禪也會七七八八咄把似口羅舌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巖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攜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僅如綫

命服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挂誰模其形強爲描畫是見佛便呵
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霸更要注脚我則不暇
爲此老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許而精爽猶爲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無比菴空無人雪消成水若道成水流
轉未已一點洪爐永超生死

英老真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鐵拄杖栖雲菴中若將終身十字街
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不留大厦將傾敢將
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
須留取這老古錐要與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甚茂火冷雲深松枯鶴瘦對鬼神而獨說有
翻河之辯口人望爲大道師終不出一隻手邁祖風之
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蓋前有顏聖徒而今見
此山之壽也

曙堂遠老真贊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靈隱之南荆棘林中吞
栗棘蓬觀堂深處見古瞿曇雲歸列岫月印寒潭真圓
悟之嫡子而泉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真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之潔居
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問資深話
自得元無古與今

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逢原作麼逢遠寺尋山無好處
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與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具足尊
五采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卻不得若道便是也不得
上盡層樓卻下來何曾見得真彌勒

游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沿檄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河絕流日有
焦槁之歎至京口假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
作江頭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不賣漿者耶回
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戲續其韻

金山寺裏山焦山山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
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決裂剝地破勢地折說道不立文字未免橫
說豎說草菴文字太多只爲老婆心切若不作恁麼看
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彌勒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蹉過足菴卻來攻
媿同龕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閒身鬧市裏尋得靜處相逢了白話三通
那箇是末後一句不因聞所聞而來不爲見所見而去
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丘一壑非去非住無相無作一脚踏著投
子機不被旁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來生債
盡底還他亦快哉

不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方是了
卻須還我未生時

次仲身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幾欲相將作勝游芒屨未穿心已嬾
不如莫莫且休休

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雙徑卻來還舅甥相與成三隱
城郭山林等是閒

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疎見亦空要是歸來當一見
待攜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真歸壺籌投盡無人拾
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八千里
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卻在別
峯頂上

金峩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三大字示以

數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卻不如莫
待僧伽梨便與豎起脊梁骨大丈夫休汨沒一粒爆起
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鵝赤脚踏透祖師關神錐擊碎
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在碓坊前解道本來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說向誰
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亾是公烏有先生子虛子
我卻曾見語錄來祇有空空數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夢中洗泥泥裏
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箇一般滔滔皆是我也要笑來

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爲中虛聲自應
莫將應處做神通

听老自號鑑堂來住蘆山山中先有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堂亦非鑑
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爛巖電橫說豎說不
待饒舌涂毒一聲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維揚時在郡齋見所與
心聞一偈慶元六年听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

敬次舊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力無限
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山會上笑傳心
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贅疣
勞君頭上更安頭
若還又有九百漢
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雙足
自在在心機
在目默然深入不二門
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圓也一笑又
舉大德拈起拄杖全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語
下得一任提持下不得奪御作麼生區處快道
快道

家家竹杖只圓光
此竹如何得許方
削得團欒無可笑
驚然奪去亦何妨
咄哉得力處不在這箇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卽心是佛本無難
錯卻絲毫隔萬山
知有毗盧五千卷
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
無限好山都懶游
城裏山中俱是隱
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
鬼神推出舉軍驚
從來要去廬山住
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同時不偶然
史君提起正當年
向來鬧市難行道
今日人天聽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場
止因賦重遂荒涼
後之君子誰能弛
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寤溼微
拭眼餘風靡子遺
法鼓一聲精彩變
要如光鷲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難識
橫嶺側峯皆是真
若待出來方識破
不知何用箇中人

題庠老頤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
分明兩片口唇包著
許多牙齒禍
自此出故以言語為
戒病自此入故以飲
食為忌庠者
養也頤者養也名庠
而住頤菴知他養箇
甚底直待吞
卻栗棘蓬更與吸盡
西江水莫問這邊那
邊都是一箇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有身有苦無

身無礙撒手便行這回自在柏泉諸人稱之為

下一轉語

若是自苦有誰縛汝礙是自礙非身為害既知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如勿用試問大眾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拈起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卻作一枝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卻那得許多落落索索問著則差答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更得工夫時與下箇注脚休休莫莫若要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玫瑰集卷八十一

玫瑰集卷八十二

宋 樓 鑰 撰

祝文 原目此卷前有致語十五首上梁文四首勸農文三首合為一卷已缺佚無存又有青詞三十四首別為一卷疏文九十六首分爲二卷大宰道場兩無佛寺功德求僧募緣之作今並刪去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 教授

殿久弗葺墜蠹日甚神像在茲懼將壓焉易敝從新飭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 通判

東嶽行祠

秦嶽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綸佐郡此來伏謁祠庭巖巖之瞻邈在天外神聽則近尙其顧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于禾康而靈響之著盛于台城乃崇寧元祀曾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仁濟之封綸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歆祠下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鑒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
之及民者深鑰佐郡此來祗謁祠下吏之事不敢不勉
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禴禳昔曾大父來
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鑰茲叨佐州祗敬靈響歸
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致謁肴鮮
酒藟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穰穰吏責苟
迷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鑰未知道而願學焉羨員此
邦所未底于民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
子之道無乎不在鑰之心亦當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
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廟

鑰贊倅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菑無害神之福吾
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為不貲今去矣祗拜祠下

非敢邀福于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

溫州謁廟祝文 知郡

先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鑰頃嘗分教
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殿茲叨假守九
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鑰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鑒之

諸廟

永嘉內外百神咸著靈響 祠山云惟王威德著于東南
創祠此邦民已受賜 海神

云惟王煎粟冠于唐
室威德著于是邦鑰頃嘗客授祈報屢矣茲焉假守

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早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
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為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于民
者祀之秋氣方中岌岌然以風濤為憂愁霖未止願亟
開霽以全農功鑰不敏竭力以祗王事惟神有以相諸
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祗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醮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醮鄭康成云蝶螟之醮慶歷
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秋行禮終不果

行乃閏五月丙戌以蟲螟爲害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卽衰息茲當晚禾秀茂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日之靈異來請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而況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于蠶螟者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于應俾田祖之神畀之炎火以全歲事于垂成不亦休哉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鑰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斯語龜勉萬一由是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間十修釋奠之禮顧瞻廟庭不忍遽去若拳拳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民之謹奉香火于茲有年矣鑰試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今歲尤幸十雨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闕雨不免煩瀆秋高氣清忽霈膏

澤豈么麼能動神聽蓋千里之幸也吏之撫民不過二三年鑰拳拳此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惠斯民于無窮哉

工部加贈焚黃祝文四首

國家歲事于南郊大賚四海鑰以叨列朝籍贈先考爲中散大夫嗚呼惟樓氏世有積德衣冠相襲既百三十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仕幾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玷闕官簿益高壽七十有六而束于新制乃今而後得之仲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焚黃九京追痛罔極伏惟昭鑒歆承寵渥

鑰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筮下聖朝恩賚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于八前四者固嘗燔黃以告矣今皇帝登極已而鑰遷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爲正議大夫今者鑰由權吏部尚書巧郡得婺按故事以請于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沾宿草敢以四告併侈上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行十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鑰蒙被遺澤年除歲遷寢逾

分量幸逃謫何得遂一歸皆先君之賜也尚惟祗服命數以佑我後人于無教

惟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需大澤于天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嗚呼顯考積厚流光鑰不肖祗服義方憑藉陰佑幸不墜門戶以為先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燔黃至是而九茲敢以宜奉大夫之命薦于瑩域願贈松楸音容如在尚惟歆鑒式綏寵渥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孤憂苦摧割未遑藏事去歲天子宗祀合宮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定郡夫人嗚呼顯考捐館于今二十有六年告第之典至十有二今既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石窆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游更大郡餘慶所暨燕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俱幸惟是奉顯妣色養之久近經初忌又首行燔黃之禮鑰等不勝哀慕之劇謹併以四告三黃展儀塋下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鑰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伏自淳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庵之後是時即議少遷家舍因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合祔移菴于左敢先奉祖考神主于享亭庶免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成復還廟室伏惟鑒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鑰等不勝哀痛感激之至

先君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體魄安靜子孫蒙休久議遷移祖菴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以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躑躅痛割何極鑰等忍死力貧已豫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祔先考之墓將以此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填基伏恐驚動神靈先于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考默相大事使區區孝誠早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卹典將頒燔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墓祭挂旛追薦併惟歆鑒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菴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保佑

存歿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之喪將耐于先考光祿之墓豫卜吉日遷菴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謹用昭告奉神位稍就西廂俟工役訖事別當築室安靈永祇香火惟神鑒察尚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菴垂八十年物各有數撤而新旃顯考之藏安康台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載聚新位敬書揭虔捨舊從新憑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綿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代工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名公橫經授業最為盛際里人推本文風之所由興相與祀于學有年矣近又請于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尚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遂為四明美事衰族預有榮焉粵子孫不敢以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字一新像設嚴備其率子弟祇拜祠下以安先生之靈世蒙餘休懼弗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以庶幾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鑒之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以下代溫州守

皇帝惟宗祧之重豫建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大小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涓吉辰一作謹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災仰以答上之賜俯以為邦人之休願不在兹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惟神相唐若早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旱告吏實疚心潔齋致禱罔或弗欽願沛膏澤視古猶今庶幾歎愁變為謳吟

海邦之民神所勞騶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心是悼三日再瀆神勿躁早魃既虐風亦暴吹雲使醜氣不冒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雨膏神兮至靈隨所禱牲牢馨香敢忘報

夏旱致禱神既應之驕陽復興實慙再瀆暑氣日甚嘉穀將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為甘露迄成歲事靈應

益彰報後哉

頃歲夏早秋而得雨農功雖失尙收桑榆惟今之災秋
晚未已千里內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無敢安處麥不
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顧豈得已願爲膏澤求此疲
氓

三時務農以神爲命雨暘不若隨轉輒應農事旣閒人
亦少休早曠告病惟神之求連變而居甘井枯竭宜寒
而煖疫癘將孽神芘斯民尙聽禱祈三日之霖拱而竣
之

迎神像行道祈雨

旱災致禱雖日造于靈祠甘澍愆期意尙虧于舊禮願
同佛像周歷郡城列處黃堂慰萬衆瞻依之切悉衷緇
侶盡六時諷唄之勤庶神力之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
所欲者神其聽之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于神神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爲虐于
于復來不以爲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如響應聲苗興
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偶然敬拜于庭神其來

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旣久千
里告病迎處黃堂用彰禮敬人心惶惶神實來聽以陰
以雨不俟雩禱肅神之歸如初之迎揭虔妥靈牲酒斯
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祈佑農功俾終有慶

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不德不
能銷去精祈未旣靈貺已昭神之愛民若父子隨禱
而應是焉可証尙請于朝以伸陽報

旱災之餘人心易恐雨小不應千里嗷嗷所不甚恐惟
神是恃衛公精爽凜然如生膏澤所霑闔境告足率屬
來謝其敢不虔尙冀時若以沍稔歲

祈晴二首

淮神廟食之久于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吏政實
愆致此陰沴雨雪不已欲耕未能怨咨無告惟神是賴
毋以吏故而害于民廓清頑陰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
爲神羞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旣無厭神亦難應然念此邦倚
神爲命淫霖未已陰沴日甚嘉種不棄汨于深潭東作

苟失曷爲農慶日在甲子占匪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
令有禱于茲神其來聽

謝晴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于神日俟嘉應上勤宵旰德
音四馳曾不淹辰廓清氛翳回視四野物物昭蘇神實
相唐功著千載變調之妙又及我朝曰雨曰暘尚期終
惠

祈雨雪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而旱故
瀆神聽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爓然如春又恐
疫癘重困吾民立雲滃興密雪交下益以霖霖潤及原
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倘終芘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温不雨爲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欲作先
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旣乎

發海舟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戍四明惟神廟
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波如乘安流無

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怠哉

禱謝颶風三首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暘時雨神
賜實宏秋霖未已害我穡事積陰之久或致颶風窮民
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惟神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
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倘終惠之其敢忘報

魯有爰居止于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
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風邦人畏甚春
有飛雪以秋爲期暑雨未休深恐馴致惟神靈響千里
具依是用祇謁祠下豫罄丘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于
前其終惠之沘我穡事

吏實不肖無功于民神曷芘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
曰偶然如神之靈答貺昭甚震風凌雨一昔掃除祇謝
祠庭其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早潦有數天實爲之千里之潤神實司之歲以旱告將
困吾民天高難諳用求于神幽蟄奮起滃然膏澤俾成
豐年何以報德

靈旣在民廟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圯旱禱未答或其在是吏職義民視飢猶己神相于幽休戚共以願噓立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侈神之聽之誓有如水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旱告靡神不舉百穀方仰于膏雨神龍猶臥于靈湫爰遣屬僚修郡故事仍將緇流諷頌致禱挹彼注茲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泰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將于此乎求之神尚肯來慰此渴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魃爲災迎之幽宮聖水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旄旌幡幢往從紺容願驅妖沴回祿祝融願呼羣靈屏翳豐隆尊居黃堂指麾成功膏雨浪浪黍苗芃芃策勲而歸報神何窮

巾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寸之雲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禱之禮偏于羣神雲出相望蒼澤禾下竊惟巾子山一郡之望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

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以伸誠禱願興雲霓沛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蘇千里以示神應于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爲靈山旱憂吾民神不得閒從人之來奮起幽蟄來卽公堂杯水可挹玄雲因興千畝含滋爲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于初萬目所矚于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旣居願安幽宮節宣雨暘相予屢豐

平水王禱旱祝文

亢陽爲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悟靈神之在邇謂護國通天之號有濟民惠物之功比歲以來幽祠寢廢旣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已謹于祈禱而守宰久愆于禮敬早旣太甚咎或在茲聞之惕然其敢寧止爰陳菲奠來謁明靈伏願矜小己之寡閭憫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爲之三日之霖誓率耄倪益謹牲牢之報且令棟宇聿觀輪奐之新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維茲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有禱神又聽之廟貌之崇後其闕之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霰深土膏墳與祀牛于門協
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與神歆此非奠用介豐登
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主之神實輔之迺祀土牛用
介穡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暮之春聿修歲祀涓辰致
潔徵福于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 台州

興國之初台為王土擢公朝行首縮郡組宣暢皇風獨
除虐風去歷華途為公室輔遺愛一方美談千古君子
人歟章聖天語迺昔尤侯建祠鬢宇遺像未設闕典思
舉傳之番禺冠佩容與道貌眸然爭先快觀論去二百
年叨繼前武敢曰尚友庶幾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矩
曰士曰民惟敬惟慕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 代人

先聖

夫子于鄉恂恂為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之吉敬

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茲與鄉人飲酒以齒謹以
清酌薦籩式陳明獻

竟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勿動不改其樂願言晞之敬
拜于學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
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悌具申徐行後長舜予何人鄉黨尚齒遺
言是遵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
禮配陳明祀

攻媿集卷八十二

攻媿集卷八十三

宋樓鑰撰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同侍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

其位臣某等伏覩哲文神武成孝皇帝靈駕發引臣某

等謹于道左恭陳薄奠攀慕龍輔臣等謹泣血頓首死

罪言曰恭惟尊號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

承藝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亶超今

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

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禾惟四海之養仰

奉兩宮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

堯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

壽無疆乘飈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于官號慟兆姓

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既庀因山之役臣等叨塵班列夙

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滄江而欲濟同傾丹闕敢薦

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

首死罪謹言

祭龔參政茂良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毋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變處之晏如疾在血脉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堅壯猶不堪飛鳶之墮况愛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夫茲非命夫鑰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既驚嘆于云亡又哀夫父子之相隨于九原也聞旅櫬之言歸愧生芻之闕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輔然。同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輩出未躋公台惟公特起抱負奇才遇事風生游刃恢恢一言寤主風雲壯懷含香蘭省戔牙栢臺言聽諫行天顏屢開青霄直上富貴鼎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謂當自此麴蘖鹽梅天平不淑梁壞山頽上意震悼生榮死哀某等叨列周行屢登翹材劍佩儼然公安在哉乃列斯殺乃酌斯疊矢辭一慟

我腸九回

祭王丞相淮。同。郎官。

嗚呼魯公氣備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半千紹興之季已
任諫垣數歷中外再歸日遊魏巍壽皇尤急親賢知公
日深擢之邇聯憂國孜孜愛君拳拳無喜無愠不黨不
偏若不勝衣似不能言臨機輒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
避遠勢權旁求髦俊坐鎮浮儼其崇如山其澄如淵宰
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藏用海內晏然籌儀大典奉以
周旋無器可名靡勞弗宣經綸未究精力未愆名遂身
退來歸林泉舜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舊學盡歸帝前
上意傾屬虛左待旃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羸博痛
念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兩宮震悼四方驚傳
某等叨列郎吏久與陶甄絕望裘衣阻拜新阡敬以菲
奠遠致几筵矢哀以詞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點。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爲國之瑞氣勁而
和色溫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可及衆推大器
壘壘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虛得寵思畏樂善貪賢惟

恐弗至公爾忘私力揅時弊憂深思遠語輒獻論事
剴切無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
位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浹旬
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
遽奪之哀哉歿率平生無玷俯仰何媿母方遠歸子不
及待公之彌恨有此一二某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
寅協恭相勉忠義比日扈從尙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
喪氣潭府方新賀弔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祭趙觀文彥道。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于仙源極富貴于承平兮盛
人才于瓜隄之縣仰高帝之子孫兮回龍種之不凡惟
我公尤爲傑出兮掇儒科于妙年初小試于簿領兮騰
政譽于瀛壖葺水利于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
千由宰縣以佐郡兮聲名上徹于細甌阜陵界以三輔
兮謫遺愛之流傳上不畏于張禦兮下撫恤于黎元鉏
積蠹之狡穴兮伸累載之幽冤將使指于諸道兮振風
采于兩川一介不輕取予兮信靡勞之弗宣出藩入從
兮擢文章之邇聯當紹熙之末年兮鯁論至于駢肩公

實領袖于時髦兮心鐵石而愈堅劇羣情之危疑兮方
憂夫杞國之天發大計于丹衷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
一言彼頌梁公之取日兮謂咸池與虞淵未若公之善
斷兮定策于萬衆之先進忠謀于長樂兮又從容于平
勃之間觀大明之繼升兮措世于泰山之安無官可以
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君子之勞謙兮推勲名而弗
專望蜀道而再登兮兼制闡于帥垣服袍帶而攜琴龜
兮追軌躅于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蜩螿之羣
喧馳容旨于萬里兮俾書龍飛之末與顛陷宗臣于罔
測兮將于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以進兮無一
語之黨偏守陪都之管籥兮歸佚于棹閒繙萬書以自
適兮若將終其身焉痛妖孽之肆行兮哀凶物頑而盜
大權又妄興于兵端兮致塗炭于三邊公雖身在外兮
切憂時而拳拳豁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弦起大
老于海濱兮詢黃髮而問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兮爲
帝師于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名全猶薦賢
以報上兮又開東宮之新編曾經濟之未究兮忽一疾
而不痊邦國爲之殄瘁兮惟我十倍于哀纏悵登門之

雖晚兮幸接武于甘泉頃丐外而投閒兮亦來問舍以
求田登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
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碁再戰兮望之者或以
爲仙時抵掌以劇談兮若相和之旒纛忝賜環之同日
兮祖生先我而著鞭我方困于沈疴兮尚蹠蹕而蹢躅
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鑣于九關公既扁舟而東下兮
謂將相隨而出關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翩翩
謂獨居而無偶兮幸蚤歸而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
夢日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慙遺兮棄塵區而蛻蟬念吾
母之寃安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受知兮正禮
舉于後而公山舉于前繫龍門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
宿緣何雲翰之未就兮驚身世之遽遷寄薄莫于總帷
兮慘東望之風煙尚乞身以挂冠兮期執紼于南陽之
阡相距纔四歲兮亦豈久于人寰爰矢心以致辭兮灑
哀涕之潺湲

又葬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求之古
人蓋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功成不居棹閒道尊更化還

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尚秉政機難進易退竟歌式微
送公江干欲隨出關匏繫于茲孽寐故山寄聲促歸相
從暮年我未得去公已登仙疾不及問喪不得慟尚期
執紼少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聞公窀穸哀不足
而媿有餘亟遣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如瀣

祭趙侍郎粹中

嗚呼惟公族系盛于山東貂蟬風烈衣冠所宗建炎南
渡名勝昂顛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兄弟師友磨礱
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勳雁行雖離一登朝班雅
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從容臺
道山螭坳儲宮瑣闈批救仇然獻忠天官銓綜姦弊一
空論議從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祖
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据古昭若發蒙言
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凜民雍自茲倦游冥冥
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鐘人不堪處公方冲融卷不去
手圖書橫縱顏筋柳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無窮
四明尚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
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霽旣頒盡還故封宜對

宣室自茲登庸胡爲小疾藥石弗攻一朝傾摧如千丈
松某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歎歌樽酒從容回首
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髮方瞳有酒旣旨有殽斯
豐公乎來乎淚如奔洪

祭莫侍郎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成德如公而壽不延稟資中
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恂恂似不能言
義有不可論正而堅壁水道山柱史掖垣揚歷清華斤
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
未央何疾之綿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
傳公固無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幾何
遽驚蛻蟬相率來奠尚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如川

祭陳閣學居仁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寢隆俊偉光明海內孰
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真情蓋公之性
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
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矩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
其胸中之涓涇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

姦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
 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為儀刑周旋
 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清鳴
 呼人不為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為不用而用之未盈
 可以穆天粹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
 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
 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嗇之殊選之命交臂而失
 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斯廷皇上趣歸既及帝京衆心願
 願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
 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缺
 望猶庶幾復起而為蒼生豈知到家纔越信宿而干丈
 之松已傾矣親黨為之慟哭遠適于焉嘆驚天蒼蒼而
 難問遂將埋玉璧于泉扃耶鑰生長外家少公九齡抱
 叢桂之芳潤攀紫微之餘英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
 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款于情話徒追痛于幽冥
 朗朗百問可以安享于上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虛堂
 而進拜悵遺像于丹青銜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
 致奠不知涕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爾正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是似小試詞場再
 拔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入丞大農蘭省攝事持節
 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卽世相公煌煌惟公是
 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
 不堪哀毀奄奄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沈疴忽若蟬蛻使
 假歲年顧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某等託契素深
 游從晚歲持憲者五遽隔生死存誠腸豆茲乃來祭感
 今念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伯庠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出遇聖
 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藜藿不採退居里門善刀而藏
 天子念之起殿大邦夔子萬里蕭然一躬尚無圖書安
 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真清愛民戢姦郡政向成公病
 已侵公志益壯孜孜于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弔老穉涕
 洟正人云亡善類疇依精爽如生尙歆薄奠奉公之喪
 不敢不勉

又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蜀門清
節著稱凡我士夫相望典刑一聞公來奔走出迎待人
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
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庭訟無留日益精明恂恂拊摩
薰然慈仁時濟以猛宿姦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
正廉介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德如公宜百
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嘆相聞矧在僚
吏若何爲情卮酒未酌悲涕先傾

又路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輿兮往迎公之去兮丹旆慘
千里兮相弔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哀多欲攀轅兮
執紼變歎謠兮悲歌嗟若人兮宜久蹇何爲兮中壽巷
哭兮失聲紛雨淚兮如溜設祖祭兮道周奠單杯兮泣
柩瞻望兮弗及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峴碑尚千載兮不
朽

祭薛寺正 季宜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
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

根六經而貫百氏聞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膠
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
言皆絕人意表橫鶩別駉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貫之
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真所謂不
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
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
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
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
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
矣尙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
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
使君而已耶

又辭壘

鑰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
莫預執紼英爽如生諒歆非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尙
行所知毋羞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

祭鄭龍圖 伯熊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

澄而不見其涯淡性質玉粹而不勞于琢磨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軌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于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于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為至和者也外庸既積物望深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慈忽兩楹之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街哀而辭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為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耆時搢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酌葬不得執紼以送馳非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 頌議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人庶幾于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也學窮本源行有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事機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

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為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觀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為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為矣臥家優游尚足以矜式于一世何疾困之宿昔而逝嗟此數年凋喪善類天平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某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尚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斯文是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

祭呂寺丞 壯之

嗚呼澤甫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鎮浮長才辦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日著聲績分符闡風再登上國入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袞袞濟以亮直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黑往古來今可驗可素上意響合動容歎息曰卿母行其在予側俾丞外府始有朝蹟雁序橫飛家聲赫奕行且用矣何喪

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迨入脩門已見病色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之朝未疾俄得徑走君家已云易簣嗚呼天與以才而壽之裔秘此絕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岷峨西來萬里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紀甚力庶幾孤發同此休戚論定交雖晚義深匍匐遇哀一動涕淚如激

祭從舅汪剛定大辨

嗚呼惟舅甥之間兮固曰至親粵我之于諸舅兮有異于他人蓋生長外家兮非一朝一夕之積公亦依于伯父兮自齟齬而爲羣飛黃著鞭兮媿駑馬之弗進一日千里兮恨奔逸之絕塵無詩不酬兮無樽酒之弗與琢磨至切兮亦游焉息焉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兮我亦繼薦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兮相與賜第于楓宸情好益篤兮幾類于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卑尊仕于百僚之底兮氣出萬夫之上小試以事兮無不闕于細鉅之聞達此百惟兮凡三仕而三已鼻間栩栩兮眇軒冕于浮雲不負臨賀兮反貽怒于柄臣引經誼律

兮又以激僚友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于當世沈酣經籍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于朝兮可以使藜藿之不採居于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問兮惟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于君忽奇禍之作兮真出于意表曾一指之傷兮害右肱之屈伸驚一世之英兮奄益棺而事已紛孤發之叫號兮何蒼蒼之不仁嗚呼塵裁至高兮不以我爲不足語詞章之雄兮若謂我其可以與于斯文顧憂患之沈迷兮荷撫憐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像兮何精神之逼真念一息之千古兮不知淚涕之沾襟翻飛旆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章兮尚何問于穹旻

又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偏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上庠徑挹簪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強若遺天之鶴知已在朝聲動魏闕當夷途之欲驟驚霜蹄之屢蹶浮湛里閭中不自屈方且橫鶩藝苑深探理窟冀此生之有用恥修名之泯沒難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寡然揆之公言顧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況復類廣頤

張生有奇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塋壤劇剗何奇疾之遽嬰禍乃生于所忽迨親友之及知則已蓋棺而竟歿矣嗚呼今而後里有疑謀孰爲之析理于茫昧事有難辨孰爲之應變于倉猝此士友之所痛而以福善禍淫欲歸之于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夫將安施孤嫠一慟行道傷割某等義篤金蘭契連瓜葛悲埋璧于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尚能聞此言于髮歸矣乎

祭姜總管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戚閭積習富貴遭時多難乃能奮身自喜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緣治絲之勞解繩之亂投以劇繁談笑立辦結交老蒼衆口爭薦中外筦權所至增衍郡國韜鈴足富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退休雍容閒良爲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卷蘭玉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閣賓贊萬公寄客如公者鮮壽幾八帙鄉閭歆羨胡爲沈疴奄如露電嗚呼中原戰氛陸沈赤縣開元舊事于今幾見承平王孫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嗟某等里社從遊交情戀

戀歲月侵尋驚此物變曰梅曰爾曰俎曰饌矢哀以文有淚如澗

祭劉宜人 王台州母

猗歟夫人婉嫺靜專生自名族嬪于太原夫人之夫學行推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壯歲騰騫高牙大蘇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子三遷綵衣斑爛孫曾滿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五福兼備富貴俱全丹丘赤城版輿輕軒壺彝婦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人愈厚奉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真醇得全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蛻蟬壽開九帙尚何憾焉某等託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茲有年慈容如生望之退然設奠矢哀涕泗潺湲

祭史宜人 太傅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其姜之守古稱五福其一曰壽夫八尤盛年帙開九惟我魏公視姊如母唐楊慎於兄弟友愛事姊如母躬率四弟備極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慶事方隆疾已在膝進粥燎鬢醫禮趨走夜半訃聞悲哽心疚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

培乘龍芝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_某等出入相門
于茲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卮酒

祭族兄心上人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叔季仍
居奉川既富且庶後乃日賸人物彫零賴有遠源天乎
不淑朝露溘先壽難已穹情不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
竊使其起家必收青氈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
直與比肩曰律口教又參枯禪說祖正令室中機緣通
貫一理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舞言記事細大
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聲價愈喧世晚寢
薄空門亦然耕而鹵莽乃芸人田耳剽塗說妄夸真詮
行有說空誑欺人天惟師高蹈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
墜諸淵先君愛重挽之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倅
丹丘來游萬年欲與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
猿踏遍勝境徑歸海壖孤雲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
望之若仙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納遂以終焉我
媿晚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名節器業俾其
勉旃我恐不稱服膺拳拳師乘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

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槩以贊遺編老益三爵淚下迸泉

祭謝雲臺_侯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
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歸然見謂老成文如
綺錯辯欲河傾誘掖後進糾合宗盟高懷翮麟不以事
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
來爲郡丞闕決之餘名流合并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
諾不侵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
盡誠去秋末宦寄徑赤城衝熱遠臨握手通情黃山密
邇詩筒屢賡自言多病懶入帝京慨然奉祠欲爲此行
翼幕府之神助望前輩之典刑喜而不寐日聽先聲苟
孤縱之未次當倒屣以逢迎訃音忽聞心折魂驚痛斯
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覽翰墨以猶濕乃遽隔于幽
冥亟馳非奠以寫中局望東山以興哀尚髣髴其來聽

祭周通判_{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于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
符君方憂居間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爲之躊躇
劇論世故發蒙稔懇再仕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

盡銷銖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規樞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渥然自爨求方于余謂當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銜不祛曾是半刺僅得緋魚近傳短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尚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自悟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情驚愴欷歔對客三誦淚與之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哀以詞奠之生芻

祭陸提刑沈

陸氏家聲源流雲間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徙鄞及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侍公尤秀出三薦清臺漫登臚仕益展長才荆門擁麾課最上徹孝宗一見畀以華節斂散得宜流殍再生就陞憲車刑期無刑大獄株連平反甚勇煩言俄興公不爲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師辨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成生計楚楚里社相從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川奄安有時來致非奠矢哀以詞有淚如澗

祭趙安國鎮

惟君孝于奉親友于羣弟自信淳直澹乎世味心計有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卒歲足以自適忽焉已矣天乎莫測青山滿門寒梅滿坡公則云亡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嗟惜舉觴一酌涕淚霑臚

祭張梅州祖顯

嗚呼刺史爲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爲貴苟仕宦之平進率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爲之何于君而獨不以畀公之才足以辨劇其嚴足以戢吏折獄則敏于片言理財則優于心計謹于奉法銳于立事此真良二千石之選也而屢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宰能游政聲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旣而數奇三仕三已往倅番禺薦牘交至就乘一麾謂自此升矣而遽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真之于烟瘴之地是果有司之者耶豈造物小兒之見戲也嗚呼踰嶺來歸川陸迢遞一家孛然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社之深契公之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以爲酌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善悉

公生于荆南長于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于杭而葬于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屢見而莫從容于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公之喪于啓霞嗚呼是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有稱旣敏而明受知孝皇擢寘列卿謂宜持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芻江右轉餉帝城文母上賓因山爲陵公方力疾辦護訖成跬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寢革大命以傾天子震悼親黨嘆驚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生幾如旦晝知吾身之不可以久生也謝醫卻藥湛然中扁爵祿在前不復入于心恩愛至重不以關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則公之自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爲而哭失聲耶鑰投分素深濟年爲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橫也

祭舒簽判宛通判

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元英旣已玉折于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質之鼎立而乃相隨于九原耶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凜然止或尼之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

日剖滯訟自以不寃五溪啊蠻動輿戈鋌匹馬深入且諭且鑄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驚嘆咏歌四傳通籍金閨將宦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沈綿祠祿甫頒朝露遽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于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于事如燭照而數計季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于公堂而惟兄之愬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沈淪嗚呼天之于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于用不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能均耶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繫誰是道悲夫傷哉靈輻有行雙旌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情上爲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爲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也

祭從兄少微縣丞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爲五家同出一門歲久凋零僅有十人兄爲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早登成均謂收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預搢紳數年之間爲尉爲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女嫁男婚庶可佚老而疾已成抱疴視蔭傷哉沈淪諸父盛時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兩家子弟情誼尤親讀書從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幽明遽隔孤嫠惻惻葬從其先遠日數旬酌奠送行涕淚霑巾

祭李府君奉化知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脩梁鶴空霜筠茂樾居者何人如湖之情有隱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爲儒桑世上舍之孫香彎之弟仰屋著書其書滿家不偶于世鄉閭之華鸞鶴精神方曠華髮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絕韋編究極微言身則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疾困之無不傷駭原始反終旦暮死生書種有繼何戀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窳窳有期來奠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耕田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姻好素世生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得之于天加以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篇鴻慶孫公一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報以長箋二文照映至今流傳盍登青雲操筆如椽命胡數奇場屋迨邇年及半百始沾賞延所至文鳴筆力翩翩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體詞妥意全間見層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清修一室罄懸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司耕田亨途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媿在盧前極口贊揚未嘗舍旃喜兄欲達而乃忽焉總帷咫尺欲酌無緣亟遣兒曹往陳豆籩矢哀以詞歷歷究宣言不盡意老淚如川

攻媿集卷八十四

宋樓鑰撰

祭文

祭叔父郴州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矯矯三兄雍熙同軌歲星一周淪謝相繼鴈序彫零門戶亦替相與為命二人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千里晚食祠祿俱還桑梓築室比隣為終焉計弟室先成如跛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邇有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燕喜弟抱微疴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疊疊盈紙猶子來調得官辟水弟雖臥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瘁醫禱百端竟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邊壘精明絕人所至可紀莅官行法治家處己內外斬斬無小不治謂宜進用以繼先世天乎不淑遽已亡矣吾之子祿聊復爾耳為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別不甚為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哀淚如洗使吾

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舍爾他時賦歸浮湛間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隧向風長號不知有生之為美旨酒嘉穀遺子以祭情傷不文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手足之義

祭安康郡俞夫人壽參議母代工部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壺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惟孫斑衣盈門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簪笏相映家慶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百年日月云吉將禱九原某等相與有連事契不薄哀以送之奠此清酌

祭伯母馮恭人同兄弟

巨族之胄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如賓捧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無虧秩秩子舍既既孫枝撫循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十年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親戚團圞情話嬉嬉何意中途一疾寢危繼以訃聞舉宗傷悲靈輦西旋郊迎奔馳不覲溫顏徒瞻靈旂涕洒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窳窳有期嘉穀在俎旨酒在卮情寓于文靈其聽之

祭王樞密剛中
代仲舅

倚歎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百家藝
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躡出陳治安為天下甲道山
我巍金門岌峩鳳掖優處螭螭獨攝大哉王言與典謨
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帝曰汝諧往即功業蜀道之難
捫參仰脅尊為忠臣叱馭不懾朝無顧憂威動邊堞奉
祠以歸高臥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歎邊塵忽驚騎壻
四匝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還承明再入首定國
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膽越見肩曉臣主相遇神會氣合
樽俎折衝醜虜震讐智略縱橫關機開闔王師增氣一
月三捷侵疆復歸信使響答遂登西府以贊調變人皆
謂公行矣爰立大廈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燁
燧天何不慙變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咽天子震悼
為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無及存歿哀榮贈賻雜沓鑰
列官于朝莫拜馬鬣靈輿啓途丹旆帖帖哀以送之千
載一訣

祭鄭衡州若容
代仲舅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詞高吐鳳妙年馳聲出

冠鄉貢吾州多賢不利首送惟公開荒徑挹晁董吏事
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飛鞚讒口含沙巧發奇
中退墜諸淵公不為動天定勝人復為時用惟公之文
盍儀禁從清廟作歌追配雅頌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
然漫仕無所修綜閉閣卻掃胸次空洞至寶橫棄稱屈
彌眾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祖公喪為之一慟

祭趙路鈐不枯
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內艱危奮
忠脫身騎壻卒歸行闕官以浸大來歸四明踰四十載
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從游今為前輩樽酒相過雍
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
遺老猶使人識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
改郊廟侍祠峩峩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
遽至危殆嗚呼安聞一堂真率高會忽焉陳迹樂不可
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尚英靈之如在也

祭徐少卿子實
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骨相奇龐德量汪汪和而知介圓而能方早繼家
聲明智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左符乃奏明光

留屯之策結知壽皇委寄日隆寵賚相望富貴逼人進
用未哭賦歸十年林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稱循良持節
踰嶠溢按南邦云胡不淑季子天傷情鍾弗堪公亦云
亡歸途千里兩旄飛揚行道賈涕而況州鄉某等從游
日望歸解茲登公門總帷在堂遺像如生莫此一鵬相
向失聲尚其來享

祭趙恭人

王滌州之室。代仲舅同鄉人。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賢哉夫
人獨異輩流天予淑質婉嫵和柔不虐不妬不枝不求
事姑以孝與物以周舉無間言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
高春秋胡爲累年心熏百憂使君旣亡二子不留馴致
末疾遂不可瘳某等辱在親黨具聆芳猷設奠一哀非
爲賸羞尚爾後人壹粹是收

祭袁通判

章。代仲舅同鄉人。

嗚呼惟袁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于鄉閭
惟吾叔平尤爲耆儒少鳴膠庠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
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
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者惟公

衆之而有餘詩登八帙蟠鬚鬚出則舍車而徒字則
蠅頭細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疎勞謙終吉矢死弗
渝進不聞呂父之卜獵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不及子
二孫蚤孤養不至于列鼎仕不過于題輿人或不堪其
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沈疴來侵水已浮膺天不憖遺
奄歸泉途識與不識聞者歎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
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凡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
酒奠今日一束之芻欲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
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

代王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淡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
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僞少而篤學寢食不置
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旣備于色養又及
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旣盡于輔贊又罄
啓沃之忠以順于外敵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
使者召從幕府張旆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
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
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渝東山之志潭潭之居

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為
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咏遇客則醉
其確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醞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
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卻猶當出侯藩
方便萬物為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刑于善
類天不憖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其公之謂乎 某等先祖諸父俱託夙契來官異縣獲拜
簪履憐其孤焚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噓枯吹生
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
乎尚歆此蘋蘩之意

祭王令人 代陳開學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川叔父之外
他無期功之親族猶未大也迺歲在丙戌余得庶子是
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趙氏迨今十有九年夫
人無恙時屢以為言謂趙氏有子可以歸矣庚子之秋
既哭子畢因念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疎滋有意請
于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
不得逮事于生前豈應更緩于今日二子挈芾扶靈輿

以東卒哭在通且將卜葬以十二月戊午之吉命子歸
伏喪次使執喪如禮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
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無忘趙氏撫育之恩夫
人有知尚臨此言嗚呼尚忍言之

祭劉宜人 代陳開學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淳直夫人之福康寧戢穀相夫而
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無一事之遺家
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無枝葉聞
者意消母儀婦則真可以表儀于閭閻蓋八十四年處
之如一朝晚歲尤盛賢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邇千
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
珠履歡謠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內外靈
傷幾為罷市夫人之身固無憾矣他人為婿猶曰半子
我婿王氏維子是似撫愛之辱今踰三紀室人云亡神
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掖欲歸無計喪不
得摩其棺而一櫛葬不得臨其穴而盡禮敬狀行事不
敢溢美雖已大書特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
媿也二甥東歸致奠甚非東望長號靈其歆止

祭王參政之望。代曾吏部。

惟公百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閱深自得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絕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賢侯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堧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卻敵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于君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為首者豈公之謂耶其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頽千丈松崩間者為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于甘棠之下亟造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尙當力追公于步趨之餘庶乎不為九京之媿也

祭劉衡州朔。代曾吏部。

嗚呼天之生賢其膏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之和不

為不靳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命伯牛之疾顏淵之天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器業有如公者儻焉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太忍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稟當今人才在第一品處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上可使藜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兩宮一鳴萬口皆噤風節日新利害益審激貪立懦論議屢挺不事孫劉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小試兩州皆足以追獎黃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病正路坦坦孤蹤凜凜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王佐之才百不一騁而遂至于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溫清定省鶴髮在堂公必不眠公之友愛不見畦町十年相望俱負重名于時忽相從于九原此尤薦紳章布之所悲哽也其慕公高風歲月良遠假守東嘉方視公以為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撫字之政訃音一聞哀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要當為天下惜爾何止于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十朋。代曾吏部。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

事仲舒買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
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公為主盟事失其平公
為權衡一有抑揚人為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
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為之隕
星某昔拜公屣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
郡紱是紫設祭道周醇公之靈精爽凜然尚其顧歎

又代莫守

嗚呼某之于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寮青
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
茲焉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
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
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未敢失
隆視焉如生庶幾無愧欲酌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
泫然出涕

祭薛寺正代會吏部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
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
于千載之絕學建功名于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

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
歸里居固當服高風于踐履之舊聽宏論于警欬之餘
方將日親直諫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
于幾日驚死生之頓殊萬哀情于短章灑淚于生芻
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倘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祭鄭司法同官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之一第
晚歷曹掾而不能脫七階之選途欲試無所有銜不祛
旁觀者為之歎息而君處之則裕如也方其醴酒劇談
裁燭賦詩精神爽拔不見衰相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孰
謂夫江風圓薄得疾膚腠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矐睪
然強忽笑語凜如對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于畫圖
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為哀挽之歌清飲之樽今而酌
祖奠之芻德升尚能飲而聽之否淚盡詞殫空相與望
君子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
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戶儆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曠不得施晚

而君生謂異吾宗教之以經韶黻秀發書無不讀中童子科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鹽朝藿乃登上第乃瞻龍飛得官戶曹千里跬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孝友天成收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于文暨臺不倦自公之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義勇于敢爲親舊有急匍匐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廢于中道哉我聞山靈舉何歸歸旒翩然云胡不悲惟我同寮周旋最久非冀薦誠疚心疾首

又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卑也天畀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嗇其壽使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遽成九原人皆悼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名居以爲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畫圖宛宛乎君之芝眉也炎天赫曦道阻且長丹旒翩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暑行之無恙猶可以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向風長號不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

禮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綺之麗來宰寧川政尙平易恂悞無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束擔歸計奇疾困之一旦長逝囊無襲衣室有孤累吏民興哀幾于罷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不得自致君其歸乎望望揮涕

祭陳安人

詹事長翰女兄旌表門閭○同守倅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孝友累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面割耳務夫人視之婦道與稽夫人之姑年登期頤孝養既勤壽祉孔齊夫人之弟名德峩巍同氣是似爲家門楣月評升聞寵光陸離旌表高門彤史有輝某茲叨假守欽歎壺羹思播清風以勵幽閨爰設菲奠來瞻總帷節孝有闕過者式之

祭劉天台

孝憲○同守倅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恂悞無華夙宵不倦平易近民民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賻贈加厚知君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享

祭周侍郎代侍

惟公性謙淵冲智略輻輳悃悃無華持心近厚趨事赴
功力瘁心坎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深入四蜀奔奏
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大計亨途方驟云何末疾遽
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及壽急義首公可以不朽信息
從班于公何有天其或者欲昌厥後某等為僚屬耳底
蘊未究忽拜總帷執不疾首乃陳斯殺乃酌斯酒矢哀
以文公乎知不

攻媿集卷八十五

宋 樓 鑰 撰

事略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
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
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歷中州縣立學學教縣庠者數
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
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
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
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
為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
生某某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眾尚書稷舒中丞竄
俞待制充袁知府穀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
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
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為墓銘豐公書丹
袁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為浙東提刑拜墓
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

室二兄及館鏘淑濛棟第二第六第八孫女皆先卒先君葬于奉化縣金鍾之原將以十二月丙申奉亡妣之喪合焉亡妣幼而敏悟五歲從外祖教授雄州歷歷能道河朔所見及邊上風物騎射之詳日在親側凡箋書往來皆能記其人之名字親庭或有遺忘問之如響將嫁外祖曰吾之紺珠往矣數歲已能作家書越國賢明口授詩語教以裁剪紉縫纂組之類不待習而工平正端整皆可爲法外祖爲王府贊讀敵犯京師事定攜家南京以歸亡妣及笄歛具遭亂散失餘又壞于漏舟不以爲懟也先君自少清介亡妣實爲合德事李氏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禮曉練世故謙抑遜順被服寒素內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亡妣愛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篋直與共之爲擇良配遂歸王公正己仕至太府卿與之偕老王公之父提舉時方宰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與爲結納之助偕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賢婦致謝再三時亡妣年纔二十有七祇此一節過人遠矣自爾同先君宦游內助廉平言不出閫或有觸怒必勸使從寬有所饋予必贊令從厚故廬旣碎于兵火

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多寓外家亡妣因得盡晨昏定省之敬二舅出仕參理家務上下歡服旣遂終養執喪盡禮自以不逮事舅姑歲時祭祀獨潔誠至必躬必親晚雖分命子婦猶臨視之先君乳母劉氏本中原人忠愛子孫亡妣待之甚厚卒老于家又以亡姑三人無後春秋皆預饗焉節序薦新未始少廢竣事飲福必欲家人俱集齟齬不遺暮年髮不勝冠或勸裹以烏紗則曰非所以爲禮也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于榮利素不蓄財有則緣手而盡不喜爲時世妝沖靚雅正無珠璣之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寇時僅以澗水進脫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不翅足矣篤于教子至質貸以供束脩諸子粗有成立或問何以爲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無嫡庶之間方授室時視家之有無以爲豐殺平心處之自無間言其遺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適者多誦北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爲婦親邊不是一家睦嫻存古訓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幼孤無依取而育之亡妣爲畢其婚嫁其他解

衣爲助者不能悉書也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秘方
歲營珍劑以爲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婿
陳公膏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聞有除目則爲女弟
贊喜遺賀惟恐後無分毫羨慕及欲然之意少卿忽下
世輕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親戚家聞從子
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爲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
喟曰心地乃爾耶先君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
兄又以毀卒亡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
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胸次豁然起居不改
其度人尤以爲難鑰守永嘉迎侍爲八十之慶暇時領
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顯黃甘以分略略無哀相鑰
亦仰體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駁久不
決跪以告曰朝夕且得嚴譴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
若先歸故里脫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
矣盡室爲之東下嗣歲復來時仕者間自引去同列或
謂鑰曰子有親老可明告于朝使子弟奉以歸非他人
比也鑰亦以告亡妣曰吾兩陷圍城中還鄉又脫寇厄
以是知死生真有定分在此則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

過徒亂人意鑰竦而承命不敢復請問者無不歎服鑰
白吏部尚書謀補外亡妣問之曰可去仰去母以祿位
爲累也旣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越國生二女一
子仲舅尚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子諱居
仁爲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一男二甥三學
士之誥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
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里之族姻孟春爲慶旣報之又
合樓氏年過七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別爲一席以侈其
盛仲春爲尚書慶酬酢稠疊迭爲重客季春又夫人生
朝也簫鼓之聲幾無虛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恩亡妣
授郡封尚書公進直學士郡太守致上命羊酒粟帛之
賜焜耀兩家先君在時固已祿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
未聞納婦及婿惟孫曾子女增四十有五人童叟滿前
愛撫惟均歡笑雜沓不以爲厭問安直領之而已晚歲
備福誠世所鮮儷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聞大藏經取
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
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
寒暑如一晝靜多觀大字未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

至尾而後已書傳過目如素所習諸史舉大端興亡之際賢否之著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記非出強勉二族文婚如宋陳然親連至多姓第之外姻姬宗派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焉及見宣和盛時暨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間能指其不然者後得夢華錄覽之曰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茶褐墨綠等服皆出塞外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歎習俗之變也太師史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敬數年間退舉壽則大資趙公郡侯洎倅貳而下俱集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鑰蚩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扶板輿每顧笑以爲樂客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見問勞周悉旁及其近視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咸仰神明之未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爲依經馬之劇或至夜分不倦去年方覺頓弱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目明如舊論比蒙恩與郡以九十者家不從政力辭亡妣以爲然疾既革元日猶自力危坐以待賀者鑰痛念嚴州兄祥不及後弟恩以奏從子藻歲首受命亡妣猶能以

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面西側臥時若微嘔三日不動以至屬續殆善業之報也仁慈薰然待妾媵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扑而自馴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闔巷匹婦有來者一以恩意接之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已而大資率鄉之士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黃公郡縣官及鄉校正錄而下各來致祭多有哀辭以形容盛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上壽全福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況自父兄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爲命年彌高懼彌甚不敢一日輕去膝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逆以至于此尚何以生爲哉方忍死以喪大事追惟吾母淑賢懿範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粹曲盡人情而動依大義非惟閭閻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鑰自省事以來親見實行崗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痛孺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苦塊肝膽潰裂魂魄紛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窵宥有時未敢求銘于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亡妣之稱效后山陳公先夫

人行狀之體敬刊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哀哉餘生無母可事長號擗踊冀相尋于九原之下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鑰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翁氏贈永嘉郡夫人

祖异故任徵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妣馮氏贈秦國夫人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母汪氏封恭人先兄諱錫字予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居于鄞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出于東陽不知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世先生以古學教授鄉校凡三十二年擢第起家金紫少師皆以伯仲踵世科後來者又繼之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部郎有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爲墓銘生九子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學迥出流輩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鑒裁甚精兄一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平

江毋氏攜伯氏繼往兄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爾舉業之餘幹蠱尤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智力所不給兄爲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劓易必舉故雖未冠而中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于世矣先公久欲問舍而無其貲兄承親意竭力圖之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兄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緩耶入城謀度日以就緒落成奉二親定居而後待行蓋一力任事米鹽靡密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二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元中銓授右迪功郎秀州司戶參軍先公赴處州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雖初鳴侍左右至受謁聽訟則俟于屏內公退候伺顏色承命惟謹書尺之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累先公之心故先公專意郡政無有內顧既赴戶掾太守徐公巖曾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情甚守方委兄協濟俄有旨使錄事專典獄漕使呂公正已行邵部民有訴獄冤者以詰糾曹喙不能答兄前曰茲事甚明是時新制未行錫預聞之因引姓名歲月與事之

始末辯數明暢四座屬耳目公歎曰作吏不當爾耶顧吏一依兒所言糾曹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訴于朝且自言久掌軍用列校貨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以滅口脫身而來後必有迫者出此門則不得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郡置獄盡繫所訴者欲遣理官以往今丞相梁公方參大政慮搖軍心請敕漕臣擇州縣清強官許以理寺推獄行時胡公昉新爲東漕與呂公合詞薦兒呂言秀州事胡曰自淮南易節以來密訪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檄兒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兒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意錫試吏未半歲豈應預此二公不許曰陞署不可入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敝日以待子之來也請械軍校以自隨途中時與之語鉤得其情比至析楊滿庭所繫有官橫行者兒以所訴貨錢之日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已償矣各以左券來有須會問于軍者頌繫一二餘即日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之妄明甚察爾之情欲逃死耳上聞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卽吐實尚全爾生其人頓首感服一箠不用僅三日而竣事大理吏踞請

日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有悔兒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爲我行文書他日有責我當任之既出尙書蔡公洸爲守握兒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爲之震動非君來某亦無所逃責然尚疑兒年少氣銳或有疎略因爲備言之暗曰弗可及已歸塗比文案該敘詳密老獄吏所不能爲二漕聞兄及門大驚既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士不謬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大喜過望涉筆書名卽攜兄詣丞相府先入白相唯唯問安在自賓吧徑以便服謁見色尙不怡曰折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者乎二漕相目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行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囚辭數百言視首辭筆跡不少異又無一字措改注乙者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人翌日與梁公奏聞上爲之嘉嘆因共薦兒謂如此等人不應使沈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吏行巨竈既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慰子特不欲使子捨祿而遲次也既就職潤色成法隨請于上積弊寢銷在法議訶出入得其過失者賞有差故雖名同事

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曰吾儕爲國主藏任責匪輕各謹攸司錫亦不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集南庫闕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資貨品日至繁而位置紛糅躬督帑吏彙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而總其凡于籍標識粲然未幾上忽遣中使臨視兄執籍取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卽取屋角敝綰將封以歸奏官吏失色兄徐曰是非軍衣所需蓋哀以備賜花等用數實若干籍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尚書張公津曰某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微君吾其殆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場會子庫關陞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服勤其中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定不得搖手曰造萬紙無不精好一日謁丞相曾公有同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僚顧見兄踉蹌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謁白相君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度必復于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他日恐難逮集况作僞者他皆可爲惟賈百例不能亂真故多敗此曹無聊若冒爲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

丞相曰子不謀身而遠慮及此卽白于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爲真職最清簡靖共自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索以兄爲可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舉鎮江獄事贊之且奏曰是時虞某卽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知之尚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上曰朕猶記向時事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卽時方修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旨揮五千餘項立條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行法兄夙夜疚心筆削損益多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首誦主上孝儉之德上曰朕之卽位卿預觀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朝列冬至正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上顧而笑再奏請明詔有司議立科曰凡是則是倣有一于此者令郡國察舉以聞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厲天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賊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出于審斷修定新書止緣頒降尚遲州縣無所依據胥吏因得爲姦反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積有陳請自

編別款仍下諸道且用舊法理斷免致因循待報遷太
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
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
既無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戶舊與免科聖
朝優恤之恩反爲豪戶欺隱之地土焉者財力豐裕與
吏爲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戶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
砧基多至百本御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
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戶
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爲下戶者實
富室也真是貧乏十無二三若仍舊實不爲更張則必
盡歸五等之籍無復可敷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
于下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爲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
爲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和買敷身丁而和買
之數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敷和買而身丁之免則甚
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
丁爲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敷之患若有丁無產之民則
又可以全免而爲太平之氓矣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
陳利害甚明朕卽爲差漕臣與郡守同共措置又論左

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
免此等既非正支止是私置文記遇出卽注纔入卽銷
雖有據憑終難檢柅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無姦
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
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攷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
卽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宜諭宰執天語甚寵兄前後再
對所陳九事皆蒙容獎今錄其施行于時與其最著者
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固所當謹
兄尤恪意從事謂天獄追逮非他處比一夫所向閭里
驚搖每見吏牘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鄉長而
行之既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
之或先有案卷者豫審事節一問卽得故囚之宿于獄
者甚寡拷掠尤稀閱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爲隱隱
者僅施十數囚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
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爲戒適有大獄
三數皆曖昧翻覆最爲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
爲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鬪訟例送寺中是
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愈深士大夫則

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爲初官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熟見兄官業成謂未之見也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更旱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遭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寮屬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掾筦庫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于道日不暇給兄曰郡尚可爲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既已肅然然後使來受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與夫當蠲而未蠲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朝暮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蠲者落筆掃盡其他或爲之倚闕或爲之分限其應輸者皆指期至郡倅貳以下爭以爲不可兄不爲變邑無官吏之擾又罷無名之斂期會寬而信欣然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歷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宰欲有所言親題歷上不時往還吏不得預聞其間脈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察上下安便及期無一金之負寮吏盡服郡始少穩矣木檝出于歛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此以濟比歲苛取

商賈不通兄爲之簡節疎目按舊額而寡取之會計甫畢牙僧一爲保識卽縱之順流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者益衆以故三閱月而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倍征也版曹漕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悉又隨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彰民訟多据案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舉手加額稱誦神明者相屬也外邑番訴間取其甚者自處之必窮其情狀而抑彊扶弱不爲已甚有訴夷衣囊于津亭者期以備時必獲已而果然學校頽圯所未暇及兄爲之區處表裏一新像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論從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爲先務近城木場苦于潦水築埭則善價插籬則易壞或以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爲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事馭吏接物廚傳寶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然愁歎之聲化爲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求直于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慈父設

祭于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戶部侍郎曾公逮當今史師謂人曰試郡而辦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爲政平靜百廢具舉雖老于治民者未易過也既歸追慕摧割不可解于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未遠也閏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子男三人淩淩深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操錄兄行事以告于綸與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向忍言哉子之所不知者吾爲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容物或學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兀傲矜敏而怠惰察以爲明嚴而近刻爲己而嗜進計利以自豐者間有未免惟兄器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之觸傍觀爲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所關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無暇日而學問不倦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清臺卒困于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真行俱

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競作篆心顧好之下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榜流傳甚多晚更斂制稍尋斯冰之體近方攷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鍾鼎遺文從韻疇分欲爲一書竟不就餞別慶賀間爲詩詞皆清新切當歷例坐人此其見于外者至涵養饜飫增益德性委運自適則又其所安也和氣薰然無貴賤長少與之盡禮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或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習中之欲言者爲之致曲不翅己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爲不可學遇有不可亦必曲爲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爲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船居旅次客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橫出人取以爲法終日矻矻有古人運甓之志每曰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不足以立身矣人之情僞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舍垢匿瑕如弗聞者動有規獲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率歸于恕徊翔堯庫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之門昔

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爲近之心計有餘使
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疎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
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虛
日間遇士子就試親賓空集兄豫爲館穀之計帷帳器
用咸備手行觴豆彌月無倦色少閒又問勞其乏絕商
摧文義人人自以爲親己婦家寢寢輟衣食之資以助
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爲之存歿無憾再從弟鏞幼
孤求師在所兄曰是吾叔父之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
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
又爲謀資身之策溫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
厚善乙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
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爲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
熟觀之曰是未必勝于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張爽然
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旣在選謂所親曰吾嚮一第益友
之賜也其于故舊類此嗚呼在私門爲亢宗之子在公
家爲有用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況復容
貌頗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爲時聞人而止于
此是可痛也故斂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素樸皆相

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
今弔者尚未絕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凡抗志闕遠紹興
和買之請旣行郡民間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
來惠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令候
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蠲
減殯宮及寺觀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兄之言兄
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言之而無及矣兄之
齋志于地下何止此哉嗚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
丹丘星馳護喪治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鏗之生先
公以多男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澡之
居喪鏗實同力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每與
鏞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鏞自度才具
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以佐其傍處家從宦
更爲勉勵欲寡其過以毋貽親憂官救局丞外府適相
後先連簷以居並轡以趨非敢以爲榮父母俱存兄弟
無故誠人問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
又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雙親西上
鄉曲艷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大合樂以送

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爲郡之勞而使家人女子極奉親之歡躬調旨甘又聞以政事施設具言于庭闈以請益甚適也不幸天禍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口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乎哀哉游宦許久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秩纔四年而得郡紱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爲哉竟何爲哉今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數不可逃耶世言陰德隱行有益壽之理未問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平允之心嚴陵一時臨民循良之效亦宜得祐于神明而大禍之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曉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門戶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綸何以堪之嗚呼不可活矣與澡等忍死以圖寇宄之事又雪涕以書此或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繁乎綸泣曰吾兄之亡斷吾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顯于用特書屢書猶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服文乎哉乃長號投澡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五

攻媿集卷八十六

宋樓綸撰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妣李氏封淑人贈商國夫人

祖令諱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妣劉氏封宜人贈齊國夫人

父子偁左朝請郎秘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諱安僖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狀

綸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繁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備真足以度越千古恭攷國史開國以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有如周王亦未嘗著民庸于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業寔顯各以所長自見爲世豪英代不乏人曾未有位極人臣出處繫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四朝寵光赫奕

以間平之賢躬曾閱之行出爲龔黃之政入有旦奭之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四十餘年間其惟崇憲靖王乎鑰四掌玉牒官攷福國公藝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爲秀州嘉興縣丞孝宗寔生于官舍安僖生不及進用歿有追封則盜之寵尋又築祠堂于行在所建園廟于埜域如濮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爲嘉興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第交游皆一時名公王在髫齡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侍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州應辦王傾橐以喪事一毫不取于公家十八年授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盜王周行境內以五家爲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不通王建議疏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

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帑廩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案前政王請寬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劾吏竄則亡失者不可復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爲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爭之守是獄掾觀望者隨靡王辯愈力後加詳讞罪止流役戚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敞檄郡爲存夜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既周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已具役民恐不及事又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可立辦也方旣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饒勤甫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孝宗自普安郡王爲皇子封建王是冬以舉主循從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爲魚矣細民多以鷓鴣抵罪王深念之諭巡尉使嚴議暹獲鹽則歸

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爲之哀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
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敵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
不絕驚譌訥訥王命邀郵筒于遠知密受以入民始晏
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麇至分處寺觀發廩振救多
所全活眞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囊齋巨萬吏請沒入
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爲利乎爲具棺斂屬其徒
護喪以歸明年戎酋致謝曰吾國貴近亡沒尙籍其家
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來者且言
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屠繪王像以祈壽島
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
六月以獲海寇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
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寤湖豪右侵築民
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有
茅砧碛與慈谿接眇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澗水則
以慈谿爲整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
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
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旣遭內艱擗踊攀號絕而復蘇
溢米不入于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而色深墨哀動行

路四方聘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辭之五年
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學宮頽敝大出
帑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齋舍
門廡爲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禮勸之
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閑以規矩與生員同後多
修飾取科級者于是相與立生祠于東序制司水軍舊
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移定海軍于平江之許浦王
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撤備移制司軍以實之
增葺舊營度客萬龍又造鎧甲器械甚備聖書褒焉歸
正揀汰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爲度地城隅爲屋數十楹
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
本欲直犯吾境或譌傳連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
戰艦嚴閱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覘之得要領以
歸遂寬東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明張甚王以方
略授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順
禍福遂降羅拜于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爲卻兵衛壽威
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進其黨詰之其脅
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罪不可貸且恐其他則屬

去王曰既懷來之反其鋒以爲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以佚罰爲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爲難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爲一也明感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爲裨將自是賊之巢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歲饑糴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糴以幸災治之則益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于浙西閉糴者計窮爭先出糴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大平饑而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尚中和寬猛相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衆人樂爲用兩造在庭必据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抵于罪率從末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耶人與錢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于籍後犯決不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日節用愛人不易之道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

若量入爲出以求裕乎不飾廚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盡歸公帑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敵不及民以郡之西湖爲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于側刻採捕之禁待遇賓客不爲豪侈而尊祖風流恩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也自以久去松楸屢求閒退雖優詔狎至而歸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貴賤壹釋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二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九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孝宗天顏感動清問款密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朝于德壽宮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至禮成加少保封榮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充郊祀別廟亞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于素幄龍輅啓塗事大體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六月加少傅八月充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興元年三月詔入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于安禧祠堂之側

屢欲奉孝宗幸祠第王力辭憲聖慈烈皇后賜水月園
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又有堂曰慶遠圃曰
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
伯孝宗光宗皆同中閣屢嘗臨幸光賁林壑詔益其地
並湖爲複閣有司旣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
每侍清燕之間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
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洽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
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
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
宴于北宮之靜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簫鼓之聲不絕斯
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爲之惕然是夕不
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
意所爲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兢業如此雖堯舜無
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于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
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大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
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慮以平恕屬以
廉恥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
立宗學月書季放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祿以助贖

給又以減宮廟員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
識者寤之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大宗正事七月主
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詔加兩
鎮于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永阜陵殯宮禮儀
使慶元元年以復土拜中書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答
曰遜避莫回勉從所請可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
名嘉泰改元賜第爲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
二年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子孫扶掖命有司復營
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計聞上震
悼輟視朝三日贈贈加厚賜棺含以蟬冠朝服斂遣內
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
設祭之文甚寵曰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
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
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召繇外藩賜第于京
迺分茅社于彼榮陽赤旂金節絢爛綬章文考念功曰
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師維垣袞衣煌煌爰暨
沖人應龍初翔宜力百爲調娛多方予嘉乃勲臚句不
名紫微是令遜避勿違貴極愈謙年盡益莊踰七望八

熾昌壽臧子侍孫攜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強謂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邇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死哀榮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絨辭往奠寄哀一觴又遣太常博士錢易直等轍祭于都門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齎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邦典命使以行遙致奠俾以賁泉局爰以量幣清酌齊牲菜盛庶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烏程縣承新鄉成山之原王妻安德帝姬之女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駙馬都尉邦光寔徽宗皇帝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夙有懿範媿德娠賢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襄奉哀毀而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諡恭榮次師揆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園今次師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稷蚤亡次師尚深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舉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

通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事師岳師彌師貢俱得旨除直秘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適故朝議大夫直秘閣知衢州軍州事鄭嗣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督文字張似績次新安郡主適朝奉郎直秘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二十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議郎新權發遣黃州軍州事希遠通判衢州軍州事希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衢州軍州事希不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顏故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郎特差行在點檢贈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議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主奉秀安僖王祠事希忼右千牛衛將軍希訥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權充秀安僖王園令希澄忠翊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希榮承事郎新差監臨安府糧料院希謏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出忠翊郎希忭成忠郎希復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除五人未賜名

補官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范莘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吳璞次適從仕郎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林燮次適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韓杞次適承節郎新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吳珙餘未行曾孫九人求賜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沈煜餘尚幼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爲真天人論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人夢彩仗傳呼導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鈞天之樂旣覺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霧滿室終日方散及爲安僖卜宅兆術哀走數百里惟烏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裴回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嬰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售今寢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舍夢有形狀猗異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詞問之則曰公他日當爲地主故巡護爾旣爲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憔悴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哀尋見所

召者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而道旁築葬壘鼎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耶悉爲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嶮呖久之瞑而不跌頃之語人曰適覺神遊帝所以閔雨告帝旣許我矣翌日膏雨如注闔境告足翰林學士洪公遺載于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固爲難言如王之交于神皆明白而又有驗于後故屬續之日起處如平時夜尙觀書甫二鼓始覺體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矣了無怛化殆仙去矣嗚呼王真天人也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年未嘗廢每日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據其旨而爲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爲之說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無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爲

之辭幾數百言王嘗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此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爲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多記詩詞筆端富麗蒸昂甚高皆其餘事居閒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允謹迎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恕服膺慈訓不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我之淺也終爲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申天天無疾言遠色侍側勝冠者衆童仆紛如也皆假之色辭第戒以謹守儒素下至臧獲未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節公子山間先屏騶闕及門下車趨就賓廡與興太守旦日拜表僅舉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爲之加禮總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其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爲眞率之集以勢位遠絕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禩用布浣濯紉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營事王公十

朋爲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尚窮事力意耶第必極輪奐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日久則令人走閭里服膺嬰孩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蓋用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論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預班級時得進拜眷撫有加焉王在朝端山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宮調虞密勿若不動聲色而外廷矚目倚王以爲重造却從容多有獻替一語不露于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此論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鑲拜中令三制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于官舍屏居海角不敢以姓名入脩門王賜之書且致酒餼之餼若施于敵己者銘于心不敢忘也王之計聞識不識皆有殄瘁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旣不及爲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下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論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蘊自是無由表見于外人但見其

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少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為一代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七

宋樓鑰撰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太師王公行

狀

曾祖本累贈太師魯國公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任承議郎累贈太師魏國公妣陳氏贈魏國夫

人

父師德故任宣義郎累贈太師楚國公妣時氏封魏國

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淮字季海年

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後徙金

華遂古名數八世為儒至魯公守道自晦始闢家塾延

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湘

潭縣是生四子次曰師心繼踵世科仕為吏部尚書終

顯謨閣學士其幼即楚公也侗儻有大志義風為鄉里

所敬故翰林學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于靖康元年六

月七日幼穎悟粹溫凝遠寡言正色顧瞻步趨率有舞
度力學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進士科調左迪
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振一見卽以公輔期之
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秩滿循左
從政郎蕭公帥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
公曰受蕭公深知故奉親爲萬里行詎爲利祿計耶既
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十七年
爲省試點檢試卷官知舉湯公鵬舉薦除樞密院編修
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爲
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九年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既入館
屏遠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亦入抵暮始歸一時名臣
汪公應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
重三十年再攷省試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舉臺察薦
公及史虞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月遷右正言首
論大臣矜勢以養尊小臣持祿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
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
臣勿假以權刑賞黜陟之柄一聽于上使號令無紛更
官吏無數易則其他將不革而自去上欣然嘉納公自

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無素望偶中
科目權臣引之要途致位公宰竊弄威權動循覆轍假
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旣罷政又論其植黨
營私懷諛迷國竟鑄其職又論大將劉寶之在鎮江私
殖貨財陰交權倖方命措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
言言之必盡時高宗更化之初興滯補弊公所言無非
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于上則法守明于下乃者用事
之臣持己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有送部勘當看詳措
置之類當處以無心總要聽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
是事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元降續降之別
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
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于本部成法卽無所礙變舊章
而惑觀聽有司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欲望明詔大臣令
各以成法來上盡去宿弊或依違遷就則坐以違制御
筆令三省六曹遵守此實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且將
大用三十一年正月轉左奉議郎四月丁楚國憂上聞
之惻然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亟有
金縢之賜隆興元年服除孝宗勵精政事妙選部使者

是冬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除科鹽之宿弊洗滯訟之冤枉治最上聞乾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賁難之說必欲致君子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外治之策尤詳上皆賞歎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體四月除秘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懇五月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幾皇孫降生申乞檢照典故有沮之者與外任三年閏七月轉左承議郎十二月起知江州四年奏事改建寧府仍舊職對祥曦殿陳擇將備器簡兵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關征賦籍權酷水旱義倉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莅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節儉爲先明年就遷轉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尼之公亦力辭而止始建谿用浮梁潦水則撤去行者告病公命以石爲之既去而橋成榜曰平政生爲立祠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邵上供銀悉施行之奏事畢上令一至東宮皇太子以師儒之重加以拜禮公子詳獻之際尤切哀矜直欲使無一人之獄又切戒豫借折帛之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

天申節上壽奏浙右水災欲令許浦水軍任疏鑿之役又言州郡任情或以輕罪編置失太宗奉法除姦之戒賜田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當行重祿盜販權貨配隸加詳上曰議論切當朕所簡注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九年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直學士院七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興以來上下相沿事干機速則先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舊制正救于未行使天下不見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事轉左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龍而援例轉兩官龍大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罷而猶除資政殿皆封還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體十二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依舊太子詹事二年知禮部貢舉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壽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樞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月以東宮講易徹章轉朝奉大夫四月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對

退不以語家人無得而傳焉閏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上謂卿存心至誠學有淵源及倚用之意且戒以推誠待遇將帥同濟國事有曰人臣須是徇公不當邀權古人有願公無權之說又嘗曰樞密每事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從容多暇又稱遇事無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四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馭眾無術幾致生變命龍雱體究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雱條奏亦有不然而者公奏雱謂其留心軍務但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其所長然謂辟子自用剋剝侵漁勢不可復留因薦可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茶寇真是有功行賞太濫卻須核實此皆大節目也其他應酬邊事如湖北之夷人占城之劫掠皆因事制宜隨卽帖息高宗慶壽奉上尊號爲冢寶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彥使回上怒金人無禮公奏天下爲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待之四月國史日歷書成轉朝做大夫八月授中大夫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盡公無私裨益爲多簽書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上又語之曰王某難得卿

宜同寅協恭佞人姚明敷已就禽而率逢原擅入多殺文州蕃部漸就安業而李昌祖誘殺降人公皆謂不足爲武徒傷好生之德上皆令體究責罰上言中宮躬儉誠信太子溫恭儉薄本朝后妃多賢朕自以爲幸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上曰然德行爲本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無遷令之患參知政事李公彥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而退卽作聖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舊人懷不自安始曰具事曰進呈退就殿廡批旨然後上馬今若再經審閱然後付外則事無過舉人無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擬仍注鄉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耶不敢以鄉曲故舊而廢苟曰非才亦不當以己私而庇之上曰善郊祀充儀仗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同行相事五年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

大中大夫樞密使公在右府憂邊思職約束諸軍擅差
白身人任職事揀汰筋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爲
合入差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撫存草羌山招到作
過人措置歸正添差員闕及冒名承代之弊安邊鄙以
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嗣李接之變淮
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
毫釐不差又嘗顧簽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
事至公遇事不曾放下卿宜協贊又曰向來大臣不知
兵所以用兵多無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憂錢
公亦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
不曾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歷書成轉通議大夫八月
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月明堂充禮儀使或請主兵
官置親軍者宰執謂主帥不可無此如韓世忠置背嵬
卒能成功上欲令三衙建康主帥相度開奏公獨曰若
令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虞外有尾
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輩當艱難日握兵于外置背嵬等
軍以募死士今無事而置此他軍必謂主帥自有私人
不肯爲用又請受賞給勢須如厚怨望日生萬一有警

使之擇勇敢出死力亦何不可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
慮卻顧如此真善謀者也嘗論立賢無方而或言閩人
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京蔡卞然曾公
亮蘇頌蔡襄陳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名臣亦有王欽
若丁謂輩顧人主所以用之如何爾上極以爲然七年
八月詔公今後垂拱殿及後殿奏事並免宣名賜宴隱
秀上曰朕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
等王樞使言平常寇賞格比北寇戰功減半議罰亦宜
如此朕釋然而悟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軍之將罪固
當戮聖恩溥博遂從寬宥臣何力之有十二月四朝正
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邑實封滿萬戶封信國公公執
政累年謹守成憲執內降之難行者張說之子薦以水
教溺士卒褫官封還敕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
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萬里公區處軍務率皆合
宜眷意益厚公歸美君上無一毫矜伐之色人望愈歸
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授光祿大夫封福國
公累月亢旱至是大雨霑足人心聞懼公奏事力辭上
曰卿直道自將知無不言朕所信用卿而不宜尚誰宜

者又曰卿等朕所倚信當盡言無憚公對曰有君如此苟爲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雄罷政朝中蜀士率有去意公曰若宰臣一出而引用之人相隨以去是激之使爲黨也皆以次進遷于是始按堵矣大拜之初好進者蟻附踰月無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競之秋若驟爾陞黜非惟有駭觀瞻尤非平日所喜也早勢旣廣力贊荒政起李椿于休致以次對帥長沙知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爲郡國之倡兩路出粟專濟邊郡歸正之闕食者借貸二麥種子戒飭檢視官司甚嚴孝宗遜選從臣皆出獨斷版曹闕貳俾公擇才因薦曾逮周嗣武皆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爲閩漕時侍御史李處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全久閒若不錄用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朝士有論朋黨始聞五鬼七傷之目者上以爲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爲示之以靜則無事矣金使魏正吉朝見執書未進公諭以禮而正吉却行欲退公卽奏請皇帝還宮降旨別日引令館伴議之次日卒如儀而去樞密副都承旨王抃竊弄威柄招權納賄軍機邊事輒用白劄

子徑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無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上始爲之動色旣而欣然開納曰非卿盡言朕不聞此當爲卿斥之後數日上又及之公奏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誘一旦斥去中外無不服陛下之明斷旣而宣諭欲改用文臣公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薦蕭燧以待制爲之上嘗諭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與丞相議之上曰朕欲獎用直言以起治道而好名之士至于以虛爲實毀譽亂真豈朕所望公曰誠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非獎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頴輪對上以爲言涉沽激全無根蒂自王藺以言進用一傳而爲劉堯夫此後如周洎鄭建德輩妄肆臆說相師成風不少示以好惡則此風遂扇而章頴又有甚焉欲批與外任以卿前奏故留至今公奏頃以象緯失度陛下畏天求言搢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恥不相若雖入于激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亦可賀或加阻抑則有諱言之謗莫若獎其切于治道者好名無實置而不問以示

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上稱善久之豐儲倉蠹弊上聞有司請窮治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吏已隨所犯流配官則更易已多難以令見任人獨任其責上卽獨之知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罪而汝翼亦伏闕訴陳有旨索案而栗繳回省劄上怒其擅格君命錮秩罷之大理當汝翼死罪公以其與夷人殺傷略相當又詣闕聲冤欲貸命編管內地處以不死潛消姦宄之心又奏栗廉介有才學此亦無他上曰少俟復職除二廣監司恭涪忠萬饑公奏去歲荒政施行略備蜀遠旱傷尤當賑卹乞就江陵及總所各撥萬斛以濟之職事官闕上令先及侍從薦舉人公拔其尤如羅點陸九淵彭仲剛劉清之並與職事官莫叔光趙鞏除剛定官武臣鄒詡乞大減任子之數以清冗官上付外集議公奏去却向遠姑令熟議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定宰相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職員郎以上三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上曰張大經說近日差除頗協人望亦欲卿知上又曰黃洽稱成都除留正甚當以得人爲賀朕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

奏聖主在上賢不肖較然稟受聖訓庶幾寡過敢不竭誠以圖報嘗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相于人物不苟如此公奏臣于人物恐不能盡記自有手記有緡閭十餘過而不得其人者何敢輕也九年七月爲明堂大禮使九月拜特進左丞相進封真國公監修國史日歷提舉編修玉牒詳定一司敕令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克家拜右丞相同心輔政上益傾任之公首以用人爲己任以館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及選治郡高第者爲之于是薦召蔡戡謝師稷周頴尤斐林杓鄭僑羅點鄭鏞等又以張杓傅淇徐詡王正己京鏗等分爲監司一時翕然稱爲得人戶部申明赦文蠲閣稅租之外其餘赦所不載者欲起催則存饑方蘇恐致重困公奏嘗令計之爲緡錢三十七萬有奇若朝廷補其經費方可蠲放上慨然從之明堂訖事上以任子減前如幾半公奏仁宗時韓琦等減任子猶不免紛紛陛下行之旣盡人情後效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人將八十九任機衡求退其力上不許嘗欲行推排事公

謂同列曰非不知其利以臣寮所請而行猶或可緩若作直旨則奉行過當利未及而害先之吾輩在此見民所苦當如疾痛之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因擬周極安豐軍公奏阡施之士緩急可用臨難不顧其身小廉曲謹者未必能之平日愛惜人才正爲此耳對境報金主歸上京所差人使權止一年公既陳設備之詳又謂接伴亦不須遣蓋彼既止吾使之來亦難受彼之使上意恐啓爭端已而敵又報使人更不差發上曰卿言乃驗于今豈非真廟謨哉十二年十一月爲郊祀大禮使高宗慶八十議典禮賞甚詳既被命撰尊號冊文又爲禮儀使禮成轉兩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月象緯告異求解機政章四上不允九月公喪長子求去愈力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四朝國史列傳秘書省會要爲禮儀使玉牒又進書力辭官進封魯國公十四年以早又求去上一日以手札問樞密非古制晚唐不足法欲罷之人吏併歸三省公奏廟謨雄斷非

臣下所及未敢輕對乞少俟籌度已而蓋度夜思甚命之地軍中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氣又批貞觀開元兵強天下其視唐末密院豈係輕重哉公又奏祖宗規模既定難以輕改上令促擬指揮且曰此子兵將別無利害公奏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權重不無疑貳故置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雜制又建本兵之地謂之內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收天下兵柄以制外重于軍中豈無利害與其行而中輟孰若小忍以待大業之定其事遂已高宗不豫公請依唐貞觀四年典禮權不視朝以見不遑安之意速升遐扈從于德壽官門外一時典禮皆參畫成之充撰謚號冊文官及陵名廟號充上冊寶禮儀使公撰冊文號大手筆稱天定謚衆說競進高廟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定承思陵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皇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調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補御筆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否密具奏來公復奏曰陛下方修廢官遴選在廷難逃聖鑑雖非臣所敢預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實與官職相當上乃出命蓋孝宗無事

不與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公又以親年益高
上章丐外議政復不苟回十五年高宗耐廟禮畢請益
力五月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內殿朝辭褒諭勞勉
至于再三退辭東宮慰撫尤厚宰執百官郊餞奉版輿
還鄉極表衣書錦戲綵之盛又以便親求開秋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明堂大禮加恩積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
封五千七百戶十六年歲旦詣鄉校講釋菜序拜之禮
齒于韋布間二月光宗受內禪以詔書咨詢初政略曰
卿夙以經術羽翼朕躬以德業股肱聖父周旋政地十
有四年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與夫因革損益之宜可
以裨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公奉詔感泣遂奏
疏曰初詔求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舊臣復加特
詔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此而不言臣則有罪天下之事
莫難厥初歷陳盡孝懋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六事又
言高宗壽皇如堯舜而以禹處陛下又力言禹之所以
繼舜者以對有旨建節開府儀同三司會魏國薨候服
闋日降制公執喪孺慕悲泣無時不肯少近滋味仲秋
中使傳宣撫問賜內帑銀絹七百匹兩為贖公親具表

謝纒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有四卦氣已盡而哀苦衰
病如此其能久乎主恩未報母葬未舉爲恨耳遂乞休
致口授遺表戒子孫忠孝無一語及他前一月大星隕
于第至是神色不少變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寔八月
十二日也拜少保致仕遺表上開兩宮震悼輟朝二日
贈少師賜銀絹一千匹兩親屬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
護喪官其子若孫七人卹典甚備殄瘁之歎中外所同
紹熙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城之北十里許隆壽之
原紹熙二年贈太傅五年贈太師皆以諸子陞朝該大
禮恩也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溫州瑞安縣紳之女封貴
國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模通直郎監西京
中岳廟次曰樞朝散大夫新知岳州軍州事次曰棧通
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樸迪功郎次曰棟朝散郎通
判臨安軍府事次曰楫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
曰櫛朝散大夫新知辰州軍州事次曰栻修職郎新監
台州支鹽倉模棧樸皆先卒女三人長適故宣教郎通
判平江軍府事姚穎餘皆蚤卒孫男十三人儼承奉郎
儀倫俱承務郎億將仕郎備承奉郎脩承務郎侑仍承

奉耶必僂信倭係女十一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程玘次適將仕郎姚元特次適姚元哲次適從事郎信州貴溪縣主簿趙汝鏗次適將仕郎丁嗣延餘未行公神宇秀整雅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遂深河漢瞻麗蚤步清要輿望已屬中雖迢迢晚乃際遇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資直欲觀管四夷以遂大有爲之志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內治選任儒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爲之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凡七府公獨遍歷以至端揆近所未有也孝宗聰明果斷臨照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萬務守法度行故事大綱小紀持守無失取人才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則不爲苛急論兵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必當罪而歸于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內又安君相儆戒上無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治者必稱淳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外人不得而見其所薦進能盡其才而避遠名迹若不自己出

蓋有受恩而不自知者冲澹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衣至十年不易素不喜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絕聲色之奉一意篤學聚書數萬卷無所不觀雖機務叢委退坐靜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制誥尤有體要一時文學之士皆出衡鑑上選詞臣必以密訪之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愛諸弟任子恩先以及之撫息遺孤居無惰容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無雜賓功總之慘素服盡禮皆當于古人中求之鑰不肖再點朝行負丞太府忽有容臺博士之除上問班序反下若左遷者公奏議禮之地最當擇人而近歲乃以序遷臣所以爲此者欲重其選也鑰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難以私諱不及就職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鑰之投閒亦久矣樞等以行狀爲屬將以上于太史氏仰惟公之備道全美宏才遠業鑰何足以知之謹敘次爵里履歷行實之大槩參以見聞而書之蓋公之爲善不可勝書徒恐辭費又不敢以溢美也嗚呼高宗權之言路不及大用孝宗眷倚最久經綸未究而乞身以去光

宗以舊學之重待以為政而公不勝喪矣此搢紳之所
重歎然自古稱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尤為罕
遇如公之受知崇朝哀榮終始士之致身至此者有幾
亦可以無憾矣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八

宋 樓 鑰 撰

行狀

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

曾祖元吉不仕妣何氏

祖洙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妣陳氏累贈太碩人
父思溫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累贈少師妣王
氏封恭人累贈越國夫人

本貫慶元府鄞縣武康鄉沿江里汪大猷字仲嘉年八

十有一狀

惟汪氏派出黃帝得姓尚矣然自歷代以至本朝未嘗
有一顯者宣城鄱陽上饒四明諸郡大率皆出于新安
英濟王廟食千載後裔繁衍宦路相遇多講宗盟祐陵
時大司成解以耆儒名翰林學士藻以文章顯嘗謝司
成薦舉止用張衡思立賦汪氏龍魚及檀弓童汪跡事
且曰遙遙諸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
遠莫爾崔盧之間槩可知矣丞相伯彥首相高宗遂為
佐命之臣紹興間簽書樞密院事勃樞密使澈俱至大

位子孫宦達相踵端明殿學士尙書應辰以重名崛起雖不至公輔而道誼風烈足爲一世師表此其尤盛者也公以文昌舊臣歷仕四朝康寧者艾獨殿諸老抑其次焉今汪氏所在衆多幾如王謝家豈族姓盛衰亦有待于時耶公之曾祖處約而有士君子之行受知范文正公王荆公正奉爲鄉先生文行淳備沾丐後學少師紹興初爲太府少卿兩浙漕使風誼尤高指紳推重生四子公其仲也始越國方媼公之從伯父夢應眞受生產于叔父吏部鄞縣丞之官舍生而岐嶷骨相穎異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紹興七年以少師遇宗祀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衢州江山縣尉公漸漬義方曉暢吏道若老于州縣者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輒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鉤攷滯訟斷之以理歲在甲子洪水稽天發廩爲粥以食避水者又取鹽商大舟救之存活爲多時方申兼經之制以嘗試南宮公餘肄業再薦漕壘遂中十五年進士乙科秩滿闕陞左從事耶爲婺州金華縣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文

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豪民陸氏析產鬪訟案牘紛積公詰其要謂祖屋枕山長兄據其前而使諸弟由山蹊以出公曰此最其不平者按圖更分已得要領又訴義遜及贍塋嫁姑之厚公曰爾父兄同力起家義遜有法奉先家嫁諸姑豈得不厚一婦以聚錢買田託以嫁資公攷婦家戶籍不滿半頃復取均之且諭之曰若送所司一門無全人至親不復可相見汝家破矣命講長幼之禮歎服而退時戶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行經界選公爲龍游縣覆實官約束嚴峻已量之田隱藏畝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氣臨人無敢忤者公獨曰愚民不識弓步不善度量若田少而所供反多須使之首復乃可並行李公問當何如公曰凡有不實許其自陳俟驗實與改正悉皆施行受賜者已不知其幾旣至躬行阡陌唱弓量之目則已默計其廣袤之實吏運籌久之無毫釐差覲者以爲神凡事俱有方略邑人鼓舞旁縣皆取爲法事畢躬納圖帳李公又欲以十保合爲一圖仍與鄰都犬牙相入公曰一保之圖用紙二百番已無地可展又從而十之不惟不能圖畫亦安所用之

徒重勞費無益于經界也由是諸郡俱免催科辦事談笑而了不失忠厚二十年丁越國憂星奔哀毀悲動行路服除爲嚴州建德縣丞二十四年饑民嘯聚熾甚守禦調度多出規畫以訖無事分都賑給衆中指一夫詰曰是某都某人也蓋居兩都之間而冒請者械繫于前餘多引去事已徐釋之又嘗遜薦膺辭受輸皆人所難能明年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旋遭外艱既造朝有達官使獻生財之說將用以爲薦公曰財不可生也生財者必害于民寧甘心寸進耳遂謝之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金亮犯邊饋饗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葦工扈從咸知公名三十二年賜緋魚袋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文書盈几目不給視公間摘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歎謂未有也或言權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諉公躬自檢校得其實以對隆興二年四月參政錢簡肅公宣諭淮東辟爲幹辦公事九月改充參議官內裨幕府外按邊陲海泗唐鄆之棄錢公執以爲不可公亦贊之雖不得盡行終免倉猝之變者宣諭司之力也遷大宗正丞

乾道元年兼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左選又兼戶部右曹有蜀士理和繩酬賞吏必欲以小節取會公曰在法有旁照可驗許比類而行卽取其同類者併上之省吏沮抑尤急公力爭之曰是始爲定例六月輪對錢公先薦于上乞與之言察其人物公奏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又乞表薦宗子隨事錄用上注日久之謂輔臣曰疏通詳雅有議論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公自登第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在州縣時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此外無他職務同列言于廟堂謂公發繁治劇有餘而清簡太甚丞相洪文惠公以此諭公七月遂兼吏部侍郎右選九月除吏部郎官主管尚書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妙選僚寮是月以公兼太子左諭德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莊文深所欽重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論官僚同賦既退公謂同列曰燕既不預無以措辭若出于御製或儲禁爲之猶可廢和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也白于太子而止二年爲省試參詳官參政林公

安宅以戶造同知貢舉就除諫議大夫自言去場屋久以攷校事屬公公爲之協心焉訖事日欲邀公議論辭不往林旣罷政獨免于評議六月除秘書少監高宗聖政書成進讀于紫宸殿德壽宮道山清高領袖名士職當修神宗以來會要而曠歲不舉深懼典故散逸率屬分纂上聞之爲置局命宰臣提舉書奏五朝之大典始備金國來賀四年正旦借吏部尚書爲接送件使上閱語錄見公敏于酬對處事有體滋嚮之尋兼權刑部侍郎六月兼崇政殿說書八月兼權給事中孝宗厲精民事訪問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對選德殿賜坐從容導公使言時欲遣察官決獄畿邑公奏使果有滯囚亦且先次決遣事體太重徒投諸縣必又甚于監司之臨按不得不謹于始遂改命通判以行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爾每遇夜對上多訪以時事嘗曰卿爲侍從天下之事無所不當論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正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弊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公悉進所欲陳者奏對明白曲盡情僞上多聳聽而行之其造刻啓沃之際若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具有遺編亦

或削彙而不傳惟見于事功之實者謹書之以池饒信建水災乞用澶州劉渙收買耕牛之法令州郡廣收糴以備賑蠲論役法則陳一鄉通差物力均差均錢雇人官戶例減限田之詳又別白里正則專主煙火盜賊者長壯丁則催科承引今取者長雇直撥入經總制司並錄法意里正承役之初抑使兼充役者受害爲甚至死必爭又乞改定役法未可輕變廣求衆議而後可必須遲以歲月若欲寬其困苦當先嚴禁誅求又論亭戶不充役次以鹽折稅或有未嘗親熬波之勞居近場監貸錢取息射利爲厚且三公尚有有限田而此曹獨無定數反受官戶隱寄又均和買于編民欲將家產及二等以上依官戶充役又論給賜勲舊近戚以田一得指揮豪奪占據築黠者妄指官之籍沒民之戶絕者以爲獻藉勢陵巖州縣至不能誰何寧忍惠及一家而使人重罹其苦自今惟當錫以金帛使自求之又論籍沒財產止可行于強盜囊橐官吏犯賊之人然朝爲富室暮爲窮民流離凍餒已自可念至有倉庫網運負陷官錢而致破家者宜有以處此欲應以欠負拘產不在給賜出賣

之數計其租入償欠既足則以給還使復故業以至廢鄉村私立稅鋪罷官監酒坊及陳萬戶酒之策嘗因輪對論銅器之害則曰產銅之地不發浸銅之水漸涸鼓鑄重費楮券弊深洩于邊境而法不嚴壞爲器用而官不問若立用銅之罪重于銷銅之人居官而使人爲器用者坐以贓私罪則法乃可行論捕酒之害則曰民戶遭劫盜者猶有官司可告盜既不敢肆鄰里亦得救應今捕酒者空人之家鄰里至前則誣以拒捕官司不復明白則是捕酒之暴甚于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身而老幼自若今一遇捕酒舉家拘繫非法受苦則是犯酒之罪重于殺人也大率公之論事皆深切著明攷究詳備玉音嘉獎嘗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臣僚所未及一一付外雖議有不同不盡見諸施用亦有遂著之甲令者五年再爲參詳官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兼侍講職于秋官二年餘孝宗垂意刑章哀矜庶獄公乞重修法令謂中興之初首立詳定一司自建炎四年六月以前著爲紹興法今四十年多編集監學貢舉常平茶鹽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因革損益迄無成書

救局官多吏繁俸優賞厚因減冗官遽行廢罷舉數十年之法一切不省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若不刪其繁重定其當否有司率用新制而棄舊法日移月改輕重舛悞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售其姦及今不爲久益難攷乞明詔盡行編纂命大臣典領而選廷臣討論庶幾軍削必當以杜吏姦以一民聽上極以爲然卽令條具仍差大理二卿本部三郎官寺丞司直各一員公遂兼重修敕令詳定官此四年之冬也他官去留不一惟公疚心修定以爲己任推舉詳明通練之士以自佐訪求舊吏網羅故牘若一司一路專法不係海行者卽釐送之一時申嚴或雖係續降尋卽衝改者卽刪去之于見行法中增損元文五百七十四條帶修創立者三百六十一全刪舊文八十三存留照用者百二十有八墨書舊文朱書新條年餘書成進書之奏公所草也謂將前後續降參以累朝法意酌以四方人情攷訂編入各有看詳案冊明言去取之因而例不以頒降欲申敕有司凡州縣于新書有所未曉許條具申所當以元修因依行下孝宗取進本列于選德殿

之左右朝夕觀覽嘗言問所疑隨卽奏對上又取條冊指問與所奏俱合嘉賞再三曰文字繁孳不易盡記留意所職乃至于此對曰此法將與天下共之况屢承宣諭敢不盡心他日又問如初遂亟稱于宰執有忌公者遽入譖言賴聖明不以為信爾後屢更修定今凡再易矣其規畫大率循公之舊而精力不能逮也上又嘗問水職事刑罰黜陟豈無過差公因奏溫台大水郡不以間使之具析以守臣王之望嘗為執政陳巖肖為從官特免違慢之劾乃移罪二漕各降一官上云亦覺未是待作一名目改正公又奏知其未是當明以示衆若別作緣故則前失仍在不若徑改之有旨改正又奏知信州趙師嚴補糴前政所虧常平米方及半而坐擅用鑄兩秩永不得任親民提舉李庚已嘗申明送饒州取勘亦以不行檢察坐之且不得與監司雖欲示警而皆不當其罪案上皆得追改前命辯台民楊大任匿盜而能告捕不應坐以越訴卽依條給賞仍免其罪論一案推結之法屢變會問無期獄訟淹延卽令別行立法時尙書周公執羔韓公元吉樞密劉公珙以強盜率不處死

無所懲艾侍耶林公栗為右司謂今之強盜非親下手已殺人者類皆不死請依太祖舊法贓滿三貫者皆斬公恐遂行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強盜豈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何為不可惟是天聖景祐宜和以來益用中興太上與民更始非以刃殺人者一切貸死遠近歸心循襲既久寢失禁姦之意今已議為法六項犯者依法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矣此輩雖愚豈無黠者為謀知有可生之路志在得財而已所全尚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悉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既立未必能禁其為盜彼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無噍類為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計之死者益衆矣陳公良祐為諫議大夫請取案例公以見定一案聞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纔四人若如舊法則百七人俱死遂從公議借吏部尙書為六年賀金國正且國信使歸至盱眙得印榜云今後犯強盜竝依祖宗舊法所有六項指揮更不施行到闕未及結局卽以不得其職自列求去上聞其詳卽日復行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焉有請以大辟奏案如情

理可憫卽上朝廷若情法相當者止從刑部審覆行下
公以爲既經奏聞非有司所得自專當依舊例擬斷降
旨處分尤見詳審欽恤之仁監司按發官吏不得送置
司州軍根勘紹興之良法也久而浸紊爲弊亦多公申
嚴之使見有違戾者竝行改送勘院翻異當究問其詞
具申監司有詔物價騰踊以緝定罪者每匹增爲三貫
公乞以錢定罪者亦如之其明罰敕法助聖朝好生之
德者未易悉數也使金之役權要爲輔行公在朝累年
于人甚周而介然有守未嘗與之通至是惟議使事相
處亦不爲異惟不能過爲奉承事已又疎之衆服其裁
正而其人自此不相樂矣時孝宗方欲徑略中原使回
者或承順旨意過爲大言公歸首以爲問因具陳經行
所見聞者上曰如卿所言則未可爲攻取計耶公頓首
曰誠如聖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益務內治以俟機會
耳玉色不悅公又曰臣不敢妄論迎合聞者以爲名言
七月除權吏部侍郎九月兼權尚書再置敕局兼詳定
一司敕令先少師嘗爲吏部郎仕者脫兵火亡失文書
訴者日集躬爲辨析吏不得蔽建請改官狀五紙之外

許令改舉聲績卓然公少親見之自爲郎嘗歷三選以
至長貳清通簡要兼古人之長建明尤多率以先德爲
法或曰今日凡事從窄非曩時比蓋有務爲沮抑號能
任怨而至願用者公曰方且鄙之何忍效尤乎調官陳
詞者多孤寒之人于此不爲留意使不得其平尚謂之
銓衡耶由是鬱者得伸滯者得速求者得遂人人感悅
亦未嘗屈法以從人其有不可明以告之退無所恨辨
宗室及陣亡人女夫不當在七色之數乞恩科權官選
人願致仕者請以歷過嶽廟爲攷修正川廣定差之弊
命官被訴不經勘正者免開刑寺注籍以妨差注縣令
臧否欲俟其任滿奏聞案後收坐不當之人止就部檢
照免行下取會又條列部中留滯節目附赦施行皆欲
去弊剔蠹使選法流通以爲公私之便中使嘗夜傳旨
學士院袖出資治通鑑一冊指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
今日有無此弊其說可與不可行來蚤面對退卽呼燭
草奏既入先歷陳數項謂事與今異弊雖似之其言則
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更試一言因奏正恐言不能盡曾
筆于紙深夜書寫不謹上卽令展讀讀畢不敢留中退

至廡下又遣宜取且云更欲詳觀可遂留下宸眷日隆
會當郊特差充鹵簿使人知枋用有漸而忌者愈甚竣
事力求外祠上亦知之七年正月除敷文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侍從館閣諸公賦詩留題以饒行色
今石刻存焉還鄉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
而辦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爲島夷號
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
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爲備
更迭勞擾公卽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
爲便不敢犯境後左翼軍扭于盜賞忽又報侵犯徑捕
至庭自以爲功公曰毗舍邪面目如漆黥涅不辨此其
人服飾俱不類何耶察之乃真臘大商四舟俱行其二
已到餘二舟以疑似被誣公驗其物貨什器信然軍人
猶譏謔不已公諭其將曰使真是寇賊固不應縱捨旣
知其爲商旅又豈得陷以深文始皆退聽卽使盡入來
遠驛所販黃蠟償以官錢命牙僧旬日間遣行軍屯城
外有入盜庫銀者踰垣而出爲邏者所偵反執而歸誣
以爲盜而上之郡公已得其情仍城邏者使參對失銀

十二疑得十而遺其二主將辯數甚苦公不爲動已而
軍士首伏卽其所嘗取之皆伏辜徵公明察善處則俱
失其情矣蕃商雜處民間而舊法與郡人爭鬪非至折
傷皆用其國俗以牛贖罪凌亦難制公號于衆曰安有
中國而用夷俗者苟至吾前當依法治之始有所憚無
敢鬪者三佛齊請就郡鑄銅瓦三萬片舶司得旨令泉
廣二州守臣監造付之公上疏極論其不可旣犯中國
之禁又爲外夷所役獨不與南外宗正司稟給歲廣久
以爲病公搏節用度增價以糴民始免于苛取公再歲
兩求奉祠九年以治行尤異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賜
衣帶淳熙元年申前請始有興國宮之命歸次延平除
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赴闕奏事甫入國門卽
令引對隣遣甚寵江上有篙師謀害主人而據其女因
有資財女聞公威名密告縣令公爲究治得主人夫婦
二屍于神祠之傍冤始獲伸吉民王氏雄于財怒武尉
之不容冒佃官地誣訴于州尉不屈夜歸過其門使人
折其足事達帥憲公同奏其事且謂父子皆以貴得官
恐從末減無以懲姦乞先除其名孝宗閱奏震怒徑下

所勸建昌軍皆駭配嶺海併坐推吏之受昧者江右無不快之五月茶寇賴文政等起湖北自湖南向江西帥司卽令境上防託江西所恃惟贛吉將兵亟遣未及而賊已入境與吉兵遇一使臣死之以湖南曾戍官軍至此又小勝止爲逃死之計遂據禾山洞公道副總管賈和仲總數州之兵以討之和仲老將意頗輕敵或已議其狠復難任然兵官無踰此人者未及出門而得旨果以委之主帥調發而遣牧領兵職也武人謂朝廷專委凡事寔不相關一到賊壘暮夜驅迫將士入山反爲所覆不可復用又遽遣約降至折箭爲誓人知其爲詐而不寤賊立旗幟爲疑兵由烏道竄去兩日而後知之六月初有旨湖南令帥臣王炎節制如已入江西卽令賈和仲統率四路人馬討捕是時猶未委公及和仲輕舉妄發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都統制月末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暑中兼程而進洪至吉七百里勢不相及賊亡命習險阻常隱叢薄間弓矢所不及官兵驅逐接戰十餘殺傷相當多猝遇于陔隘之處交鋒者不過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蹤跡使荷戈被甲之士

與之追逐雖欲列陣併力有所不可旣逐入廣而又復回初就招安列六百餘人後止餘百輩則知所喪已多勢旣已窮而有許拔身自首指揮間有禽獲者亦言本非兇逆若開其生路必來降矣遂以小榜具載指揮募人入賊賊云望此久矣苟得曉事文官來卽當隨往提刑辛棄疾同議遣士人借補以行而公已罷盡復逃去未幾興國尉黃倬請行正合前說遂降公初以和仲敗事自劾降龍圖閣待制會有爲和仲地者又降集英殿修撰後帥旣以備功受賞公遂落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使十二年始得外祠十三年高宗慶霽復龍圖閣待制十四年再奉祠十六年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改元盡復舊職二年致仕兩朝卽位之初皆有詔求言上又賜詔書撫問賜銀台茶藥公退閒旣久無復用世拳拳憂國終不弭忘疏論天下事各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朝家優老特除敷文閣學士賜衣帶鞍馬六年秋初感疾七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上贈四官官一子娶樓氏封碩人先二十七年卒于隆興男三人端中奉議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立中宣教

郎知婺州武義縣丞沿檄歸省弗可久留方將丐祠就養而公亡矣熒中將以遺恩補官女四人三蚤夭一適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樓紳孫男四人之翰承奉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之幹之輔之範碩人以淳熙五年葬于慈谿縣石臺鄉龍潭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丙申奉公之柩合焉禮也嗚呼公之爲人幾于全矣少而孝弟稱于鄉黨長而聲譽振于場屋入仕則公勤廉恕施惠于民立朝則忠諒精白結知于君用雖不盡退而居鄉高誼特達四明素爲義郡至公而忠厚之風益盛焉天性樂易于人無不容而風裁自高截然有不可犯者其在朝行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爲宮僚王侍御伯庠寔爲姻家前後同時公樂于平進旣無附炎之迹又不涉于指議公精敏而寬和處事有體其在禁路尤爲梁文靖公陳正獻公及今少傅周益公所知惟虞雍公與史魏錢三公不咸雅不相樂徐而避之孝宗察見隱微幸保終始方龍曾鼎貴一時諸公不事孫劉者蓋寡龍在閤門聞諭德之除亟稱以爲當有史官坐中問曰

亦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爲三衛兵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聞者益以此服公之介曾向有簡驪之嫌隆興之屢貶南康之久謫旣歸而八年不得祠多其力也時碩人未葬豈不念歸史公風公通書修好謂求進則不可不爾恐梗歸計公歎曰若能爲此前必不致相失竟遠空函貽羞千載老矣一聽天命耳後得善脫史公深歎美此節每以語人謂不可及南康之行親戚恐公未免摻懷或致摧沮公方挹送行者曰使某年近六十以恩科得官今赴星子一尉豈不爲我賀其曠達類此旣至樂廬山之勝杖履徜徉登臨自適若將終身者借書郡庠益沈酣于史冊上下數千載興亡大槩下至稗官小說罔不該究塗中和淵明歸去來辭平易精切視前輩無愧佳處或出其上遇鵬客則使歌之王層公謂公不求復用公聞之曰求之廟堂而辭之君父非自欺乎旣登七十卽抗章引年求致其事朝論以爲高又予之祠再申力請其後諸公相繼得謝遂爲清時美事實自公發之尚書鄭公丙貽書曰公少某二歲先吾著鞭矣始少師以深仁厚義稱于

世嘗曰事事上行方便物上有利益此吾志也公又能推廣之少師奉先塋素謹公之葬二親皆力貧襄事規樞宏大纖悉周備鄉人視以爲式旣畢窀穸假貨經營久而冢舍方就廬居終喪拜掃之外諱曰必親薦羞于山間南城祖隴外家王氏奉川諸墳一一經理可爲永久三妹尚幼竭力嫁遣俱得所歸聚族寢衆闡先廬房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內外百口獨當家務出私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所得盡爲諸院公費又以及女弟之貧者二外孫旣孤收養至今官賦輸送皆親爲之不以累兄弟又得整辦無一金之負少師旣任諸子晚歲一以及伯氏長子行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衆推以與次子穡中尋又奏其二子得中穡中又及季弟江州之子敏中旣拘限員將復與叔弟之子闔中而不果然終念之厥後江州沿公之意命以一官甚愜初志而公之孫今尚有白丁焉兩宮聖節非有疾未嘗謁告子弟之已仕者必使之俱行曰汝曹世受國恩終歲閒處獨不能以頃刻之勞效後天之祝乎宗黨有急以公爲歸產業素薄僅足自給納祿之後用亦淒窘隨力周施

嫁人之孤女藝貧者之喪不知其幾敘宗盟及累世外門姻黨宗派條列號與仁錄以遺子孫使之不替親好豫營美楨嘗輟以予人至于再三無斬色家有一池鄰里來汲每歎曰安得有財如水以濟人之欲乎力旣不及遂率鄉之人爲義莊首割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競勸至三百畝又得郡中益以絕產二頃凡賢士夫之清貧身後不給者量多寡周之買地立莊于城西門之阿親爲約束防閑曲盡可謂無窮之利庠校自兵火草創歲久浸圯勸率巨室且爲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徼福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首創儀門聞者不約而趨費舍一新冠于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事少長以禮推年長者爲學賓遇釋菜則爲祭酒自編于布韋之間以爲一鄉矜式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之賓客造門必與鈞禮不問遠近必親謝其門性不喜飲而好客觴豆不至過豐而情意周備歲講壽席自爲歌詞皆安分知足之語人多傳誦會者不下百客手自勸酬連夕不厭馳及僮僕無不霑給間赴宴集必盡主人之歡危坐笑談雖達旦不先退真率之約觴詠琴奕未嘗以

爵齒自居此皆終身行之後生之官多以卷軸求教公
樂于訓誘隨所職一一以告能行公言者多著能稱真
一代之吏師也成就人固多矣而薦舉非名士不預樞
密大資政葉公翬方爲掌故公一見識拔于稠人中尙
書錢公象祖侍郎劉公孝戛史公彌大經略潘公時屯
田鄭公鏐簽判沈公銖皆卓然者其他汲引光顯于中
外有知人之稱晚更篤學如少年書生有適齋存彙二
十冊觀書手抄曰適齋備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
編爲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鑒等書端中等方會粹
俟他日鈔木以傳今藏于家鑰曾祖金紫娶翁氏公祖
母陳氏翁陳出也兩家少師爲表兄弟行又甚相好先
君工部遂締姻焉公之碩人又編從伯父之女交婚至
今如朱陳然先君依甥館綸輩生長外家蒙外祖教育
之賜事諸舅如諸父受知于公尤深且久公爲禮部秘
監時綸留侍側護客使金皆許侍行晚而僥倖與表兄
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繼登從班居素切鄰公旣謝
事而綸得奉祠六年之間有行必從有唱必和徒步往
來殆無虛時劇談傾倒其樂無涯去歲老母年九十公

少十歲鄉閭合慶元夕之後簫鼓相聞暮春方止歲晚
公旣爲眞學士老母亦進封信安郡太夫人郡奉詔旨
均致粟帛羊酒之賜皆爲一時之盛平時慕白樂天之
爲人仕俱至尙書白以五十八歸休猶一出爲京尹公
之歸又先二年而壽過之以適名齋宜靜名室畫履道
宅圖于屏且書池上等篇于其顏後又易以無可奈何
之歌詩造平淡能道人情曲折和達哉樂天行等篇置
之集中殆莫能辨也綸嘗與公同閱石林避暑錄話論
樂天事甚詳公歷言出處大槩慨然而歎謂吾非敢追
配古人而大略偶似之綸遂錄于冊益公見之賦詩甚
工以公比樂天尤切公曰雖不敢當然足爲不朽之榮
矣遂摹石實適齋中公既有疾時問安否一日奉版輿
過公笑語竟日不見少異纔隔再宿有報公之疾變者
亟走牀下則已不可爲矣藥石禮禮皆所不及嗚呼公
豈厭塵世而徑仙耶何去之速也內行修飾名節純全
壽考令終幾無可憾惟仙風道骨必謂上壽禍起非意
最爲驚痛聞公之亡者無問貴賤大小駭惶赴弔相向
而哭俱爲盡哀鄉之達尊郡太守而下至庠校之士相

與設奠而寓哀于文皆盛德之感也鎰痛徹肺肝固已不堪若太夫人之悲慟采不忍聞行道之人所共歎也諸孤以葬日迫近未遑求銘于當世儒宗俾鎰敘次行事竊自維念愛我撫我莫如吾舅而知舅之詳者亦莫如鎰公之名位至此小官時事不必屢書痛惟侍坐之一一不忘聞見所及既不可勝書謹擇其可法者備載之不嫌于詳也他日定謚法秉史筆者庶有取于斯焉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八

攻媿集卷八十九

宋 樓 鑰 撰

行狀

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

陳公行狀

曾祖砥故不仕妣林氏

祖嘉謨故贈右朝奉郎妣黃氏贈安人

父膏故任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累贈特進妣蔡氏贈

安康郡夫人汪氏封咸寧郡太夫人贈新平郡夫人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義里陳公居仁字安行

年六十有九狀

惟陳氏胄出姚虞爲世著姓後漢文範先生以來世系

蟬聯皆可推攷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亂自光州徙于

泉之莆田國朝陞邑爲軍至今衣冠不絕特進宦游聯

姻四明遂著籍慶元之鄞始特進來依甥館公以建炎

己酉生于奉化未及月而寇攘蠱起親黨竄伏窮山公

在樞樞不作一聲同行相與言曰此貴子也少長穎悟

性不好弄厚重如成人十歲已學屬文特進以文章氣

節望于朝始分教汾州佐延康張公克戢守城捍寇知
惠州值曾袞之變徑至賊壘營曉之賊氣奪而降爲御
史四明有僧法恩謀不軌而事覺或請屠城以示四方
力論多殺非聖世事得旨赦不在法恩之籍者又爭之
謂籍餘萬人其實不足稽據況皆脅從願悉寬宥兩州
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公幼時侍立聞汾州
事能憤然激烈特進爲泣下且曰此兒當大吾家特進
嘗語之曰似聞欲以我使敵固不憚行汝能任家事乎
公曰大人惠州見賊時未嘗反顧今尚何念某雖幼敢
不勉特進益奇之甫十四歲而孤執喪如禮新平夫人
挈以依外氏誓終靡他公尤盡孝養相倚爲命勉之學
益自刻苦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少師外祖母王夫人
撫愛如己子以特進遺澤補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
取漕薦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科特進舊與秦丞相投
分至密時御史多由此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臣堅
拒之而抗疏求外坐此左遷而弗能害也時秦公威柄
方盛喜公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公曰是有命焉
終不自通鉛山當孔道盜賊出沒公設方略部分而厲

使之盜不得發嘗以公事件泉使及行縣以威脅公公
請納告辨白退束裝以俟劾使者竟負媿去繼之者翻
以此知公授永豐令改監行在黠檢贖軍激賞酒庫所
糴場隆興元年孝宗修高廟聖政妙選僚屬時參政范
公成大爲和劑局與公皆自堯庫中兼檢討官二年攷
滿當改秩旣已進卷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公嘗學事之
辟公爲書狀官時和戰未決敵兵在淮北人情恟懼公
以身許魏公至境上議久不定突騎大至上下失據公
欲上馬猶從容舉酒告魏公曰先生目寒且醜此觴觀
者壯之旣退京口尋復北向眞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
下遣諭敵兵開道而入皆引滿以待魏公察公無懼色
暗曰仁者之勇也卒遂成禮減歲幣而還公之贊畫爲
多改左宣教即以奉使賞轉兩官差充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時魏公日貴乾道元二年間進秉國均公方忍貧
需遠次開門讀書未嘗求進初虞雍公一見奇公欲引
以爲用公不做就六年始赴又韓公言兵謝不能退以
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成幸
成亦旋敗雍公爲之動色踰年始爲軍器監主簿明年

宗寺闕官說謀攝事以希寶牒之賞俄得堂帖權丞宰執謂公曰求者紛然擇不求者授之輪對奏立國之要在規模先定陛下非無可致之責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憚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公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無定論不知何者爲規模上曰此則隨機而應公復奏發號施令人必信可也今朝令夕改人得一闕臨時更易尚不能保外間至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已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此不可以不戒以錄本納政府雍公曰適已見之規模卽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園子監丞秘書丞再對奏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又非兼用之本意上曰只爲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聖慮甚至但又不可過恐復至于偏勝又奏邊民盜馬事宜諭直旨行下少蓬去位公專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生所學淺陋請增三二書以試之公頗同舍曰國家禁此等書嚴甚不應用此增試無敢忤御史者公入奏上稱善卽寢前議議者不樂公乞去相君

堅卻之且曰上方譽美未已將上則御史不安是年郊恩賜緋薦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邁久在禁林不待臣言李燾莫濟豈應棄之侯國上欣納甫數日首召李公尋再請差知徽州時朝行三數人以故去皆乞免對公不欲爲異亦乞免謝辭上指曰陳某無他可令陛辭而行臨遣甚寵且曰方欲用卿乃遽求去卿其清省獄訟盡心民事政成當召又謂大臣曰陳某論事明練貌類汪大猷曾丞相曰是其甥也淳熙四年赴郡郡自五季楊行密割據刺史陶雅宿重兵賦入倍旁郡祖宗削平每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八折十緡匹當重十二兩徽獨止十兩左帑忽加退制守遽使如令民益不堪控訴徹聞上慨然欲蠲之出自睿斷謂申請制恐悍吏或能重爲民病乃命並輸十二兩而舉郡所輸之數率十二匹而蠲其二以絕並緣之姦公適當其時官史奉行過當揀擇大精公卽諭告而痛革之時販曹威嚴無敢忤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自今苟及度程隨至

輒受敢豫以告已卽自以名銜受輸梳二表于庭有中
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老校抗聲以告親爲分
明之鈔至隨卽批銷人無留滯吏不得搖手實惠確乎
及下秋苗益選良吏減加耗之甚者石可四五升民往
往裹贏以歸徼之政甚休而得民之深多此類又連歲
大稔米至不論錢民以爲數十年所未有也郡有大溪
歲晏民未病涉忽鳩工造渡舟數十艘莫測所用梅霖
暴漲遂得以濟始知公先事遠慮之效自是歲一舉行
抵今賴之既新軍資庫造閱武亭復于郡庠創御書閣
甚偉皆取于餘財民不知役聽訟明敏剖析滯事情法
曲盡或至千言鄰境有詣臺省願得公定斷者御史府
索案去官吏劄見爲之股栗公略不排比徑以授之御
史亟稱于朝曰古之良二千石也旣受代吏民遮留眞
有截鐙斷橋者公由他道去父老或送別數十里外生
爲之祠去郡十餘年遇生日郡人必來拜壽後赴武昌
取道郡中僧聚綵揭旗填擁道路亡慮千萬人非素有
以感其心願能爾耶還朝入對褒諭再三首曰新安之
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爲朕言且舉卿所斷水利之訟爲

之賞歎不已奏劄四篇皆依奏付出其一乞編類隆興
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
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上讀此數句
至再曰可謂名言其二論緝賊匪數旣減吏胥市例大
有腴削恐後日復有苛取重擾乞加告戒上曰變法之
初賴卿盡力方成實惠正恐後人未能遵守尋卽御批
行下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如敢違戾具申尚書省取旨
重作施行初在郡因奏五事末章極言歸正忠順過于
優渥而戰士反輕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處戰功之別
此輩皆出萬死策勲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
至丐于市軍士歎恨有解體者乞明詔優恤以示終始
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上覽之嘉歎會駕幸白石
大閱卽以是日出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爲之
呼舞至是上又稱向來五事中論戰功事甚當此曹旣
曾爲國盡死力豈應老不加卹卿于職事之外能用心
采訪尤見爲國公遜謝玉色甚悅且曰便當用卿自是
受知益深矣翌日諭大臣曰陳某詳練敏達爲政極有
聲奏論又切當且留爲郎以俟用遂除戶部右曹郎官

會要書成奏篇遞在除郎指揮之後特旨轉行朝議大夫且語丞相曰治行方爲天下第一一官不足道嘗兼攝度支貳卿欲援歲例從南幣借貸公曰用度方殷援例或不從則無策去歲明堂借撥左帑金帛莫若徑乞撥還上初以借貸不可爲例知爲還撥卽許之貳卿曰公之先見乃爾耶再兼禮部會樞屬關員方以著庭名進擬上曰陳某今何官對曰今爲郎上曰豈有人才如陳某而可久爲郎乎卽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二樞不受私謁差遣恩例悉令投牒送檢詳所公爲之攷令甲酌故實可否立決右選翕然歸心年除歲趨徧歷左右可三年至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天下事上于政省者無不關都司公處事明審持心忠厚議論寬平咨白又爲明暢執政曉然易從間有不可隨事辨析終歸于是乃已退亦不以語人諸公由是開心相予綱輒調撥展轉失序謂如湘潭來赴昇潤江西卻上荆鄂之類道里回遠費倖滋繁公盡搜故贖攷閱程限擇其便且順者更之計歲省導行費等百餘萬緡賞典不預軍屯得米旣便且速嘗因輪對及之上曰非卿忠于體國

誰能及此又歎曰似此非一端本爲貪貨如此鄭重人樂因循故不能改耳荒政方急事有便民者立爲舉行徵早尤甚蠲放至八九萬緡嚴發亦且十萬會有論徵饒二守採荒無術又有言流移多二州之民上震怒皆至追停自是守令罷者相踵公奏長吏不能奉行黜免爲宜但送迎費重文書斷絕職業且廢今旣罷去其太甚者除或有聞請始從鐫秩以責來效上深納之先是文書之下六曹指定勘當者三日之限或逾月不報公撻其尤者繩之長貳徑白宰府請從闕略公曰六卿雖尊事在有司安可慢令吾位固卑所以糾六曹者安得以尊撓法卒治之朝綱爲肅刑房獄案如山翻閱不能一以平心應之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以故平反難多而無失刑士夫陳理恩賞改正過名有所拘閱者一至都司鮮有克濟公曰吾豈賣恩者若一切沮之則吏愈弄權失職者何賴躬自疏白不以屬吏有任滿賞爲部吏所格者公詰之乃曰指揮中有自今後之文公曰前乎此後乎此者皆得之矣旣揮木欲從寬今乃爲汝輩舞文之具耶徑爲放行且請刪此三字以絕吏姦又

捕盜實有執纒降爲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可用乎吏駭服大禮之後理宜紛至公爲之裁訂擇取七人皆當改正丞相雜之辨論數四艱然曰檢正自將上則可公曰丞相以爲多耶某于二百人中精覈得此皆坐墨誤而沈抑者願推內溝之念而行之固爭不可退各疏其冤狀且欲引去丞相徑以公手疏者將上上一閱之卽曰陳某精審尙復何疑便與施行廟堂嘗啓擬某人能文上曰朕但聞陳某能文爾是歲攝侍立者三省因早求言公應詔乞公卿務行寬大頃歲監察御史京鏗極論從窄之弊已蒙開納此風未革殊無和平氣象聞者避之仲冬上謂宰執曰欲令陳某奉使聞其有親能爲朕一行否試諭之公回奏有賤息可以奉老親惟命之從遂借吏部尙書差淳熙十一年賀金國生辰國信使正初降辭公嘗兼領左藏三庫上首曰每以繁劇相浼備見忠勤但非所以累賢者耳祖宗用人不拘清濁全才須詳試乃見公奏每恨鴛鴦不足以共煩使衷諭非所敢當也使還除起居郎入謝上曰卿端靜有文將處卿以清要久矣去歲欲用爲諫官今日立螭不必多謝

論圩田多勢家所據使水無所滯復無所泄圩田未作歲多豐稔作圩以來水旱屢告利害甚明上稱誦久之又曰卿今在邇班凡有所聞悉當忠告會西掖暫闕卽令攝事曰朕亟欲觀陳某詞命兼同詳定一司敕令上曰朝士中如陳某惟善是從所謂心平氣定之人也明年春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避有寮官奏旅觀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焚奠公卽繳論謂如此則緇徒之無賴者得以藉口而子孫之不肯者亦得以挾詐請增爲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爲之勸驗得實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悅從公之議曰臺諫紿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同時金使不通人情多疑公因對上問卿比出使見其情狀果何如對曰必不動自占敵國欲有爲必置其壯士健馬今呈露無餘又其上下習驕以兵爲諱決不輕舉顧在我不可不備臣以爲外敵不足畏而內患不可忽也前郊祀四日除中書舍人人益知上眷之渥陞兼詳定既謝上曰已將宿齋百穴中忽記得卿未爲眞豈應更過一郊耶公會以足疾求去問勞尤篤且曰當自處一方

賜卿須是就補中有去風藥乃佳移時方得出奏劄論
上有恩惠而小民不預名爲寬逋頁足以惠頑民耳名
爲赦有罪足以惠姦民耳願因慶赦盡放天下五等戶
身丁四等戶一半上笑曰正合朕意乃于赦中行之公
在詞掖最久論事不爲苛細而詔令有不便事關國體
人所難言公輒論奏率蒙報可安定郡王乞封妾爲夫
人公以蔡丘同盟事繳奏他日入對上迎謂曰所論子
形事極痛快且是有補風教朕爲之擊節不已奏事訖
求去上曰今氣宇大勝前時何爲及此對曰進退之義
所當講明況近列乎上曰朕用卿之意殊未艾又嘗論
朝廷之事失于好詳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
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紊大體願深思漢明帝黃老養
性之言俯循唐劉洎多記多言之諫舉綱要以御臣下
省知慮以頤精神上曰邇亦自覺叢脞遠近大小之臣
未曾及此尤見忠誠次日語輔臣陳某之言甚忠卿等
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卽省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
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之體全在卿等留意熟復
其言可也後數日王丞相以外郡財賦事奏上曰前此

方言之如此則又非陳某奏劄中意朕不欲自催幾錢
此當責之監司方說不可叢脞不應又爾丞相以下媿
謝此事已編之聖政中閣老李公獻出疆以闕官奏上
曰陳某一入足辦不必更差他人內相洪公適典貢舉
復命兼直學士院王言俱出公手應之不繁上臨朝嘗
曰官欲擇人信非虛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內外制
獨陳某一入當之略不見其難時因遷者與獄公奏長
吏帥屬有賊不効至煩陛下自用耳目既非執要之道
又恐人不自安乞詔內外長吏各公心攷察陛下端拱
責成可也伺察之風誠不可長又論列聖德澤至深自
熙豐變更崇觀侈靡利源日以浚廣脂血日以朘竭今
賦入數倍于昔而大農調度略不少寬日以益甚聖心
焦勞固欲省賦以寬之而養兵所仰有不可闕然今日
曰養兵明日曰養兵是終不可爲豈不深可慮哉願詔
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以其可省之數定爲蠲除之
目所以續民命而壽天下之脈豈止召和致豐而已哉
上皆是之一日從容謂輔臣曰陳某老成凝重可大用
葛邲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坐廟堂自然安靖和平天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秋復丐外上固留且曰卿忠厚而疏通朕大用之意已決切勿曠也冬高宗升遐醫官王涇死有餘罪止從鑄官編置公勃然必欲寘之極典率同僚俱入奏省吏謂無前比公曰臺官既許全臺省官獨不許全省乎極論之得旨貸命杖脊于都市刺配筠州無不快之給舍久無連街之舉至是復振矣思陵之役臺察漕臣相繼以戒苛擾節冗費爲言公獨奏權官應辦事重期迫不無無擾議臣不得不以上聞陛下不得不加申飭臣剽聞沿路八頓只作二頓翻袞酌獻神幄亦欲轉移酒果微物三日一易過爲裁抑四方何觀願存大體毋至削弱以全送往之孝德壽官官屬兵衛宜與寬假上矍然曰人但以浮冗當節不思反失欽奉之意忽立數行下曰向非卿言朕亦未悟尤見忠蓋更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必降詔前日詔百費自內庫支罷諸路州軍貢獻已自明白但乞持之以堅則聖孝有光矣上曰卿每事盡忠而知體久欲置卿于經筵適無闕近諫大夫有闕深欲處卿亟問班簿在職已二年不應下遷少須徑爲中司可也公力辭不敢當

上曰祖宗時必用淳厚忠直者爲之卿正其選又固辭上曰別思所以用卿數日兵部尚書宇文公价對方及橫官事上遽曰若欲省費斷然不可公與權禮部侍郎顏公師魯俱久次宰臣奏各二年有半矣上曰顏某奉使回卽與爲真陳某則更欲少俟近及三年以其代言論事皆得體又甚盡忠俾久留後首須殊遷以報之十五年五月新平已被疾求對力丐外祠以便醫藥上卻之且曰卿每每要去可見易退卽日當峻遷非平進也對曰臣豈敢以求去要進上曰尊親壽幾何以致疾公對曰小人有母何敢當尊親之稱具以實對竟不許去公再拜復奏懇切上爲之蹙額眷眷不已雖許留劄子退及家則不允之命已頒上方之藥踵至次日旬休十一日欲下除目宰執奏已遭內艱矣上嗟惻久之亟賙以金帛公哭過于哀公卿弔者不惟惜公之去國而尤慮公之幾于毀也服闋除集英殿修撰知鄂州鄂號難治唐崔暉所謂土沃民馴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者在今日最爲重鎮三司鼎立尤費調娛及公爲之從容泛應三司如一家軍民帖服郡計仰商征公總大綱

加惠行旅而課入倍蓰人情翕然盡心力爲之三四月而領略江山得坐嘯之適政學流聞以爲前後所無有寬賦勸耕曠土加闢築隄捍江水患遂除興國沔鄂之間私鑄聚衆至數千人巢穴深阻寔成盜賊公聞之曰勢已滋熾緩之則害大急之則事生諸司欲調兵公曰計必出此然民兵習知地理可使大軍持重以爲聲援不足平也密召總首諭告織悉俾圖之不踰旬梟其魁以徇餘皆縱使歸業始以秦聞仍乞分戍以鎮其地郡有安樂寮以養窮民病夫歲久漸隳公爲增大之具器用給公田至者如歸焉紹熙三年進煥章閣待制褒治行也秋大比計使以外郡士子附試公固持不可則徑以勢臨攷官公度其必致紛爭五夜躬至棘闈之前叱外郡士毋得入譁者始定屯兵數萬軍民有訟平心而慮隨輕重曲直牒軍中治罪主帥旣樂其不相侵亦不輕貸由是感悅而知憚去郡數年人皆祠之不忘此豈驅之使然哉秩滿移建寧府俗尤勁悍動輒殺人公始治闕殿尤嚴于爲首者環視不勒止亦且連坐闕者爲之衰息聞浦城有謀弄兵者狀一家數人鄰里擾動公

召左翼戍兵五十人授以方略計日擒之崇安又有因告糴而殺傷者尋亦捕獲今上覃濡公與二使者議此輩皆亂民苟赦之不惟死者含冤將復出爲惡矣遂誅之而待罪自列境內肅然郡苦多訟蓋有專以把持誣訴爲業者家已致饒鑿空造事吏因爲姦日不暇給公親筆數百言疏其情狀示以法禁且戒屬邑無輕受妄訴受者先坐之舉必行之令嚴反坐之法自此誦訟頓清矣寬宿逋十餘萬又代輸下五等繭稅民以生佛稱之公在鄂渚政聲行于江湖間建去行在所不遠朝家益知公爲詳改知鎮江府適當游饑請粟于朝謂郡有餘貲不應公再疏曰舊將所留緡錢十有四萬不能糴三萬斛以支兵食尙不足何以爲振業計又不報直以書抵丞相曰丞相平昔以愛民稱一旦得政豈應遽變所守畿甸之近尙委而不顧遐方遠徼且將若何某願乞身以歸不忍千里之民徒爲餓殍也始許稱貸公分畫詳備講究深切委遣僚屬事無遺慮猶以爲未盡乘扁舟屏騶衛時一到給散之所苟朝去而暮可還者皆不憚往有弊卽懲有勞卽勸至誠惻怛無不感勵吏胥

亦習知公勞瘁之意至不忍欺人人如使君臨其旁闔境均及全活數萬計他郡流移者亦及之邦人以爲自昔賑荒未有如今日者也始米價翔甚雖糶以平之正恐不繼又告糶于荆楚速商聞之曰是陳待制耶俱告于湘北計聖願以米就糶計使胡公瑑以書來曰公之恩信固有以乎于商賈此事殆古所未見米舟皆至價遂以平郡民不知饑之爲害也前守造閘于丹徒鎮欲取江湖以灌漕河而地勢高仰水終不登公爲之撤去改造石礎以泄澶源父老因公按視羅拜謝曰固民所願不謂使君慮及此也瓌下巨艘連櫓櫛比江許公問風濤猝起汝曹安得無患合詞對曰沈溺時有之頌無策以避耳公訪同舊有海鮮界港歲久湮塞亟往營度鳩工濬治民旅相賀謂自此可以無恐矣又遣二巨艦以濟揚子之險皆爲永久之利嘗有一僧投牒自言結廬瀕江每爲邏卒所侵擾願行禁止公察其庸悍詰之曰距此幾何曰在鎮江江陰之間各數百里公曰吾得之矣地僻而介于二境官府既遠盜賊出沒汝必爲之囊橐信懼甚立命尉曹掩捕果得盜數輩其中多

爲便房曲室即破壞之悉寘于理撤其屋以增養濟院籍其田歸爲吏民驚以爲神咸曰此巨蠹也非迅雷不及掩耳未易鉏治自此奠枕矣饑民旣蘇帑庾亦立幾不可支商旅久服公名願出于塗課入增羨公不欲多積又代下戶之輸儲訟未息公自以向者三郡令無不孚此邦獨未盡服是吾之過也乃罰俸以自咎百姓咸悅憲使何公異聞之曰韓延壽之閉閣復見于今具列政績及此事聞于上三山謀帥公爲首選加寶文閣待制邦人挽留不可迂吏至或詆之曰爾輩乃奪吾慈父耶赴鎮過建上父老歡迎如過徵時喜公容貌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福之屬邑十有二有去城數百里者豫戒令佐毋得詣郡專以靜鎮之推所以治建者行之八州初入境領帥事任民有嘯聚者公念攻之必散入旁郡分遣逐兵數路要截如指諸掌神校奉成算以行賊計窮酋謀度不能脫皆自經餘數人定罪有差脅從者縱去各盜爲之屏跡治宗子之橫暴申疊毒之舊禁獨買鹽之宿逋優貢銀之市估內侍幹辦啓運宮忽折簡相要公惡其桀傲劾去之慶元三年二月召赴行在長途

冒雨得疾及關遽劇旣平待對蕭寺又爲嵐濕所乘疾復作力請外祠至再始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月庚戌抵家甲寅疾勢遽變遂薨于正寢甫歸卽語諸子吾之病病矣仕至禁從五箱郡組事君臨民不敢有媿于心今日無可憾者惟先塋之碑未立義莊規矩未備汝曹其圖之其爲我上章休致尋有旨轉一官致仕遺表聞贈金紫光祿大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居隱之女封令人先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六人曰鞏宣議郎曰革曰畢曰芾通直郎新知湖州武康縣曰卓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曰阜承奉郎鞏先一年卒革舉未命女一人未嫁皆前卒孫男四人允協承奉郎允迪允修允諧女五人長適紹興府鄉貢進士石梁次許嫁王埜餘尚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樂鄉橫溪西輿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甲申奉公之柩合焉公性資渾厚風度凝遠胸次洞然而臨事甚密與物無忤而見義必勇和氣襲人望之而意消至誠待物不能以形遁忠孝篤實始終不渝恥言人過寸善必取不以己長望人而喜人之勝已自奉如寒素而周人之急則不計有

無善與人交久而逾敬道廣而能周雖有強戾鄙俗之人一與之處自然降心非意相干恬不之較彼自悔悞待之如初推賢揚善不遺餘力無一毫媿嫉之心人以爲不可及而公出于中心不自以爲長也自爲小官所立已不苟出入朝行奏論一于納忠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推誠薦士有味其言一時推挽多名流有致身法從者林公粟夔州之罷上怒未已公力救之楊公萬里由秘書監漕江東上疏留行皆人所難獻替甚多而不自表暴故天子信之而士夫推服在都司嘗以論事忤王魯公久乃信服曰吾之益友也知院胡公晉臣同省嘗曰舊聞名而未識面今自以爲得師也給事中王公信每語人曰陳公一片心地所謂海內少雙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應辰進學不倦文亦愈工尚書韓公元吉稱之曰文詞溫潤有制誥體異時必以名世正獻陳公嘗薦于上曰前御史陳某在太上朝廷然爲名臣今其子賢而有文金玉之德絕似乃父文惠史公屢執手曰觀公人物器業必當鼎貴在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

龔黃當反出其下待制楊公曰陳公海內名勝某平生之知己也周益公尤愛公之文時以佳句誦于百僚上又薦之孝宗嘗曰某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特進之徙于鄞田廬之在莆者悉與羣從鄞纔有租四百斛仲氏蚤世尤愛其季每以自隨特進捐館新平命公中分以與叔父後以特恩補官卒老于貧公時自窘于用而周卹其家甚至試郡奉叔母與板輿俱行葬送婚嫁一力辦集二子諸壻及甥又皆仰給久而彌篤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俱亡矣以張氏中女嫁會嚴州集又嫁其季女王氏妹生一子曰澈新平尤愛撫之今上受內禪公在建命之奉表遂補文資莆中宗族生事死葬無不被賜從弟翟仕于南而歿其兄惟方教育其孤而惟又亡公取其季以來愛之猶子也遂聯入太學兄子肇頗友愛而貧無以自存公以叩益公益公爲感動遂官之公又命諸子斥田二頃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矩以給宗嫻三山之行畫繡有光族黨接踵至戲下待之如一捐俸以給之親故有急無不周卹待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義襟特達人有難及微

州招三衛軍立表于門有願行者躬闕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卒伍問姓名曰雍彥恭詳問之則泣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仕厄貧故自棄爲此公惻然旣飲食之命取文書來爲召保任奏上且給其費命下又撫養之至數年在都司有稚子訴其父官廣中歲餘不得俸竟死歷券具在卽堂白下左帑代支令本郡償納仍飭諸道小吏俸不以時給者劾長吏在建有媿自言前推官之家夫婦俱沒二子乞食久矣求自便公訪其實乃華亭柳氏卽爲闕官舍給常平之粟取布帛于私帑爲之買田又教以學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類如此者衆三事尤其著者公自宰掾以至禁從無歲不上丐外之請或勸止之則曰叨在要塗不可待君相厭薄而後去晚臨四郡在外八年後來者多已得政或爲公稱屈則笑曰前輩有言人生五馬政不惡與人處處爲春風故能不薄其官奉贖日謹精力德量皆不可及所至惠利及民水旱有禱率應如響若有相之者尤善因其俗以爲政寬猛適宜鋤姦無所顧忌撫恤善良若不可解于心去微之後尙爲長慮論夏稅和買著在甲令兩數

有差更法以役臣既去郡乃悉輸十二兩是欲輕而反重請竝從定制上從之徵人聞此感德深矣僚吏各盡其情樂爲之用賢者推轂恐後間有按劾皆甚不得已而后發一吏一卒不至屬邑各置一歷守宰親筆往復吏不得窺情實具見如對面語不待鉤距出奇而政成于戶庭矣未嘗以私喜怒施一筆亦不妄用一錢非有疾故不謁告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如私事每曰要當一日必葺而便坐蕭然自謂凝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滄名室公退則讀故書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爲一編名曰擷芳故公之文溫厚爾雅有二書之風有奏議制藁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諸孤將版行以傳世歷任四朝出藩入從飭己甚嚴了無玷缺天下之言長者莫先焉倫亦汪出與公俱生長外家公見老母及舅氏尚書每興如存之感待中外諸表俱厚倫既奉祠無時不過舅家聞公之歸謂當春客里社鄉人已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議天乎何奪吾表兄之遽也始公荷孝宗隆眷垂上政塗而以憂歸今春召還謂必枋用及門而病不能朝終不得究經綸之蘊豈非命耶嗚呼姑無問

此以公之仁厚有餘奇龐福艾意必享上壽而年不及七旬以卒尤爲可痛也薨之日上而士夫下而兒童走卒識不識無不傷嘆內外姻黨哭之盡哀五郡吏民以次致奠且道其邦人聞訃涕泣幾爲罷市殆傳記所罕見也諸子承公義方各以材器自奮華嘗魁國子監蒞兩以漕薦上禮部卓登紹熙元年進士科積善餘慶其在茲乎將葬芾等泣拜求狀公之行知公之詳無如鑰者又以舊所聞審于母氏舅氏謹書之將以告于太史氏而請諡于朝若處鄉治家之法皆公之餘事也不屢書謹狀

攻媿集卷九十

宋樓鑰撰

行狀

侍御史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行狀

曾祖寂故任永靜軍東光縣令累贈少傅妣趙氏贈成

國夫人丘氏贈濟國夫人

祖禮累贈少師妣張氏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故任資政殿學士左大中大夫致仕累贈太師

妣趙氏贈秦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王公伯庠年六十

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繼文贈特進者以明

經出身嘗為河中府虞鄉縣令四世祖昇贈太保者以

甲科為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府翊善十餘年請老而

歸避大河之患葬特進于濟南因家焉少師古學精深

兼通醫卜工真行草篆尤邃于春秋既免少傅喪不樂

進取攜二子屏居青崖山之兩河太師因教授其間以

供甘旨名聞東州學者雲集時號兩河先生紹興初執

政凡四年力丐閒退已遂致其事居于四明西湖之陽

今遂為鄞人公登紹興二年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吉州

左司理參軍試教官為第一改充明州州學教授十一

年任滿循左從事郎便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太

師方在政府詔以諸將成卻敵功皆二三大臣奇謀指

縱之力可與一子職名改左宣教郎直秘閣顯仁皇太

后回鑾太師充禮儀使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尋主管台

州崇道觀十四年授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太師薨

服除二十二年通判平江軍府奪職罷歸三十年主管

台州崇道觀三十一年賜五品服通判鎮江軍府三十

二年以覃恩轉左朝請郎隆興元年改兩浙西路安撫

司參議官二年省罷知興國軍乾道元年七月召赴行

在除戶部左曹郎官仍有旨復舊職明日兼皇子慶王

府贊讀尋改直講二年南省試進士為參詳官就院擢

殿中侍御史五月遷侍御史八月罷四年主管台州崇

道觀十二月知閩州五年八月復直秘閣改知夔州兼

本路安撫七年移知温州九年赴上纔三月終于州治

累官至朝請大夫公忠孝謙勤得之天資自幼刻意問

學家素清貧太師教子甚力朝夕講習至以栲衣禦寒
手種苜蓿以充飢及冠猶未知肉味父子易衣以出而
抗志不凡慨然有立名當世之意手抄古書往往成誦
太師守道州欽宗登位奉表者例當推恩公請以叔父
次臯行旣乃連中世科人益奇之分教四明人士仰慕
適與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過去未來三佛名之初被
延閣之命時宰欲擢丞列寺太師旣不欲私其子公亦
力辭馬平江當冠蓋之衝毗贊郡政聲稱甚美會以議
間遺論自此不復造朝安貧樂道十有餘年若將終其
身一旦趨召際遇聖明首論養人才裕民力理財訓兵
以爲不可勝之備又論攷察薦舉爵積粟等事奏對
明白音吐洪暢上意開納陛循亦屬耳傾聽爲之咨歎
卽日除戶部郎講讀王府究釋經旨詞義俱勝帝子斂
衽受之逮執法殿中進遷南牀自以起遠外被異知益
展盡底蘊謂強國在法制固國在人心然國勢可振而
易強人心難得而易失乘航之論不可不知駁輿之言
不可不鑑又奏方今之弊莫大于風俗苟且而苟且之
弊生于士大夫議論之不公惟不以虛言先實用不以

高論蓋真才苟且之風或可少革是時宿將類以罪廢
公奏奔北固爲可罪而戰多有不可掩者不應以一售
而廢之宜及此無事之日以次召還使備環衛撫之以
恩折之以威庶可收效于後上深以爲然稍稍錄用沙
田蘆場議起租稅民以爲病無敢言者公乃極論之其
略曰沙漲之地未嘗耕樹施工布種乃是務本之民旣
未能如漢置立田科以勸農而可擾之乎蘆葦之生本
非種植各以其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旣未能如古捐
山澤之利以予民而可困之乎豪強坐據雖曰非法然
怨不及上今朝廷遣官增稅怨始有歸矣上感悟卽令
罷去以便貧民廢省兩浙船司簡閱宿衛之士皆自公
發之由是眷意愈厚嘗奏事良久上肅容謂公曰卿所
言一一可用議論全似唐王珪公平日恥言人過未嘗
臧否人物恩仇一視臣無城府旣居敢言之地遇事輒
發抨彈所及動涉仇怨無少分顧忌意或爲公危之公
正色曰言責所在顧忠于君者如何爾一有愛身之念
紀綱何賴焉筆力素高作奏不能自休諫葉謹密子弟
不得預論事尚多非施行于外者莫傳也諫長事公論

元年正月九日葬公于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公事親至孝少時所得成夫人在具悉以奉太師居喪哀毀盡禮有人所難及者記問絕人博覽載籍當宣政間舉子惟務金陵之學公獨貫穿經史考出入百氏至老未嘗釋卷賓客相對諸子待立奧篇隱帙隨意嘗問侍郎周公綰曰比見表中用一驢載都市事偶心所出周公素簡默僅舉一二公適參坐又以曰公公歷誦臧質傳中數十語二公歎賞不已又師以勵其子焉作文雄奇操紙筆立就若不經意而語多警拔諸公銘誌類出公手有歷山集雲安集奏議告家資治編年宏詞集要夔路圖經等藏于家其他不及屬彙散落甚衆人雖以公不作文字官爲恨然崇論宏議日月獻納亦有以少伸素志矣立朝典州威望凜然而待人接物卑牧已甚閒居客至應酬終日倒屣延納惟恐其後朝章野服顛倒層疊人人與之傾寫略無倦色士夫無不愛敬下至閭里聞風悅服疎財好義不計家之有無義所當爲無所吝惜四明舊爲義郡舉漢汪公思溫爲之主

盟汪公歿公實繼之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爲之經理故鄉人尤歸心焉廉節傳家他無嗜好俸給之外一毫不以費公帑在夔首禁科買狝鑄之類仍以公務鑿版徧滿山谷有以書求市者則以墨本寄之永嘉軍卒百工咸具公一切罷遺服用所需必面與之直至或倍償人謂其過而行之不疑故治温未久病告幾半而喪行之日百姓巷哭以過車非德之感人者深乎僚屬問疾臥內見公几案蕭然銀紙以覽皆歎息而退初治入蜀之裝于建康有以白金來售者曰以此西上當有倍蓰之獲公曰不幾于商乎止以緡錢行比歸日輕舟而下以餘錢自隨人愈吝其消方家食時未嘗忘國事凡所聞見必詢究講明務求可行之實蓋其志尚如此及膺進用期不負所學以報主知去不以罪人猶望其再入也終不得究見德業朝野共惜之病且革二子以藥進手格之去靜默焚香宴坐自如上章休致處畫家事若平時及屬續不恒不亂翌日入飲肢體和柔如生皆積善之報也論汪出因外家以拜下風自蚤歲辱知獎間置坐隅匪怒伊教殆非一日公將沂江翰以假吏之燕會

別于金山客授永嘉公適來守尤得窺治行之詳公之二子不鄙以行實見屬自惟荒淺不足以稱下筆復報者屢矣壬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起殊使人有愧于泉下今推官又以爲言乃取所聞兒敘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云

國子司業王公行狀

曾祖景章屯田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真臣朝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

父俱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光祿大夫

公諱述字致君姓王氏上世居大名蓋三槐晉公之別

派會河決遷墳墓于洛高祖贈吏部尚書軫徙于陳之

宛丘建炎南渡待制再爲戶部侍郎終工部尚書寓居

越之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公幼警悟絕人書一讀輒不

忘建炎二年金人破宛丘公年十一被擄能以婉言脫

禍至幽燕久之會朔發騷動脫身走河朔復歸宛丘日

爲南向計嘗默寫舊所記論孟六經爾雅教受汝穎間

時作歌詩蓋未嘗一飯忘君親也紹興八年中原成兵

有自拔而南者公與之俱遂達行在所自是益耽玩書

史一試入太學在諸生間已知名二十五年以前書劾祀恩補登仕郎明年春中銓試第一循右修職郎特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未上丁尚書憂服除監行在雜貨務雜賣場門樞密使汪公澈以御史中丞宣諭荆襄辟差充湖北京西宣諭使司准備差遣汪公素聞公名事必咨焉公亦不爲苟合嘗坐中得禁捷寶僚相賀公獨歎曰蔡人塗炭矣聞者甚之公道所以然者已而果然汪公旣歸宴僚屬亟稱公論事不苟舉一卮屬之訖事特改右承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隆興改元中進士第明年赴計院上問北方人材于尹侍御稽尹以公對忽有旨引見公奏對雍容上喜曰早晚當用卿退除御史臺主簿越七日遷監察御史時金人再窺淮甸朝廷肝食公與同列奏疏曰昔婁敬勸漢祖都關中張良亦勸之是日車駕西都長安趙充國上書請先誅先零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史臣書高祖事必曰是日書宣帝事必著日辰者皆表其從善之速也夫遷都大事也即日啓行金城去長安遠甚璽書往返僅七日應機如此事何由而成今天下事急矣臣

儼所言不可用則置之或有可采願陛下遠法高祖宣
帝斷以必行不俟終日庶乎不失事機又嘗奏論西邊
上流形勢詳陳備禦之策凡五條大略爲將帥不和務
使輯睦士卒寒暑宜加勞賜益武昌舟師以張黃州之
勢分兵戍鄂州以防荆襄之衝且請多方疑誤敵衆使
不得專意襄陽又奏疏條上急務願下哀痛之詔以收
人心選宰相之賢以任國事出令必由三省則命令專
一旦絕姦人矯僞之萌諸將小覲不聞則必致誤事寧
開功過相補之科因極論大江而上我軍單弱乞詔沿
江諸郡守臣從宜措畫一面施行以一上下之力是時
宿將如李願忠邵宏淵趙樽姚仲之徒猶有居陽者公
一一條其才用有以貪殘得罪者乞加拔拭以收其死
力且言姚仲舊在川陝曾將燕北兩河歸正人號赤心
軍以保川蜀今江上歸正人不無危疑宜令姚仲將之
以聽督府節制每一進說上皆嘉納十一月擢右正言
陸對之日首論擇相之難且言專取親舊排斥異議官
義制之人于有初之地置循默之士于必進之塗樞密
院之權反奪于機速房尚書省之事不關于左右司皆

宰相之私也次論其釁未已科擥驟然羣盜根芽姦宄
不禁宜詔守宰行寬政務實惠安固羣心以靜邦本次
論講和有二可疑且請督師不專于持重諸將不專于
分守悉遣銳卒以順攻逆以主待客各爲決戰破敵之
計此聲一出雖未必交鋒敵人聞之知吾有備和亦在
其中矣次論陛下以願治力行之心憤衆事之不理慨
然更革令欲必行人情或有不安終至廢格不若責當
言者使之言擇其當者明坐其人之奏請而舉行之或
有浮議責有所歸若其可行利興害除善聽善用之功
歸于陛下矣是時晁公公武爲侍御史一日與公同條
具急務利害翌日得旨晁某理財之說最長除戶部侍
郎公入奏言臣就晁武家同草奏疏同銜進入內殿
又同奏陳公武旣因此改除揆之義分臣不應獨留言
路願繁劇自劾上賜御筆曰卿方守諫職且朕親擢不
須引嫌辭避繁劇之任當俟異時勿復再有陳請上意
隆渥且將進用會論館職免召詔試非是忤執政遂除
吏部郎官供職一日力求外補除直秘閣知鄂州尋以
母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除知台州會承

嘉闕守執政以海溢之後覲其選擬試郡有績效者五人上曰近嘗令王某守台州未行此良吏也遂除知溫州既至一意摩撫寬猛適中除積歲無名之求罷廚傳不急之費公未嘗更州縣而公庭無留訟屬邑無吏迹雖老于吏事者不逮也水利多廢得內帑錢二十萬盡心力而爲之擇縣官之能者總其事召鄉之士有才幹者董其役如朱浹埭瑞安塘路石岡斗門功役浩繁皆不日而成民蒙其利災傷流移之餘歲事屢豐士民怡愉遂爲樂土郡人畫像于州之普覺寺祠之至今樂清縣令顏大松邑事整辦豪右不得逞相率誣訴于部使者公審其無罪辯之事至臺省朝廷爲差理官就郡訊鞠公又執前說使者憤其異已併按公黨蔽賊吏人皆爲公危之獄成令果無事始服公之守正不撓四年改荆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丁內艱服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奏陳常平以陳易新之法甚備上令先行之一路公乘傳至部敷諭聖意約以檢校之期親行按覲弊蠹隨革從行不過數輩所至靜謐遇僚屬之賈者一見卽薦之求者弗與也裁節浮費公帑積二萬緡

以其半入建寧府庫充常平本錢九年丐歸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改元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明年入對上迎問曰卿去國有十年否公對向蒙陛下擢從宥官俾任臺諫分符察州十有二年恨無報効上曰毋往湖外且將用卿公奏天下之士口有至公之論而中有至私之情願有以絕覬覦塞流競舉無遺賢効無佚罰則人無所吝其私矣遂畱爲吏部郎官三年遷軍器監嘗因輪對奏言管子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人臣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又曰無代馬走使盡其力無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此言深責成效于臣下也願陛下使羣臣各居其位職任分于臣下之所趨誅賞操于人主之獨斷曰省其事歲攷其成小大協心以張國勢又奏紹興以來軍器先閱于本監官然後赴部旬終進呈近用御筆軍器非進呈不得出所自此止是文移往來更不加攷察臣以爲職與事合則功罪可稽事職相離則誅賞並廢欲乞略依故事仍令監丞旬月就本所察其美惡不爲虛文丞貳專主親臨監部總其大綱有不精詳無敢逃罪十月差充大金賀生辰使接送伴使舊

例宰執具郎曹而上姓名以進上獨遣公調護使客了無間言往回奏對益稱上意四年秋國子監試進士上舍攷官以子弟預上舍試引嫌自列特旨別開院以公持文柄鑒裁精甚士論稱愜至九月遂除國子司業公在學校久士子素所欽服人情翕然謹守規繩始終如一公嘗得賜疾至是復作謁告未滿求致其事遂以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二累官至朝奉郎娶張氏故知漳州麟之女子男一人中行迪功郎前明州慈溪縣主簿孫男一人大臨將仕郎女一人公性孝友尚書治家嚴整子弟小有不謹正色視之公一兄二弟相繼蚤世公事尚書無闕者居喪盡禮後雖寢顯輿轎出入不敢就廳所避尚書之舊也逐吏到門一不度母文安郡夫人黃氏生公句決而歿痛念終身語輒泣下遇外家特厚繼母河南郡夫人朱氏撫公于齠齡中以至成人事之尤謹尚書捐館之後率循家法加詳悉事寡嫂孤姪內外斬無一毫之私遇父母諱日潔齋兼辰哀動左右奉壘域及四時之祭皆可法也少歷艱苦通練世故慨然有大志不爲無用之學究極

事變善明利病動數千言初登第時張魏公方銳意進取公上書辯論以爲無規模而決大計以天幸而希成功魏公不以爲忤曰正欲各出所見後省率如公言既居言責當國家多事知無不言居憲臺百日諫垣三旬而前後論奏數十上皆切中事幾有人所難言者以遺補舊人再入爲郎稍遷監長士論爲鬱而公處之恬然出公門入私門貴近未嘗識面且望一見政府不請問也天資素高而力學至老不少袁黎明誦書數十遍而後盥櫛日常以六經羣書至文選韓柳李杜詩文大率成誦暇日正坐默誦左氏傳一字不遺尤通貫漢史嘗辯班固牴牾爲西漢決疑三卷補註杜詩三卷編集南北戰爭事實爲南北龜鑑詩文至多少作皆棄不取存者尚十卷爲監門時姚令威寬嘗有所遺忘折簡問公答三百餘字皆史傳全文姚問所遺介云就筆揮答不見有所闕也姚大驚服尹晁同居臺中一日有言蓄鵝于陸者入水輒沈下公曰是必以豆飼之客曰然因引嵇康養生論豆令人重之語二公歎曰公記問可謂精博姚與二公皆號該洽自以爲不及也自少才氣不凡

方赴銓選時張公綱爲禮部侍郎吏持銓榜來張公遽曰魁非王某乎吏曰唯同列怪問之張公因盛稱公才學之懿非第一不可其爲前輩所期待如此爲文務極本源謂近世學者多尙膚淺其教子弟嘗曰欲爲文必自先秦文章欲爲詩必自三百篇以及騷選唐人欲作字必自鍾王諸公故公之詩文皆高古字畫有水墨積習之功尤精小楷手抄書盈溢巾衍首尾適整開卷粲然對賓客宴笑高談雄辯援據詳明率領其座人晚頗務簡樸叩則應明理益深聞者悚歎居家自奉甚約間以其餘賑宗親之不給者春夏間傾困廩所有下其直以糶一邑米價賴之以平乙酉大饑爲粥以食餓者里人勸率全活甚衆攷公之平生以世家子淪陷異域脫身而歸力學自奮兩薦上庠不上第又以上書得罪權臣閒廢十八年不預世賞年且四十纔得一官暨登一科不兩年居諫省未幾去國更憂忠浮湛久之一旦天子引以自近且貴矣曾不得一言語侍從之列爾志而歿士大夫無不痛惜兩學諸生哭之盡哀又相與祖祭于江干者數百人行道嗟呀以爲未有也中行旣以

五月二十八日葬公于縣之雙林屬鑄狀公行事將以求銘于立言之君子論不肖公以兄之子妻之又爲癸未同年進士公旣撫兄子如己出且不以子婿遇我其敢以固陋辭謹摭平日所親見聞于公者具如左謹狀

直秘閣知揚州薛公行狀

公諱居賢字云華世爲明之鄞人曾祖弁故不仕祖唐累贈右朝議大夫父朋龜故任右朝奉大夫知衛州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以儒學起家純明簡靜鄉黨尊敬之公自幼敏悟風骨魁梧通議公期以遠到受致仕恩補將仕郎初任福州長溪縣東尉任滿循從政郎尋以監賞改宣義郎知湖州武康縣始至延父老問疾苦一以仁厚遇之追科不授而集庭訟益稀民方喜公之政而遭母淑人王氏之憂以歸服闋差主管臨安府城南右廂公事南廂戶口十四萬最爲劇繁公手決訟牒了無滯礙有武弁安儼者其母嘗充掖庭怙勢橫恣公曰此而不懲是箭張禁酒趙放復生于今日也列其姦狀于府府上其事有旨鑄秩免官徙之他郡有府胥持公務造庭下肆言慢侮公以爲如此何以助彈壓杖而遣

之吏部尚書薛公良朋時帥臨安喜公臨事靜厚而能不畏強禦貳車有闕必使攝事事多咨訪焉工部侍郎姜公說爲漕副當乾道初間都下大疫漕以上命遣府僚視民疾苦惟公領鑿家至議疾賊藥鑿不敢欺所活最多于是帥漕共以公績上聞被旨候任滿日陞擢初四明海多盜戶部侍郎趙公子瀟以龍學出守復制置司以鄉兵分委士夫之里居者公曰是畦下也緩急何可用乃卽遠郊勒兵以法教之坐作進退之節是時舳艦雲集而篙師輩無所用心日遊城市公獨率所部與之期而肄習之一日趙公按視公所轄百艘沿沂奮迅餘州爲之辟易趙公亟稱之及任都廂日諫大夫尹公穉出使東浙措置海道雅知公諳練辟以自隨焉授臨安府通判未赴任間會曾丞相懷以戶造領權酷始議併二十一廩爲七思得通敏靜重之士爲之屬遂辟公爲主管文字當併省之初羣失職者不樂浮議橫出欲挽取之公洞究弊源隨事更革不見其迹又能調娛上下以迄于成謀入增倍至今行之公之力爲多權發遣興化軍始至庭盜跖充斥吏或請分曹以治者公不聽

親閱而審詰之往往得其情窮教令之黨嚴安訴之罰處決精當訟者悅服郡以辦治興化士子盛多而學宮隘陋弗稱教養公爲之建傑閣以庀御書崇齋宇以安學者廣書籍備器用奕奕一新有浮屠自謂遇金僊得咒術有疾者飲其水或愈愚民相扇所在城市財施日積旬月間累百萬公聞之曰執左道以惑衆罪不容死弗忍究也逐浮屠境外悉以其資歸之學多士肄之郡圖歲入苧麻以爲太守圭祖公視地狹不足以出此則曰腴民以自厚非吾志也立罷之就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公以爲監司自有體簿書期會固不可慢而非政之先煩以激揚爲己任甌寧尉執盜謀賞會公攝憲疑其附會摘獄辭之隱以折之獄吏詞屈具得尉曹姦利之狀移官審究則良民也駭正其事而散遣之朝廷興修水利公驅馳川谷不憚勤勞所在必集故老與鄉之秀者攷言遺迹一一疏漕吏受成規奉行惟謹循行諸郡約省騎從不以聲勢臨人或不知爲部使者也公除郡時少保陳公當國自喜爲鄉邑得賈二千石且道主上選擇之意及少保帥聞公方持使節至三山羅價

翔歸公還建寧發常平粟萬斛順流而下少保公難其
神速尋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力丐奉祠主管建寧府
武夷山沖佑觀秩滿赴都堂審察得旨內引公力言常
平虛數水旱無備請盡洗宿弊與之更始又言閩中部
綱公取夫力之費所至輒起夫騷擾以爲常請一切禁
止上嘉獎留爲倉部郎官旣而陞郎中漕粟都至有折
閱者所司括責逋負之人聯以脩垣百十爲羣徒困苦
塗而無所從出藍縷枯瘠無復生意公憫其然爲同長
貳奏請令漕司下所屬償納囚繫一空鼓舞而去淮西
漕闕有以公姓名薦者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兼提刑提
舉卽日獨班對便殿臨遣甚寵而諭兩淮事宜委以城
險要浚池隍又將立倉廩以豐塞下之粟且曰勉力辦
職朕不忘卿公感激受命卽日引道至治所府庫枵然
公訝其已甚及會出入之凡則嘆曰用之無節安得不
匱吾知所以治之者矣于是汰冗吏罷不急補罅導源
時取而約用之蠶弊之迹剝破殆盡漕計始優一意屯
田事修築塘圩廣募種藝又以其餘貲修無爲軍庠校
遂爲淮右之冠興利除害纖悉上聞主眷旣渥隨卽罷

行安豐軍光州舊有忠勇軍水寨不隸漕司上以公肅
靜有謀併以委公陞辭之日上親語公漕司所造弓弩
就令和州築屋貯藏公檢閱其目虧數尚多亟爲奏審
御筆仍令增造公不以纖毫擾州縣而如期辦集樞府
上其勞特轉一官淮東謀帥上因公奏陳邊事深嘉之
卽以公知揚州淮地被邊狗鼠之盜雲合烏散無所踪
跡邊民多苦之公設醴賞置耳目取其尤者明正典刑
窮治囊橐之黨疏其姓名而揭之市羣盜屏迹外戶爲
之不閉淳熙庚子早旣太甚公以禱禱勸勞蔬素日久
遂得下痢之疾卽民日到庭問公起居以安否爲休戚
閱兩月竟終于郡之正寢十月四日也百姓爲之悲勸
士夫亦傷惜之累官至朝請大夫嘗以職事修舉除直
秘閣娶朱氏封宜人男六人長揚祖迪功卽特充淮南
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次佑祖以國子入太學將受
公遺澤次循祖懷祖祖述祖女四人長適進士汪闕
中次適承務卽新監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王克常
次許嫁將仕郎劉安正次許嫁通仕郎徐晞夔公稟資
寬亮而能濟以嚴遇事明察而不流于刻自奉甚約而

未嘗齎子人性不喜酒居官未嘗夜宴視王事如家事
 惜官物歷官三十年了無玷缺以緩急叩請者割俸以
 周之維揚公帑負民錢積數頗多公到郡捐私財先為
 償之遇事有可疑而難辨或以非意相干必退而深坐
 思有以處俟其心平氣定徐起而應之故未嘗失色于
 親舊事亦無不得其平者平生多巨公獎予更為汲引
 馴致宦達晚結主知親擢闕寄士夫不惟以公之才業
 應有以得此且謂公奇龐沈毅福祿未易量也而年止
 五十有八不得盡其才用嗚呼天耶諸孤以九年六月
 七日葬公于奉化縣志義鄉雙各嶼之原從新卜也鑰
 母于公為中表鑰視公為諸舅行平時相與素厚公之
 諸子以公之行事屬鑰編次因紀其大者如右謹狀

攻媿集卷九十

攻媿集卷九十一

宋 樓 鑰 撰

行狀

文華閣待制楊公行狀

曾祖端故不仕妣蔣氏魏氏

祖零故不仕妣邵氏

父渙故宣義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本貫慶元府象山縣政實鄉美政楊公諱王休字子美

年六十六狀

楊氏世居郡城公之曾門始家家山遂為邑人累世以

隱德聞于鄉公生而奇龐邵夫人中年抱孫極愛撫于

髫齡中已有成人氣象莊重寡言樂然後笑相者以為

必貴中散延儒士教之家苦無書傾貲買經史于胄監

肄業蓬萊山僧庵中窮日夜之力至雪積于階而不自

覺尤好詞賦兼通春秋游郡庠名出諸生之右紹興末

年始名鄉書再薦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左迪功郎台

州黃巖縣尉首興邑庠公自課督又獎拔其尤俊秀者

其後登科相踵皆以為出于公也邑有豪民武斷一方

蓄雄狡數十輩分而爲三曰大神者爲之謀事曰中神者爲之行賞曰小神者則無賴善鬪之人也官吏莫敢誰何公具得其奸狀白于郡黥隸他州閭里懼伏稱公爲鐵面少府遇略賣生口者痛懲而歸其人請捕監立賞格計實而募于衆禱雨則神龍爲之示現捕盜則鯨海爲之肅清蓋篋仕之初器業聞望過人已數等矣尋以賞典改左承務郎知廬州合肥縣邵夫人年過九十方欲奉重親之歡而邵夫人壽終公追慕舍飴之愛不欲行中散同徐夫人執喪于家勉公前邁公攜一僕自隨晝至聽事夜寢書室洛誦或至夜分尚書王公希呂爲帥歎曰據案決是非此猶可及官舍如僧居二年如一日實有所不能也又愛公筆端箋奏皆屬之帥潛不相能久不覲面僚吏無敢言者而皆敬公各致剡舉公因得調娛其間二公爲之釋然置酒交懽而待公益厚淮民多爲客戶所侵地訟難決公親行阡陌爲之平章訟日息而野日闢至今賴之賦役均平一毫不擾民樂就役欲及公任內爲之歲饑發防邊馬料運米給貸漕司詰之公疏艱食之狀且已責其秋償矣至期皆不督

而集萬弩手赴帥司檢閱多苦傷寒喉閉之疾公揮方製藥以給之病者多全活其不幸者官又斂之郡多草廬易致延燭公白于郡請易以瓦帥曰非君孰能辦者公一力經畫市木傍境教民陶瓦未幾民居一新邊方爲之壯觀淳熙四年磨勘轉承事郎明年任滿賞轉宣教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待制夫公熹時爲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自行經界以來境內苦于賦重民不聊生流移者衆公與朱公力請于朝利害甚白雖幸少寬猶惜其不盡如所陳也廬山東南勝境官宇有史隱堂正與五老峰相直媿侍雙親于堂上太守尤敬中散扁一亭曰敬老公餘則奉安輿遊名利以盡其歡六年轉奉議郎初有詔臺諫給舍舉察官王公已在西掖以公及丞相京公鏗應詔京公遂戢牙而公遭內艱以歸矣扶護暑行悲感道路執喪甚苦九年又丁中散憂勉舉大事家爲之罄邑鄰台州有蓋蒼山高絕人迹罕至公處僧室閱佛經一藏以資冥福人以爲難服除造朝言士風奔競皆上之人有以來之仍言海舶不可徑造都下貳相王公

淮梁公克家是其言有意留公自以五年憂患之餘力求鎮江府分司糧料院以歸人允高之十二年到官職務至簡而少保吳公瑤爲總領一見公期以遠到幕府事既爲盡力吳公亦開心聽可一司賴公爲多明年轉承議郎吳公召還首薦公才德之美孝宗命申書識之既滿秩王丞相欲處以司農寺簿公又力請外郡除知洋州十五年轉朝奉郎光宗時以皇太子參決庶務公辭于議事堂論准甸撮課紹興和買最爲民害又論四川綱馬利病光宗喜曰議論人物俱偉當爲敷奏施行是冬赴鎮洋本佳郡近歲有健訟者公剖決精明人不能欺坐以無事治賦期會信必不礙而辦征商權酷亦皆沛然郡有丹淵二蘇鮮于子駿四賢繪像巨望必率子弟拜之丹淵有園池三十詠公盡復故迹退食多賦詠其下又崇教化課農桑百姓安之纔一閱月俄改知金州兼管內安撫前守一武吏居興元席卷以歸又盡焚其籍公至則枵然且無所稽攷爲之節用度懲吏姦不能給一二詔置獄前守坐編置沒其家貲公又極力經理僅能成邦西津兩渡公督征利病民首罷之劄淨

梁于西津以惠行旅人爲立祠過者必祝處分西城漢陰平利三邑綱馬以損均敷之費施竹木柴場之利去受輸倍征之害州有權茶場其初止隸茶馬總領三司抱納息錢之外郡計亦藉其助守或乘勢權取至務用係省以增本錢從官多售既已科擾園戶深治私販配隸者相屬守亦或以自累公極白茶司欲賣引以便民暮年始有更引之命公力贊之俾官僚及諭鄉之大夫士各陳其事酌取衆說罷茶場而薦引一方無不快之帥守尚書宇文公价憲使朱公致知相與歎曰安康之政前所未有也條其政績交薦以聞光宗登極轉朝散郎郡之士風素陋鄉舉者二人其一又流寓也公爲大興學宮學者浸盛鼎新祭器春秋釋奠如禮有雅歌投壺之風焉十六年爲四川類試攷官境內一水遠通襄鄂行商不絕有鬼愁灘摧舟絕險公出錢募人平理之石堅不可破公臨視之得古鐵于沙中甚夥鑄爲鉞鑿嚴醢熾炭以攻之石爲之解以砲竿移去遂爲安流郡宿重兵多以權利啟爭公視如一家愛軍士如愛吾民都統田公世卿固已交歡殿帥郭公棣奉祠里居相與

從容無間嘗微近郊步騎俱從三公戎服竝馳公又素善射以一矢斃雙兔二老将敬服之閑語同僚曰中興之初余爲均房鎮撫使敵騎犯塞大將以金舊隸京師置不問止保洋州饒風關遂致此郡失守又乘勝擊破饒風直搗漢中賴王師力禦之遂由斜谷而遁今郡爲西蜀喉襟上津縣卽商於之舊邑自商之豐陽西至洋之重陽關橫亘一千三百里關隘六十四邊面闊遠而權輕財匱何以備倉猝乎聽者竦然公曰向以大將爲守與三邊軍府角立廚傳動有重費交賄通及四鄰惟當痛絕舊習雖賈憎不暇恤也旋餘以所積置防邊器具增保勝民兵衣甲親給支犒無侵漁之患時比節賞革游惰之習休日則較禁卒事藝號令精明賞罰有差將官有夜飲于城外者私留門鑰以俟公曰吾與敵畫地而守其可弛乎懲闇者而軍中亦治其騎將內外始肅舊有撫養庫例與公使用等公曰此正以防邊也自軍用外不支一錢去之日爲緡錢十餘萬紹熙元年轉朝請卽二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自郡赴臺幾千里道遇訟滕隨卽受理御吏甚嚴秋毫無擾攷察吏治置籍

大書明別淑慝二條區別賢否列城爲之震悚利路屬郡多在關外漕計入不支出適當游饑西師除掌武門下增俸不貲重以歸正之蠶方左枝右梧之不給而暑雨爲災上煩宵旰又躬撫勞賑濟之役金州大火幾無子遺守卒僅以舟免公兼倉使卽發米以救之漕司力不足寢食爲廢貳卿楊公輔方護餉四川與公同年氣義相許公力請于楊公曰安康一蕪甚矣軍中有事力多使令猶可興起公私赤立何以爲州若請僧糜于朝萬里難應頃罷本州安撫司有備邊庫錢二萬萬椿留使所前守拘沒贓錢有旨輸內帑二者皆本出于金州之民若以此建官府措居民于經費無所損而可以新此邦矣楊公慨然從之公旣兼憲使聞關外六七月方食麥盜賊橫行吏惰訟淹德意墜不宜冒暑慮囚歷階成文鳳四郡賙貧剖訟所至有恩行窵斜谷出武休關道不通車間用籃輿徒步以度險于中賜以文州地荒民稀而力役最重爲奏罷其不急者數條西帥吳公挺久鎮貴重待賓客尤厚公旣深入邊關吏曰當道武與公曰此行正欲到輶傳不到之地遂由文南以歸吳公

猶以劄卷至司公力辭帥服其廉蜀人翕然稱之有利
州兵官告許太守陰平知縣以縣庠爲酒肆公以爲犯
名分敗風教莫甚于此俱劾罷之嘉陵江暴漲漂壞棧
道郵傳隔絕公大爲經理以其費上聞總司助其役由
益昌至大安軍修創棧閣二千餘間視舊加闊今成夷
塗明設條約補役兵之闕畫疆分掌椽柱綯菱乘暇採
取風雨侵蝕以時繕治期以勿壞自祥符皇祐元豐三
爲此役元豐嘗紀用數今役不翅數倍而不以取于民
有修橋閣記甚詳蜀中皆歌詠之三年移成都路提刑
兼常平事得旨護試外省公自向爲攷官固已具知蜀
人多爲廢語于程文中宥私而幸中者謂之牢籠公
身率官僚力革舊弊寒俊獲伸無不感服又詳究試闈
曲折參以南省規式關防備盡旣施行之又編爲成式
申制司以爲後舉照用綿州歲市黃雀數十百萬一切
禁絕之藥局歲久劑料陳腐焚而易之巨室賁租至使
耕夫自戕公治其甚者綿漢告饑親至二郡主行荒政
故饑而不害西蜀藉江水入堰灌溉舊率取竹木于民
春猶未集水已大至積薪救急簡陋重擾徒有倍費公

豫于冬初收買歲始修築又眉州蟆頤山下一堰歲苦
衝決命伐石爲之濟廣溝畎謹視瀦泄又捐俸爲漢嘉
西門石梁郡人名楊公橋皆爲永久之利臺有平允齋
聚獄案于中夜則閱之有疑則親筆究問緘以紫囊亦
令所問官親筆批執吏不得預之故多得其平三年轉
朝奉大夫四年冬除本路漕黎州蠻獠青羌攙邊州所
遣兵爲羌所圍公適攝帥以策禦之遂遁嘗聞道旁兒
啼聲得嬰兒于枯木中因籍城內外得遺棄者百餘人
悉加撫養俱遂生全剖決兩司詞訟迎刃而解酒禁素
嚴有捕郭二十五私醜至庭下公詢之郭乃一邑令公
察其非滌器之徒治告捕者而慰遣之郭少城大族擁
笏致謝三十餘人府庠養士至千人每月必再入攷閱
程課旌其能文者庖饌豐贍士愈悅造吳蜀會子紙每
界至六千萬漕計始十七萬緡偶會多事費倍平時或
慮乏典而公處之裕如遂積糶錢至四十餘萬兩在漕
臺典外銓倖門尤衆一以公心行之量能授職多得實
才人服鑒裁之明慶元元年覃恩轉朝散大夫尋又以
年勞轉朝請大夫召赴行在七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

領仍令奏事對便朝奏罷邊民守關及非法役民者以軍兵爲之此安邊恤民之急務又奏禁盜賊之法疆盜已有六項指揮欲于殺人屍不經驗而無證佐依大辟疑應奏裁指揮下添入疆盜殺人者非六字使盜賊有所憚且明示無患姦之意又論錢弊甚悉謂貫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東南則用行在會子兩淮則用鐵錢會子湖北會子則又異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聞不若罷兩淮湖北會子其在民間用行在官會收之俟收兩處會子盡絕則官會通行實爲利便總司金穀浩穰公首去八弊而總計爲之日充詳閱軍用而覈虧數之實親臨出入而究楮券之姦分錢交子爲三而不容互用判軍糧樁積爲二而不許移易拒河支廊支之請而米糶無陳腐之憂繩兌支截支之擾而茶引有通行之便以至廣儲蓄之地兩郡爲屋百楹蓄以蘆荻積米一易以板後遣使盤量惟湖廣之數豐盈人益歎慮事之周也循行邊屯會襄陽火災之餘亟議撥錢五千緡瓦礫之場盡興棟宇公又親撫存之軍中升差赴司按試公勉以忠節親校武藝仍書公移置几上中選

者卽書其姓名手以授之進退旣公軍士感悅三年春就除司農少卿九月令赴行在供職十一月除太府少卿十二月三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六日始入國門先次供職明年奏事陳備邊之策謂金方與鞏艱相攻未知勝負然皆足以爲吾患不可不應也又列擇將審勢修戎器招勇敢士四事因薦統制而下內可爲環列外可爲將帥十人御筆籍記時中書積獄案甚多月日或有措改之迹四月轉對卽奏曰奏案動關人命書豈能悉察吏得以爲姦利以小節迂回而俟赦降或改移月日後先謂該恩宥乞以大理寺及四方案盡申御史臺置籍月委察官一員稽攷勾銷已結絕者而催督其餘或有淹延太久日月差殊則奏劾之庶無冤滯之民又論省部吏引任總麻親之弊國家以天下之務隸于六曹而總于三省故爲吏者賞優而庫厚又爲保引之法許錄其子孫若異姓而今日厯雜殊甚習學守闕不知幾人氣習趨向非復舊風輕儇苟求詭秘百出反甚于州縣之吏乞加澄汰止許保引子孫者許引同宗大功親一名其異姓之人一切停罷庶少清吏

選聞者皆避之六月假顯謨閣學士兼侍讀爲金國賀
生辰使過泗州北書表初參索使副出笏公令掌儀以
禮折之曰都管而下便服來參乃欲使者以盛服相見
豈無差等耶竟受參如儀至真定謝酒果金之中使忽
謂使副不當用阜背白領蓋北方朝儀皆用紫也公曰
本朝止用此服且泗州東京旣用之儀正如此使以左
袵至本朝豈爲不恭卽麾三節人退班終不能奪歸而
奏曰臣將命殊鄰因得觀民情之向背敵勢之盛衰與
夫士馬之虛實財貨之盈虧皆已可知此固已見天道
好還今古不異然在我不可一日而不備又奏和糴所
以惠民而備兵今平糴良法寢壞牙僧胥徒操其權而
官受其敝乞置場收糴聽民商從便免致科敷可以絕
姦利而價自平矣四年以勞遷轉朝議大夫又以年勞
轉中奉大夫十一月遷太府卿轉對論奉使三節人從
近歲託請貨取僥賞而已安有能規人之國者欲乞除
上節親隨等選辟如傳餘悉取于三衙及江上諸軍上
自統領下至隊兵輪轉差撥已行者不許再差歲兩遣
使約不下百餘人彼城壁之堅瑕地理之要害必有能

規之者因使士卒經行洪河太山激昂壯志轉相傳聞
一旦用之必有助焉又論郡縣拘到銅器或憚于解發
而收貯不嚴竊取求售所在有之乞令盡發赴錢監仍
申嚴禁戢五年差省試參詳官五月除秘書監公性嗜
學久從吏道未嘗廢書自謂平日欲見祕府書而不可
得遂終日坐省沈觀未見之書尤不喜趨競同省贈以
詩有九衢達宦方馳轂羣玉詩仙獨下帷之句有以爲
後時者公笑不答九月兼實錄院檢討官十一月除禮
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六年進故事論監司廣朝廷之耳
目攷州縣之否臧以惠安斯民者也若罷軟不擇廢書
兼容徇苟且而略風節尚資歷而混賢否亦何取于外
臺之寄哉因歷陳高宗孝宗聖訓顧深詔大臣除授之
際雖不可廢資歷一當先擇風力強濟材具精敏之人
使充此選則一路可以蒙福矣光宗玉牒書成公讀于
殿上以賞再中大夫四月兼工部侍郎夏早上封事請
下罪己之詔修應天之實布之天下使內外之臣圖再
天變五月有詔罪己仍詔侍從而下疏陳闕失又奏備
論二稅徵權之擾和糴先備之計尤詳時慈懿皇后上

仙兩部事繁公嘗病暈往來冒暑感暴下之疾力請外
祠三請除文華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歸
而病寢革啓手足之際色莊不亂命具紙筆曰吾將逝
矣書一頌甫畢遂終于正寢寢九月壬申也病中乞致
其事轉大中大夫遺奏聞贈四官澤其後二人娶同邑
史氏子二人燁將仕郎燧先半年卒女四人長適吳興
鄉貢進士周儼次適承事郎新知常州宜興縣丞洪備
丞相之孫也二女皆先卒次適文林郎新紹興府嵯縣
丞俞杙次許嫁未行後公一年卒孫男一人基登仕郎
以嘉泰二年九月庚午葬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四
明龍井山之原將葬燁請狀公之行鑰少與公同薦公
自海上後至遇于途戮冠粹溫卽語同行者曰風度如
許一第何足言且當以賢貴有聞于時遂定交焉今四
十年矣中間離合不一公之賢譽日起人猶曰長者耳
其使蜀也聞公不畏強禦幾危其舟嘗按郡守有爲之
地者反欲相傾人爲公懼公抗辯于朝不少屈中執法
爲直之而後定于寔益壯公之爲而加敬焉京丞相嘗
謂鑰曰祖宗不以蜀人帥成都又多以東南士夫參錯

子諸路塵節間有深旨哉某帥蜀時固知蜀多名士求
其曉暢吏事所至治辦而不疎者無如楊嗣勳東南士
夫入蜀者亦多可稱求其最賢而有才者無如楊子美
故某與之尤厚紹熙初詔內外從官薦可爲卿監者首
薦之公欲歸而未得會京公趨召公命舉浮家依京公
東歸獨處于蜀者又三年蓋其清修約己一意公家如
此前朝用人往往歷偏遠而後歸主大計以至柄用公
之宏才遠業所莅不苟揚歷最衆見其歸而持橐意必
由此而升姑未問經濟事使其婆娑從班吐胸中之奇
以見于論思之間亦何止此厄而不得騁豈非命耶逮
其賦歸已先卜城居棟宇闕敞猶望爲老朋友以相依
然公歸而病病遂不可爲一見亦不及也哀哉公厚重
周密與人不爲翕然熟久而敬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自古志之矣惟公之來而朝無間言猶謂其晚去而
其惜之是必有過人者素少病聞歸班時氣貌尤充悅
人咸以爲富貴未艾也歸自北方始覺稍衰而又連年
有兒女之戚人所難堪使堂堂雅望奄至九京此尤識
者之所共嘆也著述甚多宦游名山隨處題咏散落之

餘入川時有遊岷漫筆一編又有東齋集五卷諸史闕疑三卷藏于家篤于孝友中散每憚航海之險屢謀入郡而不果公既貴遂問舍于湖上將赴洋州故廬先業盡以與二弟漕成都時以捧表恩任弟之子嫌又攜以出疆循從事郎今爲台州支鹽倉遺令燁曰吾家素寒微羣從多困其有以助之燁泣曰敢不承此志公在蜀中樂賢之衆多所薦引如今吏部尚書費公士寅前兵部侍郎趙公介俱嘗與公同朝此其最表表者也其他大有建立是時燁已奉母而歸不能盡記公又以爲王事所當爲不惟不夸于人亦鮮以歸語其家恐尚有遺事未能備也謹摭其可記者爲之狀將以求銘焉謹狀

直秘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曾祖義贈中奉大夫妣胡氏贈令人

祖佐贈宣奉大夫妣許氏贈碩人鞠氏贈碩人

考立之故任朝議大夫贈特進妣李氏贈安定郡夫人

本貫登州黃縣

公諱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特進以紹聖初元登進士

甲科南渡先寓會稽建炎四年令人梁氏生公徙居四

明今遂爲慶元人特進家無儲石儲而篤意教子公生而敦悟尤所鍾愛先意承志務進于學授詩于鄭先生剛中累冠鄉校紹興十年以明堂大禮恩補將仕郎十八年春銓中選授右迪功郎監渾州南嶽廟時法官多山東人與特進厚善勉公習法明年公方弱冠一試中其科二十一年丁特進憂遺訓有云吾以孤寒自奮爲正郎者三十年中遭兵燬僅能立家汝曹異時莅官內勿欺心外勿虐民公泣血書紳終身誦之服除授建州司法參軍任滿闕陞右從政郎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帳司未赴以法科改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審復囚贖累百凡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吏部以閔減磨勘一年公曰法所當輕非敢縱囚以求賞也竟存而不用隆興元年以舉主改宣教郎授兩浙西路提刑司檢法官改除大理評事乾道元年以鞫制獄除丞其詞曰志業有立操修可觀潛心于孔子孟軻之言兼達于柱後惠文之事是于聖人之意其知之矣三年差充刪修續降指揮所刪類官四年輪對力以清刑爲請上固已識之丐外補除知無爲軍十一月陞辭奏兩淮議營田屯田久

矣地有餘而人不足每以爲病比年歸正之人甚衆分處州郡仰給大農徒有重費猶患不給臣嘗因鞫勸歸正人公事嘗以詰問之皆以爲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此若得官備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餬其口何苦犯法哉臣矜其言竊嘗詢究淮上治田之具蓋每招一家必首給錢百二十緡以其二買牛一爲室廬耒耜之資是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艱得計道途之費固應倍于內地又緣經歷商稅費亦浸重臣恭親仁宗皇帝國史凡鬻牛者免算稅紹興敕令云若以牛販賣其過稅勿收卽遇災傷放稅及五分過往稅亦免欲望遵仁廟之法申甲令之文並免販牛過稅至兩淮者住稅亦免耕牛輻湊則曠土日闢矣臣恭聞陛下方發內帑委守臣備耕具招歸正人營田若更免牛稅則必欣然從事于畝畝農隙閱以武事邊備之至計也上大悅且曰牛稅可免卿能保歸正人樂于耕乎對曰臣豈敢爲嘗試之說蓋詰以汝輩未歸此時在北方亦耕夫耳咸曰然臣使手書款狀皆其真情因袖出舊辭以進上尤擊賞玉音甚寵曰朕圖此久矣未有利害較然如卿所陳者卿于

訊囚之際乃能體國遠慮及此耶卿未可試郡朕將用卿旣退御批陳獻可採先次差往淮南楚州相視措置條具聞奏公在朝行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對奏卓然動上聽感激自奮始盡力于淮甸而眷寵日深矣公躬履阡陌募樂耕之人與之通情詳議不以使者自居上嘗念公之勞又未見圖上事宜因中使至盱眙戒以訪徐某所在宣諭催促公性簡易方在田間議事語旣久出盃酒與之分酌中使適至傳宣旣畢匿笑而去以其太簡也歸卽奏之上曰孰肯將使旨而爲朕究心如此者明年正月歸奏上首衷諭此事公遂奏條目甚悉大略謂楚之淮陰乃沿淮極邊之地監城沿海雖有閒田未有以處歸正人且于寶應山陽得空閒水陸田五百餘頃勸諭到歸正傅昌等四百餘名欲人給一頃五家爲甲一爲之長隨處置莊仍給備耕牛農具屋宇等錢家與草屋二兩牛并屋一種糧萬錢並俟入莊日給付初年開荒免納本錢次均五年還還足給其田爲己業候滿十年起納稅賦其勸諭等人獎勵有差詔可其奏淮東帥奏乞措置監城喻口兩地守禦上曰非徐某不可

就俾措置公奏喻口當射陽湖入海之要監城築壘不
堅又無屯兵乞下楚州措置守禦從之是月除大理正
不候授告先次供職復往淮東御筆賜知揚州莫濛覽
徐某所陳歸正人給田利便甚有條理已令施行卿宜
協力使一一就緒五月詔對奏諸莊水利有二古溝可
洩水田夏潦循其舊而浚之因而賑給歸正原耕之人
實爲兩利又奏荒田及守令拊摩等事亦得旨行下並
依所乞施行七月詔以莫濛措置淮東山水寨及民兵
總首并莊寨使效已及半年未曾審實委公按視激犒
仍支舟師器甲等尋兼權尙書駕部郎官又奏仍舊置
萬弩營六年正月有旨徐某措置官田招集人民委有
勞效除駕部告詞有云司與耶吏高選非曾把麾持節
不以授今特命汝上曰徐某清貧不受餽遺繼命中使
賚白金五百兩四月差知高郵軍公奏措置官田節次
勸諭到歸正人及種田使效計一千四百餘人共置五
十莊屋宇牛具畢備緣諸莊散在揚楚高郵盱眙四郡
今差知高郵切慮諸莊疑惑欲專委才吏措置兩淮官
田得旨徑委公兼領許令每年一往諸莊激犒俟改知

泰州又一月召奏事因陳鹽場利害及捍海堰事甚悉
遂兼權淮東提舉御札令俞召虎與徐某同措置營田
卻令徐某同措置鹽場各宜協濟以副朕使令之意十
一月以職事修舉除直秘閣七年賜緋衣銀魚四月奏
事選德殿復條具鹽事遂除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
官田如故楚州申准人陸梁恐開敵隙上令相度隨即
奏聞上喜御批卿無所避憚挺身任責足見恪勤乃職
朕甚嘉之當官處事正宜如此然淮民旣已肅靜卻當
撫之以恩不可專用刑威也恐卿等或未之思故茲獎
諭復示朕懷宜加體悉十二月以鹽課增羨特轉一官
丞相虞公允文貽書謂一司治辦前所未有欽歎不已
是年以和羅最多而先辦仍自行津運委見盡心國事
又轉一官八年坐不覺察所部私渡降一官後乃得實
改正屢請外祠以鹽司積壓鹽本降二秩卒以總領所
申額鹽虧失罷九年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元年
正月召赴闕奏對稱旨除工部郎中仍舊措置官莊樞
密院得旨列具淮東官莊已成之數總五部七縣及楚
州忠勇使效爲五十四莊屋二千四百四十九間耕者

一千二百有奇牛六百二十有五稼器六百二十五副
老穉五千四百二十有七耕田九百一十四頃上見實
效尤以爲喜公蒙上異恩感激盡力嘗歎曰古者專以
屯田爲養兵開邊之計國無重費而可成功今講和方
堅無所展究將有見忘者矣已而果然淳熙二年官莊
結局除將作監黠校官莊三年四月除大理少卿六月
罷十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四年春除淮南運
判不赴九月再命仍專一措置督修城壘五年兼權揚
州于是瓜州城成六年五月除知揚州八月除運副時
暫差知楚州九月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闔斗門函
洞隄岸可以固護民田約三千七百餘頃特授中奉大
夫封黃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罷歸兩任提舉武
夷山冲佑觀十三年轉中大夫十四年除知隨州十六
年賜紫章服冬始赴郡紹熙二年任滿尚書張公杓爲
帥薦于朝三年除知台州公至郡詢訪利病之實思欲
不闕郡計而又裕民量入爲出優有餘地權酷征稅大
率從寬閩郡熙然塗歌巷詠率有太平官府昔所未見
之語明年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爲優人謂旣以利予民

非天雨鬼輸何以致此益以爲不可及或問公則曰求
弊當求其源台有二弊偶皆得之一曰秋苗爲鈔二曰
軍士虛籍有姦胥增改鈔額照以倉籍偽增至八千餘
石至以十爲百以百爲十上下蒙蔽久矣公旣發之而
使輪苗者每鈔不過一石弊無所容至增萬斛虛籍尤
爲重耗因立賞罰使之自陳置籍几案上親爲鈔注月
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財賦條盡較計精詳節不怠
之費罷饋賂之私杜刺軍之請是以能不擾而辦屬縣
寧川邑庠久廢公爲買田五百畝以振之剖決滯訟情
法俱當人旣悅服一毫使民則爲之獨積迨至十餘萬
詭頌騰播遠邇寮吏亦皆感歎倅貳賢者還朝語人曰
郡太守職在使民政有不平則吾當正救之今徐使君
專意撫摩如恐傷之吾無所用其力惟贊之而已憲使
陳公杞行郡父老擁車請留太守者累數千牒陳公歎
曰得民如許諸郡未見其比當以聞于上五年四月除
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郡人尤惜公不滿秩而去立
祠塑像以歌謠刻之石攀轅臥轍喧動千里幾不容去
公歸此亦倦遊矣力丐祠而促行之旨益嚴旣抵所部

詳刑決獄務在寬平恩威兼行列郡皆從慶元元年春夏之交欲徧歷諸郡或謂瘴煙季春爲甚姑緩之公謂職在澄按不能自已至五羊疾作而還第四子隨侍自公得疾于道驚憂精禱願以身代公既還而此子先以疾卒公采不堪遂相繼而逝定五月八日相去纔五日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贈令人再娶陸氏封令人七子長晞臯通直郎先三年卒次晞益承直郎知台州寧海縣丞次晞稷嚴州觀察支使次晞夔儒林郎新鄂州觀察支使卽死于曲江者次晞垂將授公遺澤次晞契晞夷習進士女五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唐准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事郎監溫州在城商稅口琴次適承奉郎監台州在城商稅汪立中次適史宣之寔太師之孫將以遺恩補官孫男十一人師顏師孟師周師偃師雍師錫師黜師召師伋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二年九月丁酉葬公于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從新卜且公志也公天性夷曠與人以誠實素嫻史道晚益更練故台州之政尤爲人所稱孝宗知獎實千載之遇往來淮南數年詳究精密論事上前如辨

白黑動輒寤朝暮行間有飛奏亦皆響答故凡事皆見功緒人但見其寵渥使藩成大家亦其才業勤勞有以取之公爲漕時有揚州教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郡守皆俯從之來求于公公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吝必在旦夕邊郡章奏動徹上前第一以爲問何辭以對力卻之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公不以爲恨後數年其人以賄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諫之彼自不用故獨免于罰仁者之報也一閒十餘年築屋湖上日以觴奕杖履自適尤善居鄉未嘗忤物宅欲成而東南尋丈之地或執不售公曰我亦何用此左庶止爲前榮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自奉如小官時兒子女數人撫之有恩意綢給惟均無有間言公在淮南鄉人有被盜疑公之僕爲囊橐追捕治掠甚苦公聞亦不爲動已而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我以家事付汝累歲侵漁已多迫假手以治汝尚何訴其無競類此聞者服之麾符所至前後薦士百二十餘人其間有在從班者而公出入三朝受孝宗之知尤深官止列卿豈非命耶鑰汪出早歲及與公同舍媿母旣歸公情親淺厚丞

相留公當國最重然諾鑰一日見之坐中有語及公者
留公曰此人有才鑰因問曰相公何以知之曰朝廷每
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隨州一奏甚明而可行因
曰其人純茂向來口語非其實也其後丹丘廣東之除
皆出其手鑰不惟服公之知人而又喜公之爲留公所
知也諸孤請狀公行并以所聞書之俾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九十一

攻媿集卷九十二

宋樓鑰撰

行狀

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

代注
尙書

曾祖暄故任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累贈太師鎮國公妣
陳氏贈國夫人

祖景臻故任少師安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康國公尙
仁宗皇帝女秦曹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父忱故任少師潼川軍節度使累贈太師雍國公妣唐
氏雍國夫人

本貫開封府錢公諱端禮字處和年六十九狀

吳越忠懿王六世孫也高祖惟演以文章受知章聖享
內外制十有餘年擢樞密使以襄鉞鎮盟津移洛陽歐
陽文忠公修尹公洙謝公絳皆在幕下一時士靡不歎
艷諡文僖鎮公在慶歷治平間號良二千石神宗朝王
莊定公存領三司鎮公爲副使奕世光顯至康公而愈
大公雍公第三子以賢穆之孫政和初授宣義郎七年
賜緋宣和三年賜金紫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靖康元

年監登聞鼓院未幾隨侍重親避地湖廣累奉祠祿紹興三年添差通判台州歲饑方議賑給飢民千餘人集譙門下守欲設兵衛公曰是促之爲亂也亟開倉俾以次受粟無敢譁者識其間有猾吏數輩白太守口諸市一境安堵公時方年二十餘由是聲名籍甚四年通判嚴州又改湖州皆不赴主管華州雲臺觀七年通判明州太守尙書莫公將知公明敏郡政多決于公除直秘閣後政以苛敏自任僚吏重足而立公獨以理折之不爲屈又加敬焉十五年除提舉淮東茶鹽引對改除兩浙轉運判官時方繕治行闕增葺宮城公與臨安守分任其役率先告辦除直徽猷閣進寶文閣漕司有積蠹近萬萬或勸公獻之公曰此朝廷外府也何以獻爲時宰不樂遂罷歸十七年除淮東轉運副使時金使方通官吏希賞趣辦過豐一切取給于民怨嗟相聞公日力言于朝人皆危之公曰目覩公私之害忍不言乎秦丞相亦察其誠遂爲減入至今賴之漕計率耗于無名之費歲用多請于上公革去宿弊帑廩有餘遂乞罷大農歲給又儲三年之費爲備用虛明年進直龍圖閣知婺

州公入境聞歲方苦旱卽齋素默禱首祈于星祠香火未收雨已大注邦人歡呼已而霖霖不已公度必有水患亟募客舟百餘艘人或以爲蚤計一夕水暴至城不沒者纔數版浮梁旣漂去溪南市人求救者號呼震動公坐城上厚賞舟人競載以濟幾數千人公分處僧舍計口給食悉遂全活去之日遮道挽留生立祠至今奉祠三年丁癘國憂服除知衢州過婺閩境送迎近世所無也三衢大火公以民居侵據通途不因是時一正之害未艾也乃訪古溝遺跡盡復其舊自是無火災民方大以爲便嘗治一豪氏之無良者偶與漕有連以屬公公必欲竟其獄漕陰中公而罷人皆冤之二十八年除知撫州抵玉山以病勾歸是冬召赴行在次年陞對除太府少卿七月除秘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公嘗領浙漕事至是十四年再至人以爲淹回而公曾不介意振舉職事視昔有加居無何顯仁皇太后上仙太上皇帝欲得典禮嚴備御筆委公專領辦護公晨夕不少懈訖事進右文殿修撰三十年正月除知臨安府府以應辦積欠民戶緡錢幾數萬公曰天府爲郡邑首卽售物不

償其直何以示天下。盡遷之明年七月除權戶部侍郎。先是御史中丞汪公澈論版曹關官當選。選太上前誰可者。對曰錢端禮。可故有是命。八月兼樞密都承旨。九月兼權知臨安府。公嘗建明用楮爲弊。至是專委公。經畫分爲六格。出納皆有法。幾月已見。錙數百萬。三十二年八月丁雍公憂。次年今上卽位。公取故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瓚所撰芻說中二十事。事爲之說。號曰正論。進之時邊境方擾。公言戰守爲尤。詳其畧曰。當今國家利害莫大于夷狄。侵侮然圖大之計。不若從是而務實。張虛聲。蹈實隱。非國之福也。去年諸軍所恃者。獨一劉錡。而首不能支。託疾退師。其餘或避舍。宵遁。或全軍陷沒。或逗撓不進。間取小捷。以欺君上。公肆大言。然無成效。幸而敵人自相殘滅。不然可爲寒心。今金主新立。陛下嗣服之初。所當講聘睦鄰。修明政事。訓勵士卒。增理邊要。外與之和。而不忘內修。中原之民將見。竊負而歸。王化矣。上每爲稱善。賜親札曰。卿世積忠孝。姻聯戚。晚雖居憂于外。乃心罔不在國家。載閱奏篇。備詳忠諫。嗣有聞見。無憚剴厲。公又奏曰。陛下訓練甲兵。申命將

帥人人。賈勇無如今日。兵法曰。倍兵不戰。蓋衆寡強弱。旣已不同。縱有驍勇之兵。忠義之將。適足以餌虎口耳。今彼勢雖屈。而事力尚強。未可與之較勝負。今日將帥非無忠勇之士。恐爲匹夫之勇。乘危僥倖。貪小利而忘大計。使得一城一邑。而旋得旋失。旣不能保持其民人。又不能堅守其要害。更相屠戮。以激強敵。不惟終無所益。久致寇兵。願陛下審思利害。而熟計之。明詔諸將。無妄出兵。以蹈後患。夫戎狄俗尚殺戮。然兩世俱遭篡弑。矣。報應之理。各以類至。是殺人豈有利哉。藝祖不血刃而得天下。盡除五代專殺之弊。故四海之內。歸仁焉。陛下若取法祖宗。以仁政爲先。自可以鞭撻夷狄。不在于戰勝而後定也。今彼殺我。亦殺彼。闖我亦闖。諸將疲于奔命。民困財竭。而兵革不息。意外之虞。又有不可勝言者。太上講好息民。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虛名招實禍。獻言之士。徒以口打賊。若將帥妄希功賞。誤國遠圖。後雖孳戮之。亦無及矣。臣竊謂當修睦鄰好。以懷柔爲務。則安靖休息。不妨固守邊障。遵養時晦。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安百姓之生仁。及草木則中原不難圖也。隆興

元年冬外除召對內殿自符離失利之後南北相持和戰未決公奏曰竊觀注措施爲可謂勤且勞矣且夫大功必立而未聞其效者豈非議論偏勝機事失宜未得其當耶中原之當復人皆知爲不可緩恐須時至則可爲耳今士多持以爲進身之資揣摩上意所以施爲之事未嘗有成徒捐貨財虛費民力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是欲增重兵威而反弱國勢豈不爲鄰人所侮哉至于招納叛亡交結鄰援此皆賈怨生事無益于國者又以江東守備未具及所用將帥未盡得人又奏臣聞金人數有文移取索俘擄人衆是釁已開爲興師張本敵人犯邊淮東必自清河淮西必自渦口兩處當豫選將委之拒捍維揚六合和州當爲聲援須擇有謀略三大將臨之高郵僻在一隅三面阻水止可以處游兵水寨之屬或可爲間探不可專恃陸贄謂兵當居重以御輕蓋謂以輕兵居前重兵居後爲臂指之用淮上旣固則大兵當屯于沿江如采石宣化鎮江江池皆當嚴備又須選名將數人如前日有因事而罷者願加收卹論以恩意稍復官爵責之後效孰不願盡死力仍須以

威望素著懷忠善謀者使各護一路敵知備禦有方未必便敢輕犯若處之失宜反爲所易故上兵伐謀不恃戰而定勝負也是日除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二年寓吏部侍郎上面論前日劄子議論甚好朝臣皆不及時韓公伸通爲尙書同對論及經費因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正恐此去或更有調發不易應辦公奏曰臣頃在戶部已見支用不足嘗總一歲出入之數比較五年增損多寡爲會計錄上之後自度牒旣行僅得八十萬通約有四百餘萬內庫取撥又不在此數而辛巳調兵爲之一空今日匱乏實由于此今宿兵之久未見休息之期臣等所以夙夜惴恐未知救弊之道上云直須恢復中原了財賦須充足仲通奏曰恢復恐未可必且願陛下經度目前所用公奏仲通之言甚是望陛下聽納上亦稱善時左相湯公思退右相張公浚招戶部長貳同到都堂右相問兩淮興兵用度錢糧公云未知合用多少右相云軍中大費且備千萬韓公欲退而議公云此事體大須與兩丞相執政面議若非于經費內分撥必須飛泛措置經費既不自足飛泛必取于民民力困

敵若無名橫斂不惟不堪必致人言韓公云民間科斂甚難不知以何名取之惟有鹽鈔一事容試議之公曰鹽事差可爲然添起鈔面則民食貴鹽未必及千萬之數改法亦重事若一切行之恐致中輟須先有定論然後有司可以奉行後再論鹽事右相云不若賣度牒數萬道尋有旨且給一萬道然竟不施行時左相乞出公因對又奏今廷臣羣居竊議但以和戰守三事爲進身之資未嘗權國之利害分朋植黨牢不可破以惑上聽萬一事變奈何三說不必執一但度事力淺深知彼己當何如耳上極然之問今日當何如公卽奏三代以至秦漢夷狄多得志于中國所謂王者不治夷狄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也因歷陳秦皇漢武用兵之禍高帝和親宣帝不用兵之利漕淵之盟爲中國之福燕山之役致靖康之變又言太上講解以致又安陛下欲成恢復之志此聖主之用心也然兵者凶器帝王之道以仁爲本太祖灼見故以不殺爲武應天順人指顧而定中原破蕩而四海獨知有趙氏豈非仁恩之至乎非不知順旨迎合可以保爵祿世受國恩家陛下非常之遇臣而

不言誰當言者願以符離之濟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上改咨欣納云卿論事甚詳因賜卮酒且云卿可見湯思退論朕旨令勿再請仍見張浚令早行退詣二相府宣諭右相遂行三月充淮東宣諭使王公之望使淮西公奏又詳陳秦漢之事且言魏晉以下無術制夷狄以至于亂者多矣惟有唐制頗利得先後之序和吐蕃有終始之謀五代石晉之事尤不足言自完顏亮入寇于今四年天下不得休息殺傷不可勝紀疾疫者殆無虛日官爵不足以充賞錢穀不足以爲用內外急迫上下煎熬而議者不深維大計惟空言以承虛譽抵牾而要利權國何賴焉臣故歷陳自古所以制夷狄者在德保人民者在仁願躬行此道以致太平今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欲增兵則餉饋無所從出欲增備則人力有所不勝雖使敵不犯邊但見日以自困今所以未長驅而來者蓋完顏亮覆車未遠應挾彈者在後欲與臣下重兵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又河南困敵未易鳩集故委前日餘兵付二元帥使自經理其意蓋欲和耳故在今日和之爲利南北均焉或以

前日持用兵恢復之說者爲勇爲忠爲剛以今日和議爲懦爲怯爲弱此不明事機不計事實之甚也用兵而敗豈不爲懦連兵數戰而無功豈不爲怯與敵角逐而不能勝豈不爲弱今斷然行仁義之事修文德以來遠人可不謂勇陳帝王之道以輔明主可不謂忠以柔克之可不謂剛又況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禮文之事安可遽絕前日敵帥力言四郡之地若使命得通庶幾行可商權未至遽行萬一彼以重兵攻下四郡寇囊漢淮甸重相邀索和則退師不和則進兵不知其時議者何以處之昨小使之行自來無此體例爲彼摧沮以自取辱蓋緣事多輕發不思後圖茲蒙選擇俾宣德意于淮東及令經度事宜不敢隱默取誤國之誅望察臣愚忠明詔大臣早定其議御筆付三省又奏向者經營山東得海州而終不能守中原之人非不懷祖宗之德澤歸陛下之仁聖然自出兵收復所至劫掠重擾其民既而又不能堅守爲金人屠戮肝腦塗地生業蕩散無餘若此望輒食壺漿以迎王師難矣陳蔡順昌壽春等處皆被此患如此招來適足以離人之心堅後日之敵也傳聞

道路或謂吳璘已失德順秦州不守還保川口果爾則可見用兵無效虛費錢糧枉殺軍士初無益也不能無益正恐覺端再起兵連禍結養成大患雖有智者不能爲陛下謀矣方今將帥兵強馬壯未有如璘者力尚不敵況餘人乎建康鎮江之兵經王權李橫敗劔之後率皆傷殘之餘又且數易主帥士氣未振江池襄漢之兵尤爲烏合殿司一軍爲成敏破壞死損大半而東南諸郡起發之兵懦弱不堪披帶緩急必致誤事臣故曰和戎國之福也聞金人大軍見屯虹縣積粟糧秋冬必爲邊患兩淮城邑半爲丘墟雖欲堅守戰備不具又無兵力以拒之或欲清野則是先自棄之萬一彼留戍淮上俯視長江以久相困豈非危道哉雖欲與之連和彼必偃蹇邀索何以應之靖康議割三鎮百官廷議舉朝皆謂寸土不可與人後敵騎長驅事窮勢迫則或言割地或言固守一時不能堅決金人徑抵京師三鎮平下遂成大變前日議臣相與太息而已眞可爲痛哭也臣所以墮肝膽吐情實願陛下夷放前事永以爲鑒早定和議遣使通誠以保國安民爲計既和之後養勇以待時

蓄積以富國待兵力既壯機會可乘惟陛下所欲爲耳
又奏專言用兵者嘗謂敵人已弱可以恢復今止得一
宿州而遽棄之則恢復之計復如何有用兵不勝僥倖
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則必勝之說果如何有自
獻其說欲折服人使用敵國之禮者及從而遣之則辱
命無所不至使至今和好未決則未見其折服使人之
效也有稱長安談笑可取鳳翔之虜如何可逃者今西
師取一德順向不能有則未見其談笑取長安之效也
凡此數事皆可攷驗誤國明甚不可掩願聽言則審其
忠實立事則黜其浮議幸甚五月公至揚州須詔勞賜
諸軍卽申朝廷云雖未至楚泗淮上守備大畧已見揚
州城補葺破敵全無樓櫓何以容人借使有人須積糧
爲一城之計可也設敵人自天長徑入瓜洲曠野約可
容二十萬則揚州踰然在後詎能堅守瓜洲兩小城不
過容五七千人豈足當其鋒兩處守禦止如此泗州遶
在淮北如敵兵渡淮不必取泗州遠則光濠近則浮山
一帶皆可以濟近日淮北賊過浮山寨卻奪婦女驢馬
泗州恬然不知或敵人徑渡及自清河口運糧而來泗

州必先隔絕此不待圖上灼然可見若自西路而入則
海淮泗折北不支揚楚坐困前日劉鋹之敗是也今營
屯備守皆嚴將士亦願買勇其如地勢平曠分布難遍
棄于一處則不能分守要害各守一方則臨事難應大
敵今劉賈一軍分屯外在察者不滿二萬自以爲憂正
以前出後空別無後繼或謂輕兵在邊重兵留屯江上
則敵可直臨大江小駐不去坐失兩淮尤非策也至若
軍須調度糧饋賞金帛官爵計今日帝藏可充其用
否今泗州姑少增兵以張聲勢移江陰一軍亦可以安
邊民助軍聲爾若決欲守備如金湯之固前日蓋嘗大
有所費矣皆徒勞而必不可恃若欲開拓以希大功萬
無一可故曰用兵難而守亦不易罷揚州牧馬監塞楚
州滿浦開增清河之戍兵積監本之糧費皆公措置之
大略也既至盱眙泗州宜詔簡師與守臣遍巡城上觀
覽形勢時準御筆云泗州可棄則棄今夏金人蓄銳秋
必犯邊彼以重兵得泗州卽去則于我無利害不必與
之爭鋒若守而不去則會重兵絕糧道是不戰而勝也
若彼得泗州而平其城郭而去則我亦平其城郭如淮

陽軍之類是也朕調發卿以前軍屯楚州扼清河輕兵
 守泗王琪以殿司兵二三萬屯揚州郭振屯六合淮西
 自有王彥張守忠等敵兵雖衆何足憂止恐調發不及
 而來卿宜保江上朕便遣三衙兵至江上卿宜軍往楚
 州別有所見即具奏來時審議官胡昉揚由義已回兩
 月金人聲言聚兵于近邊有意連和而朝廷尚未通書
 遣使知揚州周淙提舉茶鹽吳曦謂彼計如此必有所
 待欲作本路帥臣一書釣致彼帥之意然後審處其宜
 公爲聞于朝謂兩淮與金人各爲屯守之計彼既清野
 稍遠其兵我亦宜休息少減屯戍其意各欲安靜然彼
 此未絕關防欲休不得休欲靜不得靜則餉饋不減于
 前日戰守相去能幾何緣國是未有定論前嘗有書往
 來今遂南北阻絕周淙等恐因循及秋敵情難料若彼
 趣和之意欲速則興師之舉必急兵一交鋒所傷必大
 若待其無禮侵踰而後與之盟曷若先事通情可以款
 其意因具以淙等書上之回至楚州又奏論前此屢通
 元帥書使命終不曾行議論久無果決所以致彼之疑
 必曰既不遣使又無禮幣謂我通書止爲款兵之計持

空言以相誤也布薩忠義圖布薩舊作薩改後同在邊累年若
 成和解彼則無功今業已簽軍意欲一動力彊則自取
 待其不可然後連和固執前謀以激功利今雖與之書
 彼必持此說沮格其議不若便遣信使直造燕山一則
 可見金主之意一則可伐布薩之謀仍調發諸軍分屯
 江淮以備不虞或不納我使納而遇有邀求則曲在彼
 而不在我兵以曲直爲勝負不繫強弱衆寡前日完顏
 亮之事正類此也又得御筆云比得陳敏奏泗州兵少
 欲增戍兵朕俟近秋調發設若七月敵人伺我不備衝
 突泗州輕則敵衆則避縱使得泗州終何能爲卿當按
 兵持重圖之六月歸奏事納劄子十二及六圖一一指
 陳仍言守備疎略恐敵人入寇再對上問兵力險要具
 以實對改除吏部侍郎仍再令日近起發公又一再入
 奏乞早定和議及和議未決守備當嚴七月回至鎮江
 被省劄住楚州以此體度應副北人登舟至江口得盱
 貽報北人未有來耗公具申朝廷謂來朝未可知若遽
 往而守待日久彼無來耗勢必空回徒致衆疑俟報而
 動庶合事機又遣屬官楊由義赴闕奏乞遣使發兵云

北人來期皆是不定之辭未可信憑今又無耗敵情狡詐竊慮別生姦計其遣使發兵二事皆不可緩若只發兵以待其報則海泗二郡必先受兵中其陰謀若只遣使以俟其和則可否未決不可不虞惟當遣使與發兵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若使至北廷則堅決之語誓書一定然後抽回軍馬脫議論有變勢必相侵則嚴兵固守與之力戰是謂應兵臣雖不武實無所懼所以至于再三冒瀆天聽者恐一失機會後必噬臍望速賜睿旨施行數日又申朝廷乞速遣使介以示信彼見使來必喜無有使行而兵來深入者兼使人見敵首言必端的彼此可決使回卽過西城所有不週信宿事耳與其先墮其城不若速遣使介彼料吾重于遣使若使命既往信非空言其間設有小不相從至再至三議當定矣書中務存大體簡嚴其文不必用前日來書中辨曲直之語御恐引起不遜之言後復難處當少遷就之以濟大議須兵與使同遣一則使敵人聞我有備和議早定二則安海內之心亦知吾本謀得和則和必不得已則戰以和爲先事以戰備不虞如此則間言異說無

從而入不必待其書求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則不若先遣以釋其疑以破其謀于計爲得八月由義回自行在云到日得旨內引上云錢端禮所奏未是左相又面授劄子三十五道令親納宣諭劄子係奉聖旨令將海泗二州戍兵先次撤回便令奉行時丞相魏公杞爲本司參議官是日招劉寶及參議官以下與由義會議公大言曰某屢于內殿奏和戰之議未決且當固守邊圍觀敵情以待其成舉動皆未可輕必不得已而爲應兵曲不在我若與之和彼已求四郡之地前後雖已許之彼必候盟書約定而後退師今使命未遣雖敵帥通書本相未曾計劃四郡若無故撤戍而回是棄之也彼乘虛據之自言收復不以爲我之惠他時別有邀求或乘時侵軼孰任其責上不以某不肖付之一路事權一己去就至輕此事繫天下休戚斷之于心必不敢奉行須俟遣使或朝廷通書議定始可議之卽具申奏力論撤戍不便緣繫北界回書未到之日承降指揮今北界回書已到本朝之書有續當遣使之文若所議之事北界書中悉已相從則目下撤戍便可交割或事有

未定只撤戍占據之後餘事難以商量縱欲備宜聖主示信之意他日亦難以口舌爭也又慮未曾遣使交割撤戍之後敵帥據以要功自稱收復又執盧仲賢之語必愈費力兼兩州撤戍合行事多難以申明待報恐致誤事乞暫赴行在面奏曲折得旨邊事未定未須求對別有事宜速具奏來遂上奏并牒北界官司檢繳申未挾日金字牌至奉御筆覽卿奏劄欲遣使事朕初遣卿爲宣諭意在肅軍政明守備二者皆無所陳卿當與諸將嚴戰守主和議非卿事也雖金人重兵屯于淮北亦須待許我議事方當遣使若因而侵犯則將帥之任安在哉撤戍可早關邊無害不可遲疑卽日便宜施行卿恐兵一動若彼不回書而發兵則當何如卿欲奏事邊上未可關卿可頻具奏來翌日又準金字牌魏杞令疾速赴行在奏事公亦乞罷遂請劉寶面付撤戍省劄仍與議定候朝廷北界書先行然後抽兵庶敵人先得書知是以海泗與之不是白棄兩郡日後免于遼索是日發下宰相與布薩書登時入遞盱眙申齋書已過北界九月癸未朔得旨過淮上措置撫于軍民以二州撤戍

人民南奔也報差魏杞奉使康濟副之庚寅盱眙報撤戍人回辛卯招撫司申胡明兵馬已回敵已薄海州而未入公申朝廷云自至淮上兩具申稟又遣幹官稟議乞發兵遣使二者兼之旣而被旨撤戍卽具奏合候使行議定之後正防姦詐尋蒙璽書切責已卽恭依近北界射過榜文已相見欺未知厥後之意方今兩州未受奉使未過正是危疑之時雖飭諸將嚴備竊恐兵力不加累乞王琦一軍望早賜調發引疾求罷非敢規避誠恐死無益于國耳尋報金人有入寇之意蓋遠得二州反以我無信具以聞望日敵騎已入泗州民有不及南渡者或別其足海州歸正人亦多被害兩州積糧尚二十餘萬半爲居民所焚餘者皆爲敵用王寅得御筆已令王琪起發劉寶軍馬有分在他處者可盡抽回不可使兵分詔劉寶亦如之公奏敵人貪婪無厭旣見撤戍遂啓恣心虛張大言公肆迫脅陛下憫南北生靈俯從其議令大臣通書講解撤戍以示大信彼宜應答如響而乃包藏異意自反其說此殆天亡之時也夫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臣已謹戒邊吏固守封疆不爲禍先

不可輕敵若取接使介則信義不可輕變或妄爲陰謀別有窺伺臣當傳檄六師奮勵諸將堅壁以老其師持重以乘其敝絕其糧道挫其銳鋒以逸待勞可以決勝甲辰王公之望除參知政事丁未報左相除都督戊申得省劄除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贊庚戌淮泗報金人侵廬州本州移治初頓遇守壽春金人繫橋不敢禦敵是夜南徙韓璣守廬謂敵已渡淮徑入焦湖郡人奔迸致溺舟狼狽甚衆旣而聞虛驚復還十月庚申公以督府旣建宜論司乞結局又申朝廷比得盱眙錄到來書副本正緣先得四郡遂致猖獗如取俘擄等人決不可從事須斟酌不宜欲速若固守道理使知我不畏怯乃所以速之也癸亥差充大禮鹵簿使十一月癸未探報敵騎已至濠梁盱眙守移治天長奉使楚州敵未渡淮而盱眙大火軍民奔走一路震動因取所遺錢糧自燕館郡治民間屋宇盡移泗州魏勝力拒于清河死之進據楚州初金人本不爲渡淮計而一旦至此豈無自哉丙戌公赴闕旣對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尙書乙未上問欲遣楊由義持敵帥書而辭行甚力誰

可遣者公奏臣聞王莽者雖不識其人前副盧仲賢行知事之詳又亦審細自願一行更望召見察其人而用之上欣納數日遂行丁酉下詔親征戊戌上宜論卿議論實忠于國欲用卿爲執政公控辭甚力辛丑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甲辰兼權參知政事時邊報日至都下官民多謀移徙或傳德壽宮亦有諸宮燒香之議人心愈搖太上宜問近事宜公奏金人必和但民間驚疑似聞陛下亦有所備所以日有妄傳臣不敢少誤陛下此豈小事願陛下不可輕動太上開納自是始定去者復還或議峻其法禁公曰朝廷鎮靜持重人當自寧豈可家至戶曉也閏十二月乙卯得旨令執政等進呈文字以左丞相陳公康伯疾也公奏適見付出王之望奏金左副元帥見在滁州恐王莽徑往都元帥處則于左副元帥情意不通乞將書本別寫發往左副元帥處臣竊詳之望嘗建三策欲放彼處人至淮用兵掩擊今旣過淮之望又在江上若見得可擊必已擊之久矣而乞再通左副元帥書可見之望親臨所見必不敢妄言以背前說乃所以盡忠望從而行之

乙亥王抃到關先是上嘗宣問敵情如何有需索否樞密虞允文對必有之公曰若然是不欲和若只如盧仲賈約定方可議耳抃至書未啓封上復問允文奏定有需索恐難應副公獨以爲今既駐兵不動又連來通書皆無不遜之言欲和本出彼意若必欲和定無意外或有難應不足從也及見書止是欲世稱姪國書用名後用再拜皆舊書元定項目內事餘無他請上曰今既別無所需可如其式報之虞曰何必一如他說公曰而今正以未能制彼死命苟力可制又豈以一言半辭爲輕重但權其事機而已虞曰且如和尙原最係川蜀襟喉豈可復與上曰他要辛巳年以前舊界爲定若干內不與和定不成公奏固知險要我若求之而得彼卻以求何以應之況與向來之和不同虞曰有何不同公曰今既以皇帝兼稱則名位已正雖曰稱姪是敵國與向日殊不同又減十萬歲幣此三事最大我執之已堅彼不能易此外若更力爭是求燬也謀國當思遠圖姑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恐欲爲治兵親征之計臣乞先罷專任能者爭辯至漏下數

刻方定虞已承命明日又秦王抃行只理會乞令奏使朝陵寢一事上曰不若且休侍事定了別議公又入奏第一次遣使莫若安靜庶幾他日有事卻可與言抃遂行十二月辛卯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先是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奏除其令論館職不當限員又論人才當須自外召三五人面論然後審擇而用上皆從之奉使過界北軍已回甲午降詔和議已定丙午上問改元事隆興故叛臣趙諗嘗用虞公以爲載籍所不載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典也簽書王剛中奏事留身上以爲問剛中奏此事具見會布日錄不當復用錢端禮欲改虞允文有不同之論臣以爲當改御筆欲用乾統西北虜會用別擬四號以進遂改乾道元年正月辛亥朔上親祀闕丘公爲禮儀使率百僚班賀于端誠殿庚申充德壽宮使丁卯公乞出不許丁丑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公以帝姻不可任執政公卽再乞出堯封除太常少卿戊寅又申前請上云朕已宣諭堯封朕以公選用才卽非私意公奏曰旣移臺諫愈不自安上曰決難請去己卯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月庚辰朔祥

職殿事虞公奏云錢端禮輔佐陛下方成和議恐未
可去上曰和議出于朕意參政端不可去王公亦奏大
臣進退所繫非輕公又奏乞從嘉諫之言間陳累數百
言退復入文字辛巳御筆朕念卽位以來股肱鮮克勝
任倘得其人不以私義廢雖議者或有不容而會無告
愆見于論疏抗章屢上丐去甚力方憫風俗之極弊嫉
浮言之易興卿宜竭節推誠至安厥位毋以小嫌拂朕
意也次詣德壽宮太上亦再三諭不當去位又云只如
許大一件事非卿誰能了得了得丁酉寒食公奏欲上先世
諸王家上再三宣問因歷敘家世上曰卿以才德選不
緣私親是日約族黨具集表忠觀於黃兩宮壽聖殿並
賜酒果以爲榮丞相陳公已病公爲援典故以長子偉
節爲直秘閣次子安節賜同進士出身旣薨于位以少
師大觀文致仕公奏逆亮內寇康伯以重德鎮浮陛下
踐阼康伯以大忠翊戴宜優贈典遂贈太師已而王剛
中薨公亦稱其竭忠輔治引詹大方故事乞贈七官外
更加贈一職以示優禮所以周旋二公之後備至公旣
行相事兼權提舉玉牒監修國史八月乙酉詔立鄧王

爲皇太子壬辰公入奏避親嫌甲午除資政殿大學士
在京宮觀仍奉朝請踰月兼侍讀公在經筵論事不少
貶而勇退之志益堅七上章求外祠始改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辭日宣坐賜茶褒諭尤渥四年秋起知寧國府
仍奏事而行公治尚簡靜幕府省文書蠲畸零稅八萬
餘緡一方爲之鼓舞建炎初劇寇攻城故參政莊簡李
公光力卻之奏爲立廟境內有麻姑山地曠多藏姦盜
公奏立砦仍置官徵巡百廢具舉不加鞭笞而租稅如
期郡以大治雖鋤治姦猾終以恕行每曰治道去太甚
者爾六年四月丐祠六月知紹興府力辭而歸九年申
前命辭不復免適修荒政不憚勤勞民賴以安又勸種
麥官與之種明年麥大熟收數倍決滯訟理經費吏民
以爲神明兩郡皆爲之修建貢闈且葺公宇廢壞者率
談笑而辦最聞除觀文殿學士公在越凡有建明直達
上前請無不從或以御筆批行忌者恐再用因以飛語
中公旣以祠歸竟降資政殿學士以罷時淳熙二年四
月也三年太上皇慶壽公以紹興從臣特轉通奉大夫
六月再提舉洞霄宮四年三月復資政殿大學士八月

屬疾請致其事復觀文殿學士壬辰薨于正寢娶李氏中奉大夫直顯謨閣莊之女贈文安郡夫人再娶高氏封鄆國夫人先公一年薨男當故奉議郎女一人爲莊文太子妃孫象祖承議郎知處州軍州事女三人修職郎監行在車輅院吳修年迪功郎新福州侯官縣主簿王鐸承務郎知常德府桃源縣許軫其壻也曾孫二人曰雲曰澤並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生而不羣居重慶下承顏幹蠱曲盡孝道雍國尤所鍾愛親教以詩書雍國父之問質肅公介之幼子嘗仕館閣以元祐黨廢娶晁氏濟北先生補之實爲羣從公承平時生長京師富貴中了無膏粱之習唐氏晁氏諸老尚無恙公從容其間因得以講論文詣商榷古今又先世自文僖公以來文獻相繼故公曰自少多識前言往行熟于典章由熙寧以至政宣間事世所不及知者歷歷能言之謂李德裕不應進士科以至宰相非力學烏能至是耽玩經史未嘗一日去手少時嘗手節十七史甚備晚又著史提要行于世尤通于左氏西漢率多成誦幼好爲詩伯祖內相文肅公懿字穆父與蘇文忠公游往來書尺唱和

甚多公尤刻意慕效訶翰得其遺風清癯如不勝衣而眸子瞭然如神仙中人尚氣節功名雖在下位時聞國有大事必默爲經畫焉成敗多中嘗稱子房貌若婦人乃能仇秦而興漢蓋自沉也爲政飾以儒雅不專事文法望之儼然卽之也溫察史稟自使盡其詞一言剖決是非立判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不顧一己之私意所不欲迫之終不能動靖康用兵公親見和戰不決而致大患故力陳和議終始不變公規畫甚遠亦非苟于就和者但以內審國用外察兵力少休王師方可支吾以圖大計崇深果決洞見敵情嗚呼辛巳敵寇之變無可奈何若甲申歲公揣事勢謂金人弑亮之日以無名興師騷動百姓爲辭今新造之國又負篡弑之名必不肯效尤以取禍但欲偃兵以靖其國徒張爲虛聲實主子和故勤勤懇懇欲乞遣使以通好出兵以示備緩棄海酒以爲惠至于執詔書而未出以當之使盡行公言則敵兵不動不至淮楚再遭蹂躪之苦公之言亦不爲不用而用之頗失其機西則廬濠先遁東則劉寶不援魏勝以致敗死豈不痛哉是時士氣愈索幾不可支而敵人

似進而退似攻而緩公益探其欲和而已之說爲是故
王抃之行論之曰此行有三一曰正位號二曰定名分
三曰減歲幣往往人不以爲然謂如此何以卻敵至有
面詰公者公笑曰事成是非乃定姑少待之抃回旣皆
如約金果退師人始服公能斷大事自此南北晏然以
至于今誰之力也公始至台呂忠穆公頤浩一見賞歎
以公輔期之又爲參政席公益所汲引中書舍人潘公
良賁元樞賀公充中皆相友善尤有知人之鑑丞相史
公浩魏公杞知院王公綸或交于布衣或取于賓僚推
輒名士至輔弼禁從卿監臺郎者甚衆一介之士苟所
許可無不委曲薦達嘗曰韓安國自謂所舉皆天下士
賢于己者誠竊慕之士之賢者恨未盡知耳好賢樂善
如恐不及嘗奏事德壽太上賞雪賜坐以玉盃宣勸不
以名呼隆眷如此因問及閒居自號乃大書松憲以賜
上亦賜忠實二字兩朝宸翰光勳一時公雖家居而恩
數視政府其孫哀所著詩文奏議若干卷號松憲集藏
于家初康公賢穆葬天台之護國山公以某年某月甲
子從葬遂爲台人公初歸寓瑞巖僧舍年餘始卜築于

城之東北隅有林泉之勝立精舍繕經其中暇日幅巾
野服與方外之士徜徉笑傲鵲詠琴奕甚自適也及遇
圓悟禪師究心內典超然自得視軒冕如無故出處死
生之際絕人遠甚得疾卽屏去醫藥曰生則有死亦事
之常大期將至待之而已疾革家人捧藥泣告公曰汝
曹豈解此大丈夫何可倖覩萬一浮屠氏或勉之亦笑
不答第捐金分施以謝之前一日肩輿登所居山園瞻
謁釋道像如平時歸卽瞑目安坐至終神色自若豈苟
然哉公薨之後象祖以書來曰先大父居官立朝之大
節公知之最詳願爲紀述將以告于太史氏論竊惟參
政德望勲業在家有牒在國有史摺紳知之士民誦之
豈衰朽執轍之辭所能發揚觀公自隆興以來與人主
論天下事見于奏對者多矣皆本于忠實合于人情是
非有攸于前而所成敗有驗于後其先見如著龜之明
其定力如金石之堅至如同太上燒香之行抑都人遷
避之擾皆所目擊而心服者載念鑰自幼識公于三衢
首蒙賞愛來伴鄉郡鑰初竊第以歸及尉江山公方主
漕事卽收置門下公之守婺鑰適丞金華知遇益深護

慈寧之喪辟以為屬後入為六院正隸版曹煩使必以見屬宣諭之行亦備數幕下進參大政力薦于上前以鑰之不肖叨竄從列實基于此四十餘年所以挈提成就之者至矣而鑰既無所効尺寸于公者矧公之門名人才士獨謝無幾何敢以固陋辭謹摭其大者書之不敢隱不敢諛卒狀如右

攻媿集卷九十三

宋 樓 鑰 撰

神道碑

純誠厚德元老之碑 奉教撰 鑿題一作太師 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 諡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 撰

篇中親履宸翰云云則此為當日原題

高宗皇帝以孝宗君德日就將屬以社稷妙選天下學行端粹之士以輔導之紹興二十有九年太師會稽郡王史浩以國子博士奏事殿中高宗一見契合屬目送之論大臣曰浩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秘書省秘書郎粵五日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受知高宗被遇孝宗實助于此明年孝宗封建王遷司封員外郎兼直講又明年為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孝宗受內禪遷中書舍人兼侍讀十日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八月參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罷政再典巨藩淳熙四年春召為侍讀五年三月復拜右丞相十一月罷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見恩賚深渥每以老先生呼之孝宗移御重華宮以宴處清閒思見舊學太

上皇爲歆詔諭賜御札明年遣幹辦御藥院楊舜卿樞
問趣行命守臣以禮津發旣入覲孝宗顧公曰卿輔朕
初潛親遇朕建朱邸陞儲宮登大寶兩居相位三入經
緯逮今三十餘年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五年四月
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寢訃聞孝宗上皇震悼賻贈有
加有旨以公身居極品又爲壽皇潛藩舊學贈卹之典
宜從優異可特追封自餘賻葬恩數並如陳康伯例今
皇帝登極賜諡文惠親灑宸翰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
以賜焉且命臣鑰爲之文臣以末學待罪北門乃得對
揚明命敷述盛美以詔不朽臣雖甚陋何敢辭竊伏思
自古君臣以遇合爲難而篤眷不替善始以終殆千載
而不一遇也方孝宗以藝祖統系之遠承高廟付託之
重時公以所學糾正贊弼自其緝熙光明推而至于事
親以孝事天以誠兵不輕用刑不妄施人才盛多夷夏
父肅孝宗繼志述事之功承顏順色之愛刑于四海光
于萬世而又惠顧帝師日篤日親胙我太師福慶流衍
光大顯休追嬭典謨孝宗奄棄慈極公先六旬以遺表
聞嗚呼豈偶然哉公諱浩字直翁世爲慶元之鄞人曾

祖簡祖詔父師仲俱贈太師翼國公會祖妣葉氏祖妣
徐氏妣洪氏俱贈冀國夫人曾祖蚤卒母葉夫人有遺
腹指天自誓願得子以續史氏之祧是生公祖教之甚
嚴以八行厲于朝積德垂祐浸大其家仲子才紹興二
十三年爲簽書樞密院事公又繼登揆路衣冠盛事莫
尚焉公性穎異記誦絕人少孤自力于學貫穿經史理
致超詣措詞持論出人意表年四十始登進士科授左
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尉尋爲溫州州學教授郡守張
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諸生推崇之以中書舍人吳秉
信薦除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
近世未有也公智慮深長臨機輒斷平居若不勝衣而
剛裁勇決毅然不可回推究經旨多先儒所未發引經
處事動中要領完顏亮南牧邊廷用兵建王抗疏請爲
前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告聞之亟往問孰爲
大王計誤矣國步方艱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
隨明皇幸蜀安得有靈武事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
卹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聞議出于公歎曰眞王
府官也廟堂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視師之

行而內禪之意決矣高宗將過德壽宮公議嗣皇當乘馬扶輦高宗諭公曰執轡前導不足爲法公對曰臣于肅宗何取父行而子隨萬世不易之道也孝宗竟用公議高宗數遣使邀還出皇城門而止既參大政召宴禁中公奏臣頃在翰苑雖暮夜宜召可也今居政地非有中使不敢前若恃恩奔命非大臣體孝宗深然之嘗問當今施設何先公曰莫如保邊境收人才前言辛次膺張燾人望所屬卽日召還又薦周葵任占胡銓張戒王十朋等以次收用公平時咨問天下人物有所聞密疏其實且識言者錄爲一編皆于此乎取又得金安節王大寶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書所長以聞並爲時用書對德壽宮高宗曰皇帝誠孝卿輔導之效居多今又得卿佐之朕心亦安又曰卿爲皇帝親臣凡有規正不可回忌賴卿悉力調護公既推謝次日又因奏事言之上封事者多乞減任子公請歲一試且損其額試者必習所業以應詔旣不傷恩足以激厲孝宗顧左相陳康伯議合公因奏凡有所陳皆先與丞相議而後言自是臣僚奏請更改政令必先以示公然後施行嘗因諫擊輅

事張燾共政還而曰相公愛君至矣燾又嘗語人曰奉政今之賢輔不可妄議向來柄臣得君多以威嚴勝人史則不然事多迎刃而解志于寬厚上前別白是非甚明宰相器也康伯乞罷政孝宗批問恩禮已盡當與何職意蓋屬公也公卽奏康伯前朝老臣不可不留以爲重若其請未已必得德壽聖諭可安其意是日高宗賜以御筆康伯乃安職尋密詔公曰朕粗勦庶政然軍務民事未得其要若礦金璞玉方以卿爲良工其毋怠焉公旣相益思所以報上者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謀者日衆公雖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侗于境外官胡昉于書生皆賴其用有滕忠信等八人還自山東自言已結集萬五千人可爲內應公詰問再三皆無其實語悉汗下而退初已借閤門宣贊舍人遂令赴督府張浚亦以其無證僅補承信郎而已燕人劉蘊古該通古今談辯如流一日濠州奏募到北方游手僅萬人欲以營田藉古力請以抗敵時欲許之公獨謂此必姦人姑

欲藉以反其國耳因詰之曰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猶以爲可斬君得萬人何以成功蘊古錯愕不知所對曰此皆無家必不爲朝廷留不如乘其未定而用之公曰其家不來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幼皆在幽燕自知失言戰灼久之後因刺探事宜私遣僕歸燕僕以告遂伏誅吳璘以兵取順捷至方議行賈公奏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郿卽今之鳳翔得之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也姜維舍此而多出隴西狄道臨洮得之無益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諭其歸登命公卽遷德殿廬作詔令徹成班師專保蜀口以俟大舉斯須而就詞旨明暢孝宗聞之曰他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旣而吳拱王彥奏敵已扼璘歸路方募人往報璘亦勢迫間道以歸袁孚罷右正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妄言德壽宮有私酤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闈官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璘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爲疑若暴其罪恐啓兩宮之間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尋除直秘閣知溫

州自是益無纖芥之隙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銳氣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之命令不行耶浚繼請入覲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敵人有一騎衝突則都城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矢事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于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辯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襄傑必起而收之公曰中原決無襄傑

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公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彼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北廷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進之謀眩于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圍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關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區區素志實天下之至計也督府之用欲取之民公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外賊未必至民貧將自爲盜康伯與公相顧同奏曰必欲取于民臣等皆富丐退上爲之給虛告五百道以庚費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爲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兩入奏其一曰敵

日爲姦謀以撓我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方以招徠爲功數年之後羸食旣多國用益乏彼將反有怨悔之心可不遠慮乎固不可絕其內嚮之意其有至者當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彼且無所歸怨而敵亦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爲自蹙之計其二曰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願棄名取實以集大勳先近後遠以安邊鄰見利思害以杜亂萌言甚切至又與浚言平時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相公養成名望一旦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杜預輩有平吳之功而晉歸功于羊祜以祐立規模而預竟其功相公若先立規模後使人藉是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爲之浚因內引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旣而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預開則焉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至是公對曰道德元老無如陳康伯忠義慷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

尙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卽日去國遂遠清光然倦倦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州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己而浚亦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弩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旣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亦悔之嗚呼公本欲修政固圉裕民練兵雖不求近功而規模甚遠議者不察以爲獨無意于事功惟知之者乃信其非苟爲異也公卜居東湖之麓徜徉山水勝絕之地以奉親歡歲時賀表外不以一字至行在所後除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孝宗見公首曰卿前所奏陳如龜兆數計無一不驗從容賜坐訪以治道公以求治太速聽言太雜爲對至鎮爲民興利除害不可縷舉越人至今德之進檢校少傅領保寧軍節度使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

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幾罹內艱公性至孝平日奉母甚周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時得上方珍饌必以分遣登位之後間問動靜以正且賜酒肴使爲壽特于洪夫人生朝拜公爲相又嘗以御筆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賜酒果爲太夫人之慶其歸自帥閩旌旄行前公擁版與子後人子之榮極矣至是悲毀骨立忍哀舉葬纒悉周備世所難及前卽吉數日除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入對賜宴內庭勞問加優後三日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孝宗指心而言曰于此甚有功朕學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初過越老穉迎拜擁道有垂泣者時方滋爲帥謂公曰公去此時有緡錢十六萬米斛四萬漕司取充羨餘遂爲歲例奈何公奏除之至閩甌山路七百余里募旅糧以千萬計闢官舍以益貢闈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爲式建劔四州多不舉子臧獲則取于福與漳泉間公置田爲莊貧婦孕育月有所給旣使生齒益繁又免誘畧之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後三年孝宗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

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頗聞有尼之者至兩降親批
三遣金字牌又取尙書省移文封以付公不得已而後
起抵都城聞輔臣謫英州及見奏曰陛下未嘗以大臣
投嶺南實國家忠厚之意此門恐不可開孝宗唯唯他
日語近臣曰史浩厚德人蓋深知前日事也進讀三朝
寶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
引開廣上心嘗宴澄碧殿酒數行步至清激觀機泉宣
勸無算至二鼓孝宗攜手登橋又賜三爵命宿玉堂夜
參半引雙蓮燭以送且曰此游不可無紀是夕公進古
詩三十韻孝宗和答之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
皆赴闕旣再相孝宗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丞相久矣
與執政入謝德壽宮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公
以士夫留滯旅寓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爲之一
清初相時蜀帥以緡錢獻公謂宜以儉德風天下請以
賜蜀郡復二稅是年紹興所獻復倍此孝宗曰卻之必
有散失姑令封樁如何公對白郡方困于和買丁錢願
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是年金歷以八月晦爲九
月朔或言會慶節使人將先一日入境請治歷官公曰

天道難測未知孰是而遽治歷官是自彰其失也但當
諭接伴使若使人渡江則當語以晦朔尚可議皇帝生
辰則不可改先一日乃是藝祖忌後若欲行慶禮當如
舊期孝宗以爲當後皆如公之言車駕旣幸太學公因
請幸秘書省三衙皆與坐乃奏閣門舍人方以比館職
亦當列于西廡崇儒矯弊皆有深意孝宗謂公親文武
如一爲得大體十月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亡請得自
招捕許之而並緣強取被掠者或至斷指以求免都下
洶洶公飛奏盡釋所捕又禽爲首者送棘寺宣宰輔及
樞密都承旨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公謂未
得其平兵士可斬百姓陸慶童當坐流罪上怒不以爲
然公曰陛下恐軍人有譟而百姓爲可欺耶豈不聞等
死死國可乎此豈是軍人語上愈怒曰是比朕爲秦二
世也同列相顧失色公徐進曰如時日害喪予及汝僭
亡豈二世事聞者縮頸而公不爲動議罪旣如初遂日
求去位除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
言慶童之寃者孝宗曰史浩蓋背力爭坐此求去至今
悔之賜第城中出御製長春花詩酬和至再以示眷留

之意又薦薛叔似而下十五人叔似召用餘以次收擢
佑聖觀故建邸也孝宗嘗自北宮臨幸語曰去此十七
年今得與卿爲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甘盤無此樂
也公屢求歸時陳俊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
公奏俊卿年未及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
媿見吏民耶孝宗嘗自擬館職策極言取士用人之弊
大要謂國朝過于忠厚以示公公請畢奏曰太祖不忍
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而大備夫忠厚
豈有過耶乞改曰一于忠厚孝宗曰非卿不能爲此言
五月始許歸除少師留至八月陞辭猶進八事十年請
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丞衛魯三國公于是進封于魏
仍如曾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
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奉俞音
乃絕江公晚治第西湖之左哀兩朝所賜御書建閣以
奉之因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以賜公謝不敢當
孝宗曰古人願爲良臣卿輔朕之久日聞忠言深悟朕
心尚何慊乎救後苑造扁榜命中使馳賜之上嘗以舊
學二字卽政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于此

請鏡諸石爲省中榮觀公又謝不敢旣歸以名其堂歲
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年八十又加器寶兩宮使
命相望高宗再舉慶典詔公隨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
金魚踰月乃東上皇御極進太師降詔求言首及汝老
公上封事數千言皆當世要務重華之召引辭甚切孝
宗語曰今與卿皆閒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詔乘肩
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詣重華
孝宗從容謂公曰與卿復得相見旣無嫌疑足可爲度
暑計毋亟言歸因奏陛下躬行三年之喪復見堯舜三
代之盛孝宗曰此皆卿平昔所以語朕者今日得以行
之正如滕文公盡哀戚之情而弔者大悅實自然友反
命之一言蓋公平時專以忠孝二者發明聖學謂父子
天倫雖自有至性亦宜先意承志曲盡誠心後又屢奏
欲報莫大之恩惟應尊事不倦使慈孝兩盡爲萬古父
子之懿範垂之子孫永永無極故孝宗不忘此言再對
奏陛下召臣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恐有一得之愚少裨
繼明之治敢爲四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
隱難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謂教皇子備夷狄

舉人才受盡言也太上垂聽慰獎再三旣歸之次年長子彌大以疾不起公起居寢衰後感疾危甚呼諸子及孫戒曰吾受國厚恩欲報無所汝等惟當世竭忠節以圖尺寸命左右取手藁遺表曰吾且死其以是進遂瞑享年八十有九娶貝氏追封魏國夫人先三十九年卒子四人彌大故通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寧國軍府事贈銀青光祿大夫彌正朝奉大夫復直祕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彌遠朝奉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彌堅通直郎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彌大彌遠皆登進士第彌正彌堅亦累舉春官人以是服公之教子也女五人長適朝請郎新權發遣永州軍州事陸杞次適從事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豐謙次適朝請郎前通判湖州軍州事李友直次適迪功郎新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夏鼎次適承議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構孫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宜之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丞定之宣議郎新知婺州蘭溪縣守之承事郎前監平江府糧料院安之迪功郎

溫州瑞安縣主簿實之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宣之憲之雋之寬之密之賓之孫女十五人長適奉議郎新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叔恭次適通直郎新知明州鄞縣丞吳樸次適宣教郎前知湖州武康縣丞秦鉅次適宣義郎新監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胡綱次適修職郎新秀州華亭縣支鹽官王友元餘未行曾孫八人唐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周卿漢卿顯卿曾孫女十人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于鄞縣翔鳳鄉吉祥安樂山合魏國之兆公盛德絕人備福無比蓋嘗竊窺其大者性本至孝有不可解于心故爲士時惟見其事親事長篤朋友鄉黨之義及出而事君則盡其忠謀國則竭其慮接物則極其寬臨事則務于恕匹夫孺子不失其權心而義有不可不以死生禍福少變率自孝道發之君臣道合昭然無間蓋近古人主躬行通喪自孝宗始而公又以此事之其能不膠漆而固豈無所自哉孝宗嘗謂公曰卿所薦用人其間有負卿者亦知之乎公頓首曰此臣所以報陛下也臣所薦未嘗以語人亦不受其私謝故人人自以爲得上意薦賢者臣之責用賢者

君之恩也嘗擬知湖州陳之茂進職知平江孝宗知之茂嘗毀公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作詹事王十朋行狀

詆毀尤甚公薦濟掌內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公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公之寬厚類此人雖有不悅然無物可以忤意古

人所謂澄之不清消之不濁雷霆破柱而神色不動者猶未足道也公既極貴處鄉曲一如布衣時每以事親

爲未足又推本史氏積德累行之原自爲之文時節誦于家廟上以報祖考之施下以勵子孫之習其用意篤

矣事物之來不問劇易雖至難甚冗或連日夜廢寢食而精神酬應益有餘裕攻其克勤小物凡事精密園館

器用動出新意其在富貴中望之如神人而謙虛退然若無與者野服蕭散皆不足以累其中此如萬斛之舟

容物有餘不見其多而經濟之業則用之猶未盡也而又居權之日少安佚之日長故舉世無怨無惡惟以鉅

公大度推之生榮死哀無可憾者公屬文多立就雖老表章猶自爲之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二十卷論語口義

尚書講義周禮天官地官講義傳于世餘皆公之細也不勝書銘曰

於皇高宗天開中興羣宋基業思不繼承藝祖七世有孫神武是用付託繼宋之緒高宗曰噫帝命不易我儀

圖之謹厥輔翼孝宗武文實惟承之雍雍太師實維成之帝咨臣弼一本于學緝熙光明德修罔覺兩輔予政

毋輕黷兵毋過取民毋濫用刑言如著龜靡有差忒旁招多士寧我王國天地清夷中外晏然繼志述事二十

八年兩宮燕娛天壽平格三奉玉卮四登寶冊召對德壽嘉帝之孝又曰太師輔翼之效帝謂聖父教誨之功

臣亦歸美媚于高宗天用昌之耆艾康寧帝用休之福祿寵榮孝宗乘雲太師騎箕君臣始終雖恨莫追有赫

景命湯孫是纂顧瞻遺烈予以追遠錫之篆碑孝宗有臣報我天子詔爾後人

忠文者德之碑

奉教撰 碑原一本與後者自撰者同在當日原題應只此六字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故左丞相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第十二月丙申

葬于廬陵縣斗岡之原至嘉定元年公之子綸告于朝

曰先臣備位首相既葬而隧碑未立敢泣以請天子曰
噫此四朝之宗臣也諡以文忠御書忠文耆德之碑以
賜且詔臣鑰爲之文臣鑰不佞荷文忠公知獎之深屏
居四明先已撰公隧道之碑矣聖恩起于告老之餘待
罪翰苑欲引前碑以辭綸又曰昔歐陽公修已銘程文
簡公琳之墓復以敕命爲之碑故事甚切願毋辭臣旣
其二史館敢不敬承明旨以答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
光用詔後世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家鄭州之
管城曾祖衍朝奉郎妣郭氏祖詵左朝散大夫妣潘氏
李氏張氏父利建左宣教郎太學博士妣王氏公旣貴
三世俱累贈太師秦國公妣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
通判吉州因家焉公幼而孤十三又遭內艱天資高亮
記問絕人銘與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
司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
科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
見奏篇曰他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次年改左宣教
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明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
宗卽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可

進近作兼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
舍人嘗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上曰初止謂
卿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其被眷注之始也應詔條上
十事皆切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羣臣六參除朔
望過官外勿改舊制至今行之事有未便者不憚極論
上亟獎歎公亦曰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
龍大淵曾覲除知閤門事公與給事中金公安節同奏
大淵罷副都承旨覲罷帶御器械俱爲知閤若以舉附
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措紳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
除命遽加非舍己從人之義有冒彫削就閒已允公論
尚茲回轍可特依奏旣而再除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
命豈復但已格除目不下越三日不獲命以遲奉請祠
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劍州未赴
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陛對留爲秘書少監兼
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改告詞首尾公奏陛下
取漢宣帝之意親制贊書臣觀漢社稷臣乃在周勃汲
黯霍光之徒儒者公孫弘輩皆持祿保位故宣帝以爲
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上曰

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所蘊可以自見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錄院檢討官加上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未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以後遂定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上稱以爲要務兼權兵部侍郎上云學士院湊監公奏宮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出御札引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貞觀政要四十篇旣先之以魏徵論爲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于篇末蓋是時惟徵爲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上嘉納又奏諫官虛位願蚤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

其禮責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戰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翰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蚤爲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勤英斷上曰朕自此知戒矣又奏曰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于任事速于求售者必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旣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卽隋之臣藝祖之臣卽五代之臣非前愿而後智願人主用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爲新說欲徼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君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爲流俗尤當察之江湖亢旱上稱冀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乏事非不知縣官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可省乎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兼侍講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非是上曰止欲爲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兼中書舍人固辭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護于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卒因繳奏而遂免兼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當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爲不可陛下

欣然應納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
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亦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
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許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召
爲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八月兼直
學士院上嘗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兼
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于言而溫純典雅
無一字可議公奏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
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嘗
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爲官擇人
則引中人爲君子爲人擇官則引中才爲小人又奏聞
陛下曰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
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正以解恥
未雪不欲自逸耳嘗奏聞金屋近前屋武士擊毬太子
亦預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謂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
下命以馳驅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陛兼
侍讀郊祀禮禮執綏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
公之道有可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四年除

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
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于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
贄歐陽修也五年爲御試詳定官得旨撰選德殿記及
皇朝文鑑序上尤稱之賜御書白居易七德舞墨猶濕
也除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而
又以禁暴安人爲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
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並無禍亂耳公
曰本朝似周秦兵雖強興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
明堂典禮公定圓丘合宮互舉之議再執綏草赦明著
古禮以示來世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戒上曰動天誠
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
豈聰明作爲所能爲哉除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論六部長貳判依字改爲從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
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宜力文字之間未爲勞也上
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
除參知政事上曰卿遇事殊不依違宰執自當和而不
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歡然最爲可
法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

後遂以爲當然陛下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
嘗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
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已數倍民安得
不因此特其一耳上爲之悵然遊呈湖北月椿錢數公
曰固出于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荒旱若非
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
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遽起亦
安肯束身自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爲是耳此非倉猝
所能成也上深以爲然有恃長樂之援求爲郎者上俾
諭裕舍繳奏公謂不可論意不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
命下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任怨如此公曰當與
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所謂
任責非任怨也九月知樞密院事上曰三省本未可輟
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嘗歎養
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
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撤所以倍費上眷
公益深嘗奏事退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
又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

受知豈曉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十一年御筆欲移
興元義勝軍于襄陽此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
者上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間其營皆遺火因遷之
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于襄陽豫辦
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
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爲也先是
金主避暑壽安過上京北牒以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
一年宜諭卿嘗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十
二年金州謀帥公欲合侍從管軍薦舉上曰軍帥當自
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
若能攷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巨
細卿皆究心昨密問一事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
及也上謂王闡論事頗偏公奏蘭雖稍過然汲黯在朝
淮南復謀盡言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
以獻納爲職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御筆嘗謂大石
契丹欲加兵于金又論結約夏國又有呼嚕竊據上京
之報呼嚕竊據上京公奏但當嚴備隨機應之未幾上
論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矣十四年二月乙亥面

論卿在樞筭事皆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也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敕令所上論以委任之意公奏自古鮮有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隨事戒勅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日有論奏動繫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已爲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失之虛夸則失之緘默凡冗宜求篤實爲國者因早求退甚力請依慶歷中例降秩皆不許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上方篤意救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多言宰執同異公奏要當各盡所見豈可向同既是協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詰何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所繫自應反覆論難止欲歸于是耳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禮兩備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令館伴使諭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行人遠來而朝無一辭于理未

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焉正旦使將至或請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後素帷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使者果心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典禮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故實恐不宜于今不若取西晉宣猷堂爲議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始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永熙故典呂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而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必無爭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之重事謀之帷幄有不必詢衆者上尤稱獎卿能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奏乞骸骨忽宜論以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公奏聖體康寧止是孝思稍過豈應倦勤上曰禮莫嚴于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重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因奏事始諭二府旬日當內禪又令公獨呈詔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歷二月辛酉朔降

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陛下異位與子古
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
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上亦泣然曰
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首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
言二事尋卽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
至滎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公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
以三孤之官不應以覃霈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
于四五不得已而始受之奏以朔望之次日朝重華官
五月求去方力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
判潭州言者不已殿中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
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
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罷倍稅牙契錢二十萬緡郡事
皆親理之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
榮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主
上登極求言于舊弼公奏聖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皆
切于世用遣閭門官賜少傅告揜免至再始許馳恩慶
元元年于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
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遣

奏既聞上爲震悼輟朝二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累食
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娶王氏監察
御史葆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卽綸也朝請
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孫顯宣義郎新監饒州浮梁縣
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
糧納倉蕭彖餘尚幼嗚呼天之生公固授之以間氣公
之出仕亦可謂千載之遇矣自決科以至考終五十有
三年始以文字受知高宗孝宗以至位極人臣晚輔光
宗之初政退被主上之休寵孝宗在位二十有八年公
實相爲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翰苑時方承平極鋪張
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秉鈞盡輔贊彌縫之妙兩以逆
折姦鋒深忤上意事定言驗得咎愈隆致身元宰出處
爲時重輕幾無纖瑕微纇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論
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謀謨如崔祐甫宋廣平
之守文杜如晦之善斷公幾兼之乃所願則九切切于
陸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平日著述爲書十
餘種總爲二百卷行于世棧之前碑擢取其名節國事
而略其餘謹再拜特書以對揚休命銘曰

魏魏孝宗天錫勇智二十八年是為盛際術歟益公善始以終始進以文終察其忠再折姦萌逆鱗以批事定言驗表表忠規獻納論思知無不為彌縫輔贊百工惟熙三聖相授同守一道公實佐之家有宸藻憂邊思職具存宏模臨機輒斷華夷謚如告老既休著書自若拳拳斯文以惠後學天不慈遺殄瘁興悲既銘公墓又勒豐碑生榮死哀身美君顯是為宗臣後慶其衍

攻媿集卷九十四

宋 樓 鑰 撰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諡文忠

周公神道碑 國前卷忠文者德之碑作于此篇後二年原目以奉教撰列前今仍之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屬精求治久而不倦聖德日新光紹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會遇可謂盛矣求其相為終始全德備福亦未有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親見龍飛御名之立已嘗預議中間再以力排權倖沮其枋用忤旨去國略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矣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周旋密勿終贊與子之決以孝宗之實睿實聰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光宗于春宮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聖朝之宗臣矣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抵四明樓鑰曰先公既葬而隧碑未立謂綸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嘗待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李公壁所作行狀鑰不佞謹披其大槩泊平日見聞之實而書

之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爲鄭州管城縣人曾祖衍朝奉郎祖誥左朝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教郎太學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會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爲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中觀知平江府靖康元年公生于郡治幼孤歸信州外家從友人陳持學太夫人躬督誦書率至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記誦絕人徒手入舉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綴送名薦書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火罷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大學錄召試館職高宗稱奏篇謂他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卽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有近作進來此眷注之始也侍立講筵奏勸講非爲分章析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聖聽究治體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邊事上以蜀爲憂對曰

蜀民久困征求願降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又奏比歲史官不備故記注多闕欲先自六月十一日修纂前未備者併修之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上曰初謂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公奏前宰執侍從依敎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應詔條上十事皆切中特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羣臣六參除朔望過宮外勿改舊制至今行之安穆皇后追冊耐饗公奏神主謁諸室前殿則不以欽宗服而廢祖宗之樂別廟奉安則乞備而不作金人來邀舊禮詔從臣指陳定論公率同列奏向者祐陵未卜慈寧未返以講好之故寧親寧神兩遂所欲禮雖屈而志則伸今而遽許之必謂我怯將有難塞之請使者之行當再用鄰國之禮彼或有辭則告以遇好于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耶事有當駁者皆極論其不可上亟加獎歎公亦言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覲除知閣門事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覲罷帶御器械俱以閣門處之實遷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搢紳指目

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陛下于將相要官或
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獨此二人乃爲之遷就諱
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旨罷劇就閒已允公論尙
茲回轍可特依奏已而二相宣示御札謂給舍爲人鼓
惑議論羣起小事豈應如此公等奏言昧于事體專徇
流俗輕瀆天威居家俟罪再乞重賜竄責俱不允入謝
上曰朕察卿務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旬日二
相又道上意已再除兩知閣且云後省想亦無他公曰
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聞
越三日不獲命以信州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
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
刑獄公事陞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副具官而非
其人又論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用益縣令之俸
而責其廉及捕盜官候六放行賞執政奏擬秘書少監
上可之仍令兼直學士院會草冕公武知揚州不允詔
御筆改定公引故事乞罷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初鄭
聞草公制上改首尾詞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
贊書明示好惡敢因詞推廣聖意臣觀漢社稷臣乃

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至于儒者
持祿保位則公孫弘輩實爲之故宣帝嫉之以爲俗儒
不達時宜蓋有激而云爾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
霸哉陛下以漢爲監則士風趨向歸于正矣上曰卿學
術精深記問該博又嘗曰平昔所蘊可以自見矣自此
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錄院檢討官加上德壽尊號公
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例用嗣皇帝爲
未安按建炎以後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
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
金主生日宗室伯驥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齋國書一封
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
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秘殿上曰朕未嘗論國書之意
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賜坐久之欲退而不記
來路上指示之命內侍導而出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
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
皆當久任上稱其爲要務皇太子領臨安尹公旣草制
因奏恐別無被受欲依詔書體式降付東宮兼權兵部
侍郎上云學士院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

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蓬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
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升同修國史
實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
良翰對選德殿袖出御札引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
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
退而條陳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
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
言貞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爲君之道又著
不克終之戒于編末蓋是時惟徵爲善諫願思太宗廣
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上嘉納且曰方圖力
華二弊又奏諫官虛位願早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
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形
如近歲張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早爲力言豈至
勞民費財始勤英斷雖天縱濟哲安能盡見上曰如人
奕其當局多誤惟旁觀乃見之朕白此知戒矣又奏人
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于任事而遽于求售
者他日必至敗事不可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謂
才臣能趣辦今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卽隋之

臣藝祖之臣卽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願人主用之
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爲新說欲徼奇功王安石以堯舜
之道告人主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爲流俗
尤當深察之上曰蘇軾卻是流俗可謂顛倒嘗奏江湖
大早上稱饑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楮錢二十萬
代民租乃不乏事非不知大農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
起則調兵費可省乎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
謝曰臣惟以不欺事陛下兼侍講上以雨雪愆亢欲加
精禱公奏洪範肅時雨若此殆言路曠官之證臺端一
日不可闕今乃五旬不除上言未有人公奏百執事何
至乏才象御史臺令殿中闕具察官姓名取旨差權苟
未欲輕用人亦可舉行此制上驚曰朕不知此遂宣諭
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
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亦未可用上曰
太宰今吏部尚書爾止欲爲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皆可削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權中書
舍人公奏西浙爲今日根本之地而賦稅供億反重于
他路且戶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爭肆漁取致以隱漏

爲名增無實之稅上曰此漕臣之繆公曰陛下既知何不改正因辭西掖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于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上曰正有望于卿因奏閩漕陳峴議變鹽法恐擾民難行又奏曹相除府推事上曰知其人才欲與寺丞公曰臣卽有文字上意不悅退而繳詞頭願別擇俊寮協贊元良相知嚴州公亦免兼矣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王之奇賜出身並命公當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爲不可陛下欣然聽納嘗云茲事誠誤旋卽改命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肯戚預政公私兩失若謂西府間以武臣願擇大將有威望者畀之臣非欲專任文吏也且當是時之奇亦曾論奏今乃與說同升恐亦未當遽受也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再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又趣公出門四馬便面翩然徑行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召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嘗論改官舉削到部放散之制後雖潤色然自公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上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

兵部侍郎仍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于言而溫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向者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上論史事公奏李燾于史學如嗜飲食長編攷證異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務中人惟上所御爲官擇人則引中人爲君子若爲人擇官則引中才爲小人今不及數月已望遷擢後將無官可遷願力革此風愛惜名器又奏兵將官刻削等事上曰今不如此且言王友直極廉安有刻下公曰昨聞殿司進羨餘二十萬緡此何從而得上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不受當思其所自來上曰統制官不治財賦統領御治之可相關防不致妄費公則曰此尤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得攬心今因小利更相猜察情旣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聞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作色曰卿言甚忠得非憂衝壓之虞乎正以讎恥未雪不欲自逸耳又奏聞金星近前星上曰止是略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毬太子亦預臣甚危之上

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陛下侍讀大禮執綬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近乃有任怨之說法行以公人自無怨上曰朕每諭大臣爾憐人情無有是處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充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于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而已若乃進則有恩退則不密擠人而利己揚己以取名安能逃日月之照哉上曰學士宴見無時至爲親近五年爲御試詳定官屢乞去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呂祖謙能文公謂翰苑須用有學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知典故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采贍蔚召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墨猶濕也後進呈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文在廷莫及眞匠手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兵非不用而以禁暴安人爲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

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竝無禍亂公曰本朝似周彼秦兵雖彊興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奏祀帝祀天以祖宗配此前朝已行之制世俗止誦孝經之語未嘗深攷其義致以今日爲疑由是定闕丘合宮互舉之議公再執綬草赦引周漢故事有曰倣經路寢有皇祐之粹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蓋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誠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爲所能爲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遂改爲從舊奏祖宗涵養善類名卿才大夫相望自章蔡沮士氣以壞風俗褒譏詔以植黨與卒致播遷之禍中興一洗前弊得人爲多察槍以患失之心濟忌刻之資引庸人以充侍從對舉輒納副封既出其門無所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今論思之職上規人主次及大臣下及四方安可納副封耶願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上曰如曾開輩今豈易得又及舜之無爲非皆無所爲也特不爲期會之屑屑耳又言自古上自人君下至士庶鮮有不爲左右前

後之人所牽制者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正使宣力文字之間未爲勞也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于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懽然無間最爲可法後又嘗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今乃肯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臣嘗以紹興初聖語示同列勉其協濟況陛下虛心無我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緣蔽欺八月以久旱御筆付三省求直言初回奏慮所在因是皆有賑濟之請公言上明目達聰而吾儕不能將順獨不愧于心乎萬一上自行之或以此奏示外豈不獲罪公議相亟從之又奏聖明在上星變旱災殆繇臣等所致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須留中公曰付出何害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昌化有箭穀得水相以上再三及此議宣示外廷公曰天若爲瑞必無水旱乾道間有以九華山竹米爲瑞而得罪者且宣和有此豈

是休徵遂已有乞改常不以赦原之法公奏紹興中因孔括申請遂與謀叛等同科乞令削去祇從海行法遇兩赦或非次赦聽原公嘗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乃數倍支移折變之數日有所增齊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爾上爲之悵然進呈湖北月椿錢數公曰固出于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旱荒若非陛下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讎起彼亦安肯束身自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爲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其來有漸矣上大以爲然上嘗謂樞密非古官公奏在唐止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分宰相之權神宗亦有意廢併聖諭可謂盡善但二百年官制難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互領更加熟慮有恃長樂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公奏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此所謂任責非

任怨也上嘗言唐鑑一書與哀治亂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皆可備乙夜之覽篇篇卽是諫疏九月除知樞密院事上曰卿才堪其任三省本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謂公如統制官之類可時與之接以觀其才公因奏雷世賢說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然廬和則當其衝滁沮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楚州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人公奏山陽控扼清河口韓世忠實屯重兵今無故減戍他時或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有衆八千本屯山陽若歲撥三千同戍誠爲兩便十年奏白氣自西南亘天宜爲兵備上曰日脚之氣冬常有之公言此日官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無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文州蕃部劫殺二漢人吳挺止申照會公請督其根治使知朝廷事必留意不敢忽略日有萬幾不察于微弊不勝救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温州軍士喧悖憲司欲先定汪義端刻削之罪仍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

愈驕郭杲請移江陵萬二千人與其孥永屯襄陽公言止當以兵之半分戍杲謂襄陽爲要地而江陵亦在江北爲吳楚喉衿爭辯甚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盡行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特命中使賜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宣諭金主避暑壽安所徙器用倍多且分諸子出鎮或謂欲至東都秋間議過上京公奏當豫爲之備甚詳上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彼方惘疑虛喝正恐我或先動所當精擇邊將鎮之以靜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人自無說公曰所以私者欲收人情其來無窮得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以公道恐譽者不若毀者之多以陛下聖明臣等智慮所不及則有之何敢有所欺也十一年奏廣中鹽法旣更州縣空乏事勢可憂詹儀之胡庭直皆賢而才短故銳于革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孜孜國事殆不多得王希呂緩急可當一面彼小廉曲謹雖無瑕可指卻恐誤事上曰如趙汝愚希呂皆帥才也義勝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屯于

興元御筆以金商山險欲移襄陽用騎之地聞其營若
遭火因以遷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
杲于襄陽豫辦方可議遷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
情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
在西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
也呈諸軍陞差籍公奏已及一季欲間召一二雖不專
用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上令赴
樞密院審察後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
乞與罷軍上曰此皆樞使措置之效北牒以上京道遠
權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等料未必遣使今果不
來可謂廟謨矣王希呂乞增兵戍廬州上以萬弩手民
兵已多止可分數千人公奏須與萬人蓋當以正軍爲
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沿淮歸正山水寨民兵皆
爲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西兵已免起二年今年取旨
上以三衙不可闕欲令發來公奏襄陽兵少閩世雄欲
得此八敵不得志于四川又嘗送死淮南深恐睥睨荆
襄遂與一年金州謀帥公欲令侍從管軍薦舉上曰大
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

若明揚若能攷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獎諭云
事無大小卿皆究心公又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事
上曰昨密問一事卿便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
也上謂王蘭諭事頗偏公奏蘭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
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者陛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
以獻納爲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之福也先是御筆大
石契丹欲加兵于金果有之在我豈得漠然固不可避
晉或有覺端何以爲詞公奏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宿
泗若果有覺何患無詞急在開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
約夏國事公奏頃嘗因任令公用書通信金以示范成
大夏國難保如此似未可也後又報呼嚕大王據上京
上問公公奏茲事體大當隨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
皆妄樞使真有先見之明矣廣東帥潘時以擅斬逃兵
自劾上批無罪公奏帥無便宜之文不經錄問詳覆而
斬四人雖銳于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洪邁守婺
誅首亂六人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十四年二月乙亥
宜諭卿在樞筦凡事無不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
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敕令所上諭

以擢用人才及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比自
古鮮有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
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
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陛下隨事戒勅免積罪戾臣
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日有論奏動係天下休戚比
至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已爲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
人才不失之虛夸則失之緘默凡冗宜求篤實爲國者
大早求退甚力上曰方賴卿等協贊若捨朕而去誰與
共此又請依慶歷中例降秩一等亦不許徧禱羣望下
詔求言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
會稽和買詭避至多請權免一年徐議釐正秀州乞權
減大軍總制錢二萬餘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勘當時
耶奏獨之上方篤意採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
紀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奏豈可尙同要當各盡所見
臣每謂同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相詰責何害止欲歸
于是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治忽所繫自當反
覆論難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
正欲斟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上仙

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禮兩備初
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公固謂事體不同不當曲徇會賀
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令館伴使發遣公奏賀禮固不
可行但彼遠來朝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
報後正旦使將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後素
幘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使者果心服手
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典禮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
禱時仁廟尙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
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
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陛下既
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永熙典故呂端一相猶攝
太傅親往而有司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
以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引見受書卽是
成禮上壽時不過隨班拜舞若奉觴致詞皆無所預臣
等保無爭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家大事
謀之帷幄中不必詢衆者況事理曉然不必徒爲紛
紛上尤稱獎卿能任責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留身
奏臣歸自陵下卽欲求外緣京鐘使回聖慮來賀者求

報復令臣少待人使已行願乞骸骨上獎勞再三忽宜
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且留公奏聖體康寧止
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勸勤上曰禮莫大于事宗廟而
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
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
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
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十六年正月己亥
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宜諭二府旬日當內禪又令
公留身呈詔草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歷二月辛酉朔
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陛下巽位與子
古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
由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上亦泫然
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
言二事尋卽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
至榮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以
三孤之官不應以需恩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
四五不得已而後受焉奏以朝望之次日朝重華宮五
月求去甚力旣而諫省有旨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

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
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
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自居罷倍
稅牙契錢二十萬緡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
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五
年力求奉祠主上踐阼詔求言于舊弼公奏四事曰聖
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訐謨也遣閤門官賜少傅
告一再辭免始許賜恩慶元元年公于是年七十矣三
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
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十
有九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遺
奏聞上爲震悼輟朝兩日贈太師贈銀絹各千仍命弟
之子緝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帳可以護襄奉尋
賜諡文忠娶王氏監察御史葆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
年薨一子卽綸也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顯宣義耶
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烟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
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彖餘尚幼初益國夫人葬
廬陵縣斗岡之原十二月丙申奉公之喪合葬公在高

宗朝已擢臺察事孝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
挹美官而秉心不欺遇事輒發不復顧身屢貽復舊上
久而深察其精忠北門之官有四公徧爲之前後十年
兩宮極孝治之盛講慶壽加尊號親祠赦宥立后升儲
過宮出郊無非盛事大典公皆在屬車間鋪張揚厲實
有以佐宋之光明若水旱災異夷狄寇盜之辭咸無焉
自參預樞筦以歷二揆又涉十年榻前論事出入經史
練習典章動有援據不爲空言故天子聳聽嘉獎而同
列自以爲不及以國事爲己任進退人才一本公道養
民擇守憂邊訓兵仰贊睿謨慮周而敏被遇日隆數當
大事典禮論議裁處曲當內禪尤爲至重吉日徽稱官
名母后孝宗獨與公素定于數旬之前近將浹旬始論
宰執注意委任可謂不膠漆而固矣天資超穎非凡材
可及而體夫子忠恕之道大易勞謙之義孝友淳篤事
從兄如諸父自奉甚約絕聲色之娛周卹族姻具有恩
意官同姓者六異姓者五少自號省齋居士中年曰青
原野夫旣貴而閒曰平園老叟孝宗生于丁未一時輔
相多在丙午丁未間公及丞相王公淮參政錢公良臣

同爲參樞人謂三府爲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潞公同
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猶引故等夷之齊年者遇生朝
同會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廟堂一介之善收拾
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無虛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
文苑英華及六一居士集訛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黃手
校如老書生鈔板家塾以惠學者卜築買院故基公實
預薦此地故以充賦名堂作唐虞二典闡藏兩朝內禪
詔書洎崇陵宸翰又爲玉和蜀錦二堂皆自爲之記晚
歲康強神明不衰天下猶望公之再起不謂天之不憖
道也嗚呼殄瘁之痛四海所同有如鑰之不肯索尋知
遇假守東嘉屢有收用之意未滿秩而公已歸比忝代
言公之除少傅暨加恩兩預草制又四作不允詔書嘗
蒙摘句稱贊投閒以來書函詩筒倍加獎予當世銘記
多求于公間使鑰書之公已書丹或徑以賤姓名題蓋
此意甚厚皆非所敢當也嘗竊謂公初入禁林自謂所
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公公之始卒絕似二公者無
事不言無言不盡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旣不媿于宣公而得時遇主無追仇盡言之患文忠

晚居于頴望瀧岡而不得歸公乃優游平園使里人矜式是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若克勤小物誘掖峻進皆公之細不勝書有省齋文集別藁平園續藁掖垣叢藁玉堂類藁詞科舊藁政府應制藁歷官表奏奏議奉詔錄承明集玉堂雜記龍飛錄親征錄及閒居紀錄等書總二百卷藏于家其行于世者已多屬文之士傳誦以爲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微至題跋之語攷古證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歎服未爲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也精確簡嚴幾于絕筆嗚呼一代風流于焉盡矣論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何謂才難有君無臣自古所歎各驕平凡動則爲己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無患失心一有遇合奚翅斷金於皇孝宗才選于衆誕設畏縮慨不足用堂堂益公負王佐才始以文名芸省蘭臺高文大冊追配古作獨步禁林不負所學二十八年相爲始終屢貽而奮致身上公亮旣授舜舜亦命禹首贊大議龍飛再祝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言旣挂衣冠無與世道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隕于堂人之云亡

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似觀行取則後其有與視此銘刻

